

孤兒苦鬥記



序

這是一本筆端富於情感字字充滿教育意味的長篇小說，當我閱讀這本書的原稿時，流淚者一而再，狂呼者再而三，欽佩者三而四，感動者無限。覺得這本書最適合於高級小學及初中學生的閱讀了。

書裏的主角是孤兒李平與李平的師父呂超，配角是李平的養母及葛蘭亭太太，李平固然不是一個平常的孩子，而呂超也不是一個平常的師父，就是李平的養母與葛蘭亭太太，也不是平常的婦人。如果呂超是一個平常人，怎能在那樣的艱苦中再去訓教李平成功那樣偉大的人格？如果李平是一個平常的孩子，怎能忍受那樣漂流的苦痛，更處處接受師父的教導，而成功一個社會棟樑？如果李平的養母是一個平常人，怎肯讓自己親手養大朝夕相處的孩子，離開自己去過那漂流的生活？如果葛蘭亭太太是一個平常的人，到尋獲了自己親生的孩子後，怎肯把那偌大的家產捐助出來去幹社會事業？

書中的事跡，可說沒有一段不使人流淚、狂呼、欽佩、感動，但最使人感動的，便是呂超師父與葛蘭亭太太的說話了。

呂超師父說：「……我敢相信你決不是一個呆蟲，以後你跟我學習，自然會看出來的。……」

：跟我在一起便有機會走遍各地，學得許多寶貴的經驗。……」

又說：「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的傷心，我很表同情。……我帶了你出來，並不是使你不幸的。我不是那種吃人的販子，專想在小孩子身上圖利，你不用怕我。你就當我是你的父親一樣地愛着他吧！我也當你是我的兒子一般地看待你。……你要懂得人生在世，是一場戰鬥，在這戰鬥中，我們是要經歷無數苦難的！」

又說：「所以小孩子，你第一要用心，要順從；對自己應做的事要盡力做得好，這就是做一個成功人的條件。」

又說：「讀書是頂有趣味的，書上記着許多你不曉得的事情，但你只要讀過之後，一切就都明白了。……」

又說：「……你現在雖然幹着卑賤的職業，但只要把心志抱定，總有一天會成功有用的。……」

序

葛蘭亭太太說：「……今日乘着紀念呂超師父的盛會，我要繼老人的遺志來訓教我的兩個兒子。我以為一個人把家產守在家裏，實在是未來的殷憂。……我若再把這一份產業留在家裏，徒然害了他們，所以決定拿出來捐助辦理公共事業。現在，幼蘭平兒。……你們以後都

「嗎？」
要靠手和腦來做工謀生……必須插足到社會上去，爲人羣謀福利，爲大衆求出路，你們知道

像這類充滿着感情而合於教育意味的話，書中不知凡幾，意義之深刻，思想之偉大，人格之高超，豈僅使讀者……而止，如讀者是一個稍具智慧之孩子，定能因此而奮發自勵，完成自己爲一個造福人羣的偉大人物。

陶行知先生曾有一首名詩說：

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

用腦不用手，便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腦，也要被打倒；

手腦都會用，纔是開天闢地的大好老！

這本書的中心思想，與這首詩的意義可說最配合也沒有了。
讀後有感，因作是序。

儲 禕 序於研習齋

目次

可愛的家鄉……………一
賣羊乳餅的孩子……………二
無家可歸……………四
大難臨頭……………一
別離……………一三
被賣……………一八
漂泊的開始……………三三
學習……………四二
悲涼的遭遇……………五九
好友阿猛……………八〇

儉肉賊·····	八一
快樂的船上生活·····	八六
別離的悲哀·····	一〇〇
悲劇的發生·····	一〇九
末次的表演·····	一二八
濟南之行·····	一三六
被蹂躪的一羣·····	一四一
向絕路中奮鬥·····	一五四
再生之德·····	一六五
幸福的家庭·····	一七五
重返故鄉·····	一八二
好消息·····	一九三
一個圓滿的結局·····	二〇八

可愛的家鄉

親愛的讀者們！你們大家都是有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家鄉吧？你們都在那裏受着父母親愛的撫養而長大起來，過着無限快樂的生活。可是這種甜蜜的日子，那裏能過得十分長久，到了相當的年齡，你們就要脫離父母的懷抱，去謀獨立的生活了！或者爲了某種不幸的災難，未到長成的年齡，就被逐出了溫柔的家鄉，那是再可憐也沒有的事呀！跑出了家庭，就到了舉目無親的境地——尤其是享慣了家庭幸福的人，突然走進陌生的社會中去，對着一些不熟識的人們去謀得生活上的麵包，於是在人們的利害關係中，不如意的事情也便接踵而來了！在種種冷酷的面貌中，在種種薄情的待遇中，都會使你滿腔的熱情化爲冰雪。你若是一個熱情的少年，定會流着淚，思念起你的家鄉來！而且堅決的喊道：『是的，離開這醜惡的社會，回歸到可愛的家鄉！』這迫切的念頭，又會把你冷却的心，重復溫熱起來的。於是你不顧一切，拚着向前跑，斬除了那充滿荊棘的道路，打破了那種種的障礙，到底達到了你的目的地！一個決心使你成了大勇的人啊！親愛的人們！要是你熱愛你的故鄉，那麼就爲了故鄉而努力而奮鬥吧！

從上海北上約三十里路，有個小小的鄉鎮，這鄉鎮的名字叫大場。

這是個逼近都市的鄉鎮，有着都市的種種方便，而沒有都市上的喧鬧，真是個很好的住宅區呢！

鎮上除了一二十家小商店外，其餘都是鄉農的住宅；這些住宅的建築雖很簡陋，可是周圍的風景却很好；有的面對着青翠的竹林；有的靠近了白石堆砌的池塘，清澈的池水在微風中蕩漾着，送出一股清冽的空氣，使人們的精神都為之一爽。

更有那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田野，那是農人們生命的源泉！當傍晚時候，田事完畢下來，他們安息在田岸上，望着悠悠的白雲，以及落日的映照，使這綠色的農作物，發出悅目的光彩，整個田野是顯得這樣美麗而動人！農人們在愉快的享受下，把一天的疲勞都恢復了。

賣羊乳餅的少年

這是十二月的一個晴美的早上，霜白得如雪一般鋪滿在家家的屋頂。刮了一夜的西北風，把田野吹得到處冰凍起來了。水塘裏，田岸邊，屋簷下，結着一塊一塊厚的薄的冰。在寒冷的鎮壓下，一切生物都像死一般的靜息了。

在一排緊閉着的木門中，人們正戀着溫熱的被窩，或是正做着天國的好夢吧！然後有一家的門忽然開了，走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壯健的少年——他叫李平，是本村中

有名好少年，家中只有他和母親兩人，每日靠賣羊乳餅賺錢度日。

天微明時，李平就要從牀上爬起來，忙着料理一切。他先把那頭牝羊，牽到對面竹林旁的草地上，等牠儘量地把草吃飽之後，便開始擠乳，又把擠好的乳汁送到廚下的母親處；此後是幫着母親調粉做餅，直至把做好的餅一個個的放上蒸籠。不消半點鐘光景，羊乳餅發出透鼻的香味，便把蒸籠從熱水鍋上搬下來，乘着滾熱，就托了原籠奔赴鎮上的小茶店裏，賣給那些老茶客們當做早點。他的羊乳餅是出名的，香甜是與衆不同的，茶客們沒有一個不愛吃。他們每天早晨跑上這茶店來，實在並不是爲喝茶而來，還是想着了羊乳餅的滋味而來的；那只要看他們一坐上茶桌，就都眼瞪瞪的望着店門外，漸漸聞得一股香味自遠而近，早就饑涎欲滴，等不得拿上他們的面前來，便都搶先的跑出來，也不顧燙手，搶着幾個就是幾個的直望嘴裏送，甚至忘記自己到底吃了幾個，一面燙得哼哼的儘縮舌頭，一面還趕着問：『哦，李平我吃了幾個？你替我數着。』

李平也總是很客氣的笑着說：『啊，不要緊的，你只顧吃吧！』

吃得不够時，第二籠接着又拿來了。直到他們個個人吃得心滿意足，纔算罷休。

他們爲什麼這樣熱愛李平的羊乳餅，一半也因爲李平是他們看得起的好小孩子，誰都想親近親近他。李平很能接受他們的好意，覺得人家越是愛重他，他也應該越加努力，以求自

愛。他把做羊乳餅看做是一件偉大的工作，揮動着全身的精力，求它適合了人們的口味，而把賺錢的事置之不問。而結果呢，往往反而能比別人賺得更多的錢，這真使他驚嘆不已。

無家可歸

那牝羊今天不知爲了什麼，放到外面來不到一刻鐘，就嘍嘍的叫了起來；這叫聲在平時是表示牠已經吃飽了，要求帶牠到屋子裏去。可是今天這一刻兒工夫，怎會就吃飽了呢？不會的，牠一定是爲了敵不住外面的冷氣，所以想到屋子裏來吧？李平這樣想時，就三步併一步的趕到牠的身邊，摸摸牠的肚子，又吻了牠說：「啊，可憐的巴哈，你一定是爲了冷吧！既然這樣，我把草割了，給你帶到屋子裏去吃吧！」

巴哈聽了之後，似乎很高興的把後腳踢了踢又低低的叫了兩聲，表示牠能懂得小主人對牠的好意。

李平像平日一樣把乳擠好了帶到廚下，幫着母親料理一切。忙了一回之後，看看快到八點鐘了，此時餅也恰好蒸熟，他就趕緊把蒸籠托在臂上，一口氣直往那小茶店跑去。

可是今天的情景大不相同：他一直跑到店門口，竟不見有一個人伸出手來要買他的餅；他正在詫異，却給另一種情景呆住了。他看見這小茶店裏坐滿了的人，門口還挨立着許多再

把視線移到街面上，街面上也儘是些人。奇怪的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他們顯然不是這鎮上的人，那麼究竟從那裏來的這些人呢？

他正在呆望着的時候，突然覺得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袖，他連忙回過頭來，只見一個藍布短衣的工人向他問道：

「喂！小弟弟，你這是什麼點心？買幾個來充充飢吧……自從昨天午後起，沒有一些東西下過肚，又吃了一夜的驚嚇……今兒雖把性命逃出，可還不知道此後的日子怎麼過哩！晚上沒吃東西已經這麼難熬啦……唉，真是要命！」

李平正要問個明白，現在聽他這樣說，就趕着問道：

「伯伯，你說些什麼啊？我正在這兒奇怪着呢。爲什麼今天這裏來了這麼些人？他們看上去個個都是愁容滿面的……究竟發生了什麼災禍啦？你可以明白告訴我嗎？」

「啊，真了不得，上海開北昨天晚上開火了！我們這些人都被包圍在裏邊，到得天明起來一打聽，南路都斷了，只有北路可通，那麼就朝北逃吧……不過逃到這裏也只能暫避一避，不久就要打過來的，還得再逃啦……嘿，你瞧！」他忽然指向東南角上，叫李平向那邊望去。「那裏的火正燒得旺呢！這是燒的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呀！從昨天晚上就燒起了，到此刻非但沒有停，反更燒得厲害了……呀呀，真不得了呀！」

李平依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好一片大火，燒得滿天通紅，那火舌頭擦呀擦的鬚髯就要把這裏的人吞沒下去的一般。李平看了，禁不住心頭亂跳：『啊，可憐的人們呀，你們的家被燒了，你們今晚向那裏去求宿呢！』

李平覺得這些人一下子都成了無家可歸或是有家歸不得的人，是多麼的可憫呀！『若是自己能讓出一席之地，就都叫他們來吧！他們沒有吃，我可以做了羊乳餅送給他們，不要他們的錢，能夠維持他們多少天就維持他們多少天吧！我們盡我們的力量去幫助他們！』他這麼一打算，心裏就覺得寬慰了許多。同時便對那工人模樣的人說道：

『伯伯，這是羊乳餅，滋味很好的，你愛吃多少就吃多少吧！我送給你吃……這裏的難民我都想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他們……伯伯，你晚上若是找不到宿處，就請到我家裏來吧！』

那工人看到李平待他這樣好，覺得歡喜起來，便高高興興的吃了他五個羊乳餅，問了價錢，還是照數給了。

李平看看街面上還有不少的難民在陸續地到來，他們都至多只攜帶一個包裹，趕到這裏似乎喘息方停，都重重的嘆一口氣：『啊，性命總算逃出！』然後向裏外望了望，看有可坐的位置沒有，然而坐位是早已擠滿了，也就只好帶着失望的神氣，挨次靠牆休息着。

約到吃中飯的時候，來的人纔漸漸的少了。最後來了一輛人力車，這使大家都注目起來。

了，因為今天的難民大都是步行過來的，若乘坐人力車到這裏，就非有十數元不可！今日車資之貴，當然是異乎尋常的，而難民此刻身邊只要有十來元錢，差不多就可以買條性命，誰還肯把錢亂化呢！所以對於有乘了車子來的這位貴人倒要看一看究竟了。

原來那人力車上坐的是一位近乎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同一位照扶着她的壯年男子，大概是母子的關係吧！那老太太有些手脚不靈，還帶了些呆氣，下車是那男子抱她下來的，他望一望裏邊沒有空的坐位，很有些慌急的樣子，但幾乎是同時，在看出了真相的難民中有把坐位讓出來了。那麼看去像是她兒子的那男子，便把她安頓下來。但是因一路的震動，使她喘得很厲害，那男子一面替她按摩着胸口，一面頻頻的嘆着氣，好似遇到了什麼大不幸的事情。好久好久那老太太纔算不喘了，靜靜的坐在那裏。那麼那男子也就放下了心，跑到街上去幹他的事兒了。李平走近了那老太太身旁來，心裏要想幫助她；老太太也看到他了，用了呆滯的目光注視着他籠裏的點心。李平取了兩個給她，她接着就往嘴裏直送，狼吞虎嚥的一下子就吃光了。又把眼睛注視在她的目的物上，似乎吃得還不夠的樣子。可是見了她這種吃相，正在吃驚的李平也無勇氣再把第三個授給她了。不料剛在這時，那老太太直視的眼光變為瞪視，面孔緊張着又重重的喘起來了。李平嚇得不知所措，知道那兩個餅闖了大禍了，心裏忐忑的跳個不停。幸而那男子就來了，見了這副情景也只有對她苦笑。

「叫你不要貪吃，你偏要貪吃！可是你又那裏來的錢買吃的呢？」他說着向李平看了一眼。李平惶恐極了！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爽直地把自己的意思說個明白，向那男子賠個罪，或者還能邀他的原諒吧？那麼他就向那男子鞠了一個躬，帶笑說道：

「我實在不該把餅貿然的送給你的老太太；可是看到了她飢餓的樣子，使我只想到了一面，而忘記她是有病的老年人……闖了這樣的大禍，心裏真抱歉得很……」說完之後，把面孔漲得通紅。

那男子聽說，毫不動氣，顯然沒有怪他的意思。而且還撫慰他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那裏會怪你呢！你是個好小孩子！錯只錯在我，我不應放她一人在這裏而自己跑出去的……但是你們不知道這位老太太也真是可憐——她是我的娘，我們逃出來的時候本來四個人，弟弟和弟媳不知在那裏失散了，半天都沒有找着，這就把老年人急壞了，老毛病又發作起來——氣總是往上逆，一點東西都不能吃，可是偏要吃，像小孩子一般地見着食物就害饑，吃下去又一定作梗。唉，唉，真是要命……」

這次又只得再來一回按摩了。

夜色漸漸的上來了；那些簇集在小茶店的難民，除了一小部分自去找旅館投宿外，大部分都還沒有着落。茶店主人答應把樓上幾間堆雜物的空屋子掃除出來讓他們歇宿。但是租

金也相當的貴，難民們雖然帶了有數的幾個錢，但要不答應又有什麼辦法？所以也就只好硬着頭皮住下來了。

李平自小就住在這小茶店附近，知道這店裏在早上生爐竈的時候是要用稻草來引火的，那時的一股烟氣直衝上樓，能叫人透不過氣來；而且至少要半個鐘頭纔能完事。這在別人還好，若是這位老太太也住在這裏的話，那一定又要吃苦了！他很想把自己住的房屋讓一間出來，給這母子兩人安住。雖然自己家裏也並不十分好，但無論如何要比這烟氣彌漫的茶店裏清潔得多，而且開了大門出來就是田野，空氣也好，景色也好。在好天氣時攙扶着老太太出來走走，她的病也就會好起來吧！

他毫不猶豫，就把那意思告訴了她的兒子。她兒子聽說，非常快活，連忙拱一拱手道：

「啊，那真好極！那真好極！看你這樣小年紀，心地倒很仁愛！我和我的母親十分感謝！」

李平把剩餘的餅都廉價賣給了那些難民，於是收拾了傢伙連忙奔回家裏，把今天看到的事一一的告訴母親，母親也很是驚訝。後來講到要招留那位可憐的老太太的話時，母親微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道：

「好孩子，你這樣的愛做好事，媽媽心裏真快樂極了！救濟難民，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你媽還會不贊成嗎？你快去叫他們來吧！我就在這裏收拾起來。」

李平和母親忙了一陣，總算把老太太母子倆安頓下來了。接着便同母親討論着明天羊乳餅的調製問題：因為他們只有一隻羊，從一隻羊身上擠出的乳汁，當然不會再多一些，因此也不能做出更多的餅來。但李平要難民們都能嘗到這美味的餅，不願有一人落空，那麼這少數的餅怎樣夠分配呢？

母親想了一想說：『給難民們吃的東西也不必十分講究口味，他們目的在吃飽；那麼我們多放些麵粉和糖，便可多做些大而厚實的餅——就算羊乳少一些，也不致於會不好吃。我們再把售價比平日減低一半，這樣難民們便可以普遍的嘗到了。』

李平覺得母親的話不錯，便不再躊躇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李平就起身，先把爐火生好，燒起水來；又把牝羊喂過了，然後去叫醒了母親。

等得母親梳洗完畢，他也已把羊乳擠出了。便捲起袖管幫着母親揉麵，扞餅，直到把餅放上蒸籠。他於是坐下來，使勁的煽着爐子。看那美麗的火燄在水鍋的周圍跳躍着，他拍着手，樂得叫喊起來道：

『媽快好了啊！你看火燄升得多麼高！它不是也在幫我們趕快把餅燒好嗎！』
真的，今天的餅熟得特別快，沒有一會兒工夫，就聞到餅香了——那是透熟的香味。揭開

蒸籠一看，只見又大又厚實的餅一個挨一個的排滿了一蒸籠。

「啊，真好啊！這樣又大又美的餅，真是少見的！難民們只要吃下兩個也就夠飽了。」

李平懷着顆快樂的心，提起輕快的脚步，一霎時便到了茶店的門口。似往日一般地，那些新茶客們——難民，看見他飛快的跑來，也帶出了真心的微笑來迎接他。昨天這小孩子的仁愛舉動，顯然在他們的腦海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連着好幾天，李平在難民羣中奔忙着；憑着他小孩子的弱小的力量，也救助了不少無衣無食的難民。然而這小孩子的一片仁愛心腸，並未得到老天的青睞；後來他自己遭到了種種的災難，弄到顛沛流離，孤苦無告！那種慘苦的情景，實在非我們想象得到的。這是後話，放着到後來再講。

大難臨頭

上海的戰事似乎發展得很快，不上一個星期，大場也有軍隊調來了。那是來接防上海的。人數大約一連光景，由連長率領着，士兵們都嚴守紀律，雖然借住着民房，但是絲毫不驚擾民衆；也不亂動民衆的東西。因此民衆對他們的感情也極好，把他們留駐在家裏，當着自家人一樣看待。他們呢，也是一樣，後方有了慰勞品送來，總是和鄉人們共享。對上海逃來的難民，也常

加勸慰。叫他們忍耐的等待着。

『苦難的日子一過，勝利就會到來的！』是的，他們是中國有名的鐵軍，對作戰有着十分的把握。而且他們相信：只要軍隊和民衆站在同一戰線上，互相合作着，勝利是可以一定的。

在軍閥時代，民衆對於士兵，常畏如虎狼。現在看到這樣親切對待民衆的軍隊，真高興極了！他們的軍醫處還常常替鄉民和難民們看病；又把剩餘的飯和菜周濟當地的難民。種種德行，都使民衆感激不已。

然而軍隊總是軍隊，他們的目的是爲作戰而來；只要一見到他們掘壕溝啦，操練啦，受訓啦，種種軍事措施之後，鄉民們也不由的戰慄起來了。局面顯見得非常緊張的，說不定在二天之內，戰事就要蔓延到這裏，那麼非但上海逃來的難民無法安住下去，就是本地的鄉民也不得不逃了。

而且因爲一有軍隊駐紮，飛機也就在空中出現了，先是一二隻在空中低徊飛行。中國軍隊那時躲避在竹林裏面，他們分明的看到，但是沒有長官的命令，是不能有什麼舉動的。有一個小兵偶然的向空中放了一槍，因此受了很嚴重的懲罰。那個長官的說話是不错的：

『軍隊是要守紀律的；士兵的職守是服從紀律，聽從長官的命令。若是輕舉妄動，破壞紀律，就連統率你們的長官也要受懲罰的啊！』

看見×機就放槍，那正好讓他們認清了目標，下來轟炸，這是何等重大的一個錯誤呢！不過他們雖然沒有看準目標，轟炸却還是不免的，在×機出現的幾天內，附近的居民，陸續地受着這炸彈的光臨而毀家喪命的，正不在少數。

天空中的飛機愈來愈多，起初還都當是×機，及至聞到槍聲，纔知道空戰已在當地發生了。看着那整隊的鐵鳥在空中飛舞着，軋軋的機聲，夾雜着劈劈拍拍的槍聲，終日不停，真把居民的膽都震破了。

「快逃啦！非逃不可了！」這喊聲轟動了全個村莊，秩序也頓時亂起來了。於是喊車子呀，搬行李呀，吵吵嚷嚷，愈增加了戰時的恐怖。

好幾天因空中的威脅而深居簡出的居民，這時候都轟到了路上，冷靜了幾天的街路，又顯得熱鬧起來了。

別 離

李平遵守了母親的告誡，也好多天不上街做生意了。但是他們是一個貧苦的家庭，決不能長此坐食下去而不做生意。他把傢伙整理整理，正想等候局勢稍為平靜一些，再繼續做他的生意，不料戰局反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他和母親也不得不跟着大家逃走。

「逃逃到那裏去呢？又無親戚朋友可以招留我們，跑出去還不是死路嗎……」李平的母親皺着眉頭苦痛地說。

「不過媽媽是無論如何應該趕快離開這危險的地方……你常常說起的你做奶媽時候的那個東家，不是還住在松江城裏嗎？他們前幾天還叫人帶信來問候你，似乎對你很關心的……」

「哦，那是十多年前的老東家——那時我生你哥哥纔三個月，就到他家去做奶媽，把你哥哥寄養在人家，可是不到一歲，你哥哥就死了，我也無心再做下去，回到家來，第二年就生了你。平兒，現在你是我唯一的寶貝了！我們母子兩人無論如何不要再離開了！」母親用了懇切的眼光望着她的平。

「媽，我也是這樣想……不過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別離也許是難免的——只要暫時的別離，能保持我們長久的安全，那我們又何必堅持一時呢……我們的別離不過一時的，我們就會再在一起的！媽，你覺得怎樣……」

母親不說話，可是她的眼睛溼潤了。

李平看看母親可憐，不忍再說下去了。

母親忽有所悟的抱住了李平，不覺潸然下淚道：

「呀，平兒，我真想不到我們還是有一天要分離的……不過，好孩子，你總是愛替別人打算，你自己又怎麼樣呢？……我是不能放心的……」

「我麼？我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什麼勞苦的事情我也都能做。我的身體是這樣的壯健！母親不在的時候，我就應該自謀生活……」

「不過你總還是個小孩子，應該有個領導的人纔對……我記起來了：東村頭的源生叔不是很喜歡你的嗎？他是你爸爸的最知己的朋友。你爸爸在日，有什麼要緊的事，總和他去商量。這是個最靠得住的人！他路途也熟，往常做生意，差不多各個碼頭都跑遍啦！你跟了他，也可隨時隨地學些做生意的經驗。萬一這裏情勢險惡，不能住下去時，他必會設法把你帶出險境，——只要你肯乖乖的聽他的話，他決不會虧待你的。」

「媽媽，我聽你的話就是！」

「那麼就這樣吧：我把你送到他那裏，就算拜他做師父。你住在他那裏，替他做事——需要勤勤懇懇的做……還要聽師父的話……熬吃了一些苦，好日子就會到來的……」母親說到這裏，聲音漸帶哽咽。但她好像有千言萬語說不完似的，扯起布衫的袖子揩了揩淚眼，又接着說道：

「……這些我知道你都能做到的，所以我很放心。不過……平兒，在這種日子裏和你

分別……我心裏很難過……不知何日再能相見！」

李平見母親淚痕滿面，這樣的悲苦，也不禁難過起來。母子兩人抱着哭了一會，看看天色向晚，知道今天是走不成了。

第二天，母親把行李整理完畢，先把李平送到東村頭的源生家裏，說了許多拜托的話，又囑付了兒子一番，然後戀戀不捨的走着回家。

李平看着母親偃偻的背影，心有不忍，就去向源生師父央求讓他回家，送母親上了火車再回轉。他的師父答應了。

李平追上了母親，拍着母親的肩頭說：

「看媽媽，我又回來了！我還是和媽媽在一起吧！我不願意當學徒！」

母親聽說，吃了一驚。正要問個明白，只見李平笑嘻嘻接着道：

「我已得師父的允許，送媽媽上了火車再回去。媽！我說我們只一刻兒的分別，真正的，我們不是又在一起了？」說得母親也笑起來了。

平兒跳跳蹦蹦的回到家裏，好似新嫁娘重回到娘家來，說不出的歡喜。

他跳進了家門，第一先到羊欄裏去看他的那隻牝羊。那牝羊自從李平生意不做後，一直把牠關在這羊欄裏，難得牽出來散散步，因此也瘦得多了。李平呢，因為逃難事，鬧得亂轟轟地，

也無心去注意牠，今天驟然一見牠那個樣兒，也不免吃了一驚。

「呀，巴哈！我的可憐的巴哈！你怎樣會弄成這個樣兒？那都是我們不好……我們幾乎把你忘掉了！」

他於是跪下來，很溫柔的摸摸牠的腿、腳、肚腹。嘆口氣道：

「唉，你真的瘦多了！我得趕緊去弄些草料來墊墊你的肚腹。現在我得離開你一下子，等會兒就會來看你的……啊，不要那樣子看着我，親愛的巴哈！或者你是怕寂寞吧？那麼我帶你去吃草也好！我怕我是不能不離開你了！讓我多看你一會也好！」

這樣，他就把巴哈牽到草地上讓牠自己去吃。

這牝羊原是李平母子倆靠牠生活的活寶；牠還是李平的伴侶，也可說就是他們家族中的一員呢。當李平喊着巴哈的名字，就彷彿喊着自己親兄弟的名字一般地親切。巴哈雖然不會講話，但牠可以從牠潤澤柔和的眼光中，看出牠所要講的話；同時，巴哈也能明白聽懂他所講的話，因此，巴哈也就做了李平談話的對手。他和母親巴哈三個簡直像家族中不可分離的人一樣，可是現在竟逼得他們不能不各走各的路，巴哈也要走牠應走的路了。怕不到一、二天，羊販子就要來把牠帶走了。

原來李平的母親因為李平好久不做生意，把家裏的錢都用完了，又欠了一些債。現在只

有把巴哈賣掉，弄些錢來，除了還債，總還可以餘下些來作爲逃難的費用。

賣羊的事就在後一天成交。那是母親以十元的代價讓給了近村的一個鄉農人家，說明只許擠乳，不能當作食用。那麼至少巴哈的性命可以保全了。這也是母親想得周到之處。

當那家派人來牽羊時，巴哈正站在羊欄裏，看見那陌生的人要來牽牠時，就發出悲傷的叫聲，並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李平的母親；無論如何不肯出來。母親不得已，只得用了溫柔的語氣哀懇一樣地說道：

『呀，出來吧，巴哈，你出來吧！』

巴哈聽了母親的話，不再僵持了，爽爽直直的走了出來。李平看見他母親的眼眶中滿是眼淚，也悲哀地哭出來了。

巴哈被牽到了街上，還頻頻回過頭來望着牠的舊主人，又接連地發出可憐的叫聲。

『巴哈走了，母親也要走了，剩下我一人也即刻要離開這家庭——十多年來依據着的家庭——而走向陌生的路上去了。』一股悲涼的況味驟然的湧上了李平的心頭。

被 賣

李平把母親送上了火車，揮了最後的別淚，便一逕的回到了師父家裏。對於已無母親也

無巴哈的空屋子，再無留戀的勇氣，也只好在無聲中向它告別了。

李平的師父是一個販布的商人。但他並不在本地開店，只是從上海批了些布，拿到各碼頭去賣。家裏堆滿了各式各樣的零布——也有整匹的布，不過是很少——顯得雜亂無章。他彷彿只是走進了一個堆東西的屋子，屋子裏黑沉沉地看不見一件別的東西，他走進去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師父，並向他說明了遲回來兩天的原因。師父只向他瞟了一眼，却並沒有責備他，可是也並不怎樣的注意他，彷彿李平的在不在對於他絲毫沒有關係。「那末我對於他是不是多餘的人呢？」他惘然的站着，胸中有着說不出的苦悶。

「在家裏的時候，曾聽母親講起，我的父親也是個布商，那麼說來，我父親和他是知己朋友，也許因為是同鄉同業的關係吧？可惜他在我兩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不曾見到過我的父親，不過在我小孩子的心裏，他一定也像母親一樣地溫柔的。要是此刻他站在我面前，見到我這悲苦的樣子，一定也會像母親一樣的親切地來撫慰我的吧？然而現在面對着我的男子——他是我的師父，對於我的痛苦漠不關心……然而我不能怪他，他在我患難的時候收養着我，幫了我母親的大忙，這一點我就應該感謝他——還有，他既是我的師父，我就應該尊敬他，不應該歧視他。」這樣想着時，李平也就高興起來了，看見地上散滿了零布，就俯着身子一片片的拾起來，又一捆一捆的捆好了，直忙得滿頭是汗，然而心裏却覺得輕鬆得很。

師父是始終只顧他自己的事，對於李平，既不睬他，也不怪他，李平實在覺得很是奇怪。

師父家裏的情形，也很奇怪，只有他一個人，晚飯也是師父自己去預備的。在吃晚飯的時候，師父開口說話了。在他這一席話裏，使李平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然而也因這一席話，使他真正的陷入於悲苦的深淵了。下面就是他講給李平聽的話。

「李平，你初到我這裏，看到我這個人一定覺得很奇怪吧？以為我是一個不近人情的怪人吧？然而我却有着一腔比誰都熱的熱情！你這個小孩子，真使我感動得很……你以為你現在叫她母親的那個女人是你真正的母親嗎？不是的，她至多不過是用了自己的奶把你養大起來的一個人。然而你却當他是你自己的親生母，認真的孝順她起來，而把自己的真父母反不放在心上。他們現在還是活着，還是死了，你也都不知道。唉，你真是個可憐的孩子啊……我是一個心直的人，看着你迷迷糊糊的過日子，心裏真是說不出來的難過！想要把這件事原原本本的都告訴了你，却又怕你的養母會因此而罵我——因為我曾答允過替她守秘密——要是不告訴你呢，又怕你錯過了機會，而且你若知道是我耽誤了你時，會因此怨恨我，因了我是這樣的躊躇不決，竟把這事拖延到這樣的長久。到現在是再也忍不住了。再想你現在年紀也不小了，應該趕快找到自己的親父母，把你的孝心供獻給他們，那纔算是盡了做兒子的責任呀……」

「不是有人常說你棄兒嗎？這是什麼道理呢？現在就乘你在我這裏，我們來講個明白吧！爲了救助你，你養母將來罵我不罵我也只好不去管他了。」

「那是在十一年前的某一天早晨，天還剛剛亮，你的養父同我做生意回來，經過松江城裏的一個孤兒院門前時，忽聽得有小孩子的哭聲，那時是二月裏寒冷的清早，街上還沒有人走動；你養父跑過去看了一看，只見一個包裹得很講究的小孩子拋棄在一家的花園門前，他把他抱起來，想喊喊有沒有人，他向四周望了一回，却見一個男子從一株大樹的背後走出來逃去了。他想那個男子一定就是把這小孩拋了的人，看着有人拾起，他便放心走開了。」

「你養父把這小孩子抱了過來，同我商量怎樣把這小孩子安頓下來，那時這小孩子只是不停地哭。我們決定到附近的警察局去，給這小孩弄暖熱了，又把近鄰有奶的婦人叫了一個來，把他的小肚子餵飽了。那時這小孩子也不哭了。」

「此後，就是查一查他身上，可有什麼線索找到他的父母嗎？就在火爐邊把那小孩子脫光了，我們看這小孩子大約生了五六個月光景，是個肥團團的很好看的孩子。包裹着他的毛氈和衣服都是上等的東西，大家就斷定他是正當人家的孩子，又是不明白爲什麼把他拋了？或者是那一個去偷出來拋了的……種種猜想，只是找不出證據來確定，沒有法子，就只有把他送進孤兒院，但是你的養父很想自己養育起來，因爲他看見了這小孩子的穿着，他妄想着，

他的親生父母總有一天會送了謝禮來接他回去的，他因此求得了警察局的允許，把地址留下了，就把那小孩子領回家來，那時你的養母正生了一個孩子還不到二個月，奶也有得多餘，也就不費事的把你養下來了，可是一直把你養到二歲，還沒有人來領去，你養父灰了心，便想把你送回孤兒院去，因為你養母不答應，也就沒有實行。接着你養父也死了，你養母的大兒子也死了，你養母就把你當了唯一的寶貝。可是你終究不是她的親生兒子，你應該回歸到你親生父母的懷裏，纔是孝道。你也不愁找不到你的父母，只要你能耐心的長久跟着我，我帶你各處去跑跑，總有一天會給你找到的，你若老留在你養母身邊，你就只好一輩子也見不到父母的面，還給人家「棄兒」「棄兒」的喊着，那是何苦呢？」

李平帶着激動的心情，聽完了他自己不幸的故事。「啊，真是多麼難堪的事啊！想不到那樣親切愛我的母親，會不是自己的親生母。那麼我的親生母又是怎樣的人呢？是還要更親切更愛我嗎？啊！決不會的！這世上再沒有比現在這母親更親切更溫柔待我的人了。」

「現在我是不但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了母親，那麼就是真正的一個孤兒了，不是一個棄兒了——是人人可以指着笑罵，或是任意侮辱的棄兒呀！」

他想到這裏，不禁全身戰慄起來，上下齒互擊着發出聲音，真是難受的苦痛啊！

他因此又怪他的師父多事了，把真情告訴了他，那豈不是更增深了他的苦痛嗎？他覺得

世上瞭解他的只有母親——他的養母一人，他母親所以一直不告訴他，就爲着怕引起他無益的傷心。母親雖不是自己的親生母，然而愛護他何嘗不像自己親生母一樣呢？

「只要有了這樣的母親，也就是無上的幸福了……而且母親並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她看得富貴如浮雲，她所希望的，便是把她的兒子能夠在苦難的家庭中長成起來，成爲有用的人物。到了相當時機，她自會把他交給他親生的父母的。」

李平想着母親人格的偉大，性情的仁慈，已經把他造成功一個有明確思想的人了。不覺在心裏雀躍起來道：

「啊，我快不要自尋煩惱吧，我有了這樣一個愛我的母親，還有什麼遺憾呢？」

師父看着李平發出的神情，不覺大爲詫異，他以為李平一聽完他的話就會感激涕零，重的答謝他道：「幸得師父的指示，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機會，否則，將爲大逆不孝的人，更爲萬世笑罵師父之恩，沒世難忘……」接着便八拜九叩首的向他行最敬禮。現在使他失望得很，不免在心裏噁咕着道：「原來是個糊塗的東西……向他舌敝唇焦的說了一番，連謝都不謝我一聲，看他那副神氣，倒像是我多事了。」又憤憤然說道：

「你也不用那麼悲傷，算我不會說好了……是我多管了閒帳！」

李平看見師父動氣了，嚇了一跳，連忙走過去賠禮道：

「師父說那裏話！師父告訴了我這件事，我真感激不盡呢！」睡覺的時候，李平覺得頭痛得很，翻來覆去，不能入睡，不知什麼時候，只聽得師父在被窩裏叱着道：

「小傢伙，竟這樣的想你養母嗎……真是不識擡舉的傢伙……」

在師父家裏，李平也不知道學了些什麼？每天替他燒燒飯，打打雜差——但那是在自己家裏早就會做了的。「大概生意是要到外邊去學的吧？」

果然等不上一兩天，師父說他就要出門了，叫他好好地跟着他到外面去，增長些閱歷，並且學些做生意的門徑。

李平一聽到他能夠出去走走是最好沒有了。便幫着師父整束行裝。師父所帶的貨色不多，只打了一大一小的兩個包裹，大的他肩了，小的就給李平背着。此外各人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到碼頭時，就寄住在客棧裏的，所以鋪蓋也不用帶。

他又聽見師父說，他們每到一個碼頭，至多滯留二三天，大約出門一趟，跑了三四個碼頭，也只半個月光景，就可以回來了。

他們就是這樣的出發了。他們跑到的第一個碼頭就是比大場鎮要大得多的一個鄉鎮，先落了客棧，然後選定了一塊比較熱鬧的地段，挨着牆腳的地上，把各色的布疋陳列出來，排

得好好的。白牆頭上也釘了幾塊長幅的布，宛然是一個露天的商店。

走路的人也有駐了足看的，然而真正的買客却是很少。有的看了一眼就走過去了，有的却觀望了好久，指指點點的對他的同伴說：

「啊，那疋布的顏色很不錯啊！」

「那麼你就買了牠；到家做件新衣穿了逃難，倒可不顯得窮苦！」

他的同伴調笑着說。

「真是快逃難了，誰還做衣服……」不知又是那個說了這一句。

總之，這一天沒有賣掉了多少布，顯然是虧本生意。

收攤的時候，師父的臉色很不好看。李平也替他擔着心。「真的，人們都擔心着戰事，即刻會波及，誰還有心思去做衣服？」

第二天，改變了方針，把貨物拿到各雜貨舖去兜售，不再設攤了。

但是兜了一回，也賣不出什麼布。店裏的人都搖着頭，誰都不想添貨。

那末他的師父真急起來了，李平見他蹙起了眉頭，時時嘆着氣。

忽然，他的烏黑的眼珠滴溜溜的向李平身上打量了一回，嘴裏噤咕着不知說了些什麼話。他想師父賠累了本，不知會做出些什麼事來，他留心的看着他。只見他跑進一家茶店裏，把

貨物照樣的攤開在每張茶桌上，自己誇說着貨物怎樣怎樣的好，請求他們多少買一些。那些茶客們連看都不看，把頭別轉着自顧自說他們的話。

他的師父正在把布疋收起來的當兒，忽然有人叫着，他回過頭來，看見招呼他的就是這茶店的主人，他就笑着走了過去。店主人邀他在一張茶桌前，兩人對面坐了，師父又叫李平到對面的茶爐子那邊去找個坐處。

李平坐在茶爐子前，開始察看着周圍的情形，他見在對面的壁角裏坐着一個白鬚的老年人，他注意的看着他，只見這老人的裝束很是奇特，身上穿了翻毛的羊皮背心，他那銀色的白髮上，戴了一頂飾着許多紅紅綠綠的羽毛的高帽子。褲襠上繞着幾十條十字形的紅帶子。他安坐在那裏的神氣，活像村廟裏孔聖人的像座。

李平正在注視這老人的時候，他聽得他師父正同店主人談得起勁，他們談話的聲音很低，所以李平不能夠完全聽清楚，但是他看見店主人常常把眼睛瞟過來望看他，他就知道他們所談的話一定和他很有關係。那老人似乎也在凝神的聽着，突然他走了過去，指點着李平向他的師父問道：

「對不起，你所說煩累的東西，就是這個小孩子嗎？」

「啊，是的……」

「那麼你能够放心讓我帶領一時嗎？」

「把這小孩子送給你！」李平的師父幾乎跳了起來說。

「不是，只算是向你租的，我雖然不能出很多的錢，但是總不會使你吃虧。我留個地址給你，將來若是他的家人來領了，你可以通知我，這樣，事情不是就解決了嗎？」

「你能够出我多少錢呢？」

「一年二十塊錢好嗎？」

「那不行！」

「二十塊錢是好價錢了，你不要再爭，去把那孩子領過來，讓我仔細的看一看。」

李平的師父走了過去，向着李平說道：

「李平，我給你找了一個好師父，他是玩把戲的，你跟着他的班子到各處去玩，準會使你過得很有趣，你也乘了這個機會去尋尋你的父母。李平，這很好的呀，你不要把這個機會輕易放過了……否則，我也捨不得放你走的，可是爲你着想，這老人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他因爲沒有兒子，老年寂寞，要你陪伴他，他一定像兒子一樣的看着你。」

「師父，你是把我賣給了那個玩把戲的老人了嗎……我是有母親的，你既然嫌我，不妨把我送回到我母親那裏去。我不願學這無意識的把戲，所以我不能跟這個老人一同去。」那

時，李平再也忍不住了。大叫道：「是這樣的一個狠毒的師父，母親還當他是好人呢！」

「你不願也得幹，這樣一個亂世年代，你母親尚且顧不得你，你想我來撫養你嗎……」

他見師父的一副猙獰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知道再也逃不過他的辣手！

「可是就這樣束手待縛嗎？那是無論如何不甘心的；母親是完全中了他的奸計了！」

在他們僵持的時候，李平看見老人笑着向他招手。他看那老人的態度很是慈和，他想老人或者是個好老人吧，那麼即使脫離了這奸惡的師父，跟了這老人也不見得有什麼害處吧？因此，他就放膽的走了過去。

老人摩摩他的頭，用溫柔的語調說：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你跟了我這個老伯伯不會使你吃苦的。我從不打罵小孩子們的，而且我班裏的學生都是你有趣的伴侶，你將來一定會很喜歡牠們的。」

李平也沒心聽那老人的說話，這時在他心裏唯一的念頭是：他已從一個師父的手裏轉賣到另一個師父的手裏，此後的一切，唯有聽這玩把戲師父的命令，而且跟着他到處流浪，同猴弟狗兄們玩把戲來賺錢糊口。再沒有個人的自由，也不能夠再見母親一面，這就是他的命運了。

事已至此，哭泣掙扎有什麼用呢？

李平想到這裏，不再煩惱了，決計跟着這玩把戲師父去經歷一切苦難。

他想認識認識他此後的伴侶，就把目光向老人的周圍巡視一番，他看到老人坐的一張桌子底下，那兒臥着三隻狗兒，一隻是捲毛的白獅子狗，一隻是長毛的黑獅子狗，這二隻都是牝的，其餘的一隻是白色的，似很敏捷的小牝狗。那隻白獅子狗戴着一頂警察的舊帽子，帽子的皮帶兜住了下頤，那打扮同老人一樣的滑稽。

「好孩子，如果你加入了這呂氏班，你也會成爲一個名角的。」老人又繼續說他的話。

「什麼？呂氏班？」李平驚奇地這樣問着。

「是的，班長就是我呂超。只要說呂超老人，就有人知道。你不相信嗎？你要看時，我可以全都叫來給你看。」

說到這兒，他打開了那件羊皮背心，拿出一頭奇妙的動物來，原來那頭動物是藏在他的右臂下面靠緊着他的胸口的。

李平知道這就是猴子，他在故鄉時，也曾看過玩把戲。猴子穿着一件繡有金線花紋的紅布衫，形狀動作都很像人類。牠的一雙眼睛，不停地轉動着，光亮得像兩顆小圓鏡。

那個布商——即李平從前的師父——大聲叫喚起來道：「啊！那真是一隻醜獼猴！」

李平被他驚了一跳；呂超老人向他望了望冷冷地說道：

「哼，有些人的醜惡相，若給猴子見了，也要自愧不如吧！」呂超又說。

「現在向諸位朝見的是呂氏班的第一名角，牠的名字叫萬利先生。喂，萬利先生向諸位行個禮啊！」呂超老人把小猴子放在桌上，提高了聲音說。

萬利先生就立正了身子，彎一彎腰，向觀衆行了個最敬禮。

接着老人指指那隻白毛獅子狗說道：「現在這位阿猛先生要來介紹牠的朋友給這兒的幾位貴客們行禮了。」

那狗聽着命令，便從桌子底下走出來，站起了後腳，把前腳交叉在胸前行起禮來。做完了這個，牠又轉身向着同伴用一隻腳來招呼牠們，那目不轉睛望着阿猛的兩隻狗便機敏地走了出來，也用後腳站了起來，又各伸了前腳彼此挽着，恰像交際場中男女挽着手一樣地，牠們向前走六步，又向後退三步，然後向觀衆們行個禮。

這些禮節都行過之後，呂超老人又繼續說道：

「我的狗兒們都是很伶俐的，其中尤以阿猛爲最聰明而勇敢，牠能瞭解我的命令，也能傳達我的命令，我叫牠做呂氏班的班頭。還有這位漂亮的黑毛獅子狗，牠是年青而美麗，我就叫牠黑兒。這位英國種的可愛的小牝狗叫做雪雪。這三個狗和一個猴子，就是呂氏班的全班演員了。我帶領着這班演員，走遍各地，不論運氣好歹，我們總能安適地過我們的日子。阿猛是

嗎？」

阿猛聽得主人溫柔的呼喚，就把前腳交叉到胸前望着主人。

「阿猛先生，你請到這邊來，今天在諸位貴客面前好好地顯顯你的本領，你看這個小孩子——他指着李平——睜着滾圓的眼睛望着你，他想知道現在是幾點鐘了？要請你告訴他。」

阿猛聽說，放下牠的腳，走到主人身邊去，拉開了羊皮背心，從裏面衣服袋裏拿出一個大銀殼錶，看了一眼，很響很清楚地吠了兩下，接着又細聲吠了三下。

那時候正是兩點三刻！

他主人又說道：「阿猛先生，很好，謝謝你。現在請你邀雪雪小姐跳一會繩給他們看看。」阿猛又在主人的另一個口袋裏啣出了一根繩來，對黑毛的黑兒做做手勢，黑兒走到阿猛的面前，相對地站住，啣起了阿猛拋過來的繩子的一端，兩隻狗便很熟練的揮動那繩子，雪雪小姐跟着繩子的一起一落，輕靈地跳着，還用一對溫柔美麗的眼睛時時望着主人。

演技完畢之後，老人用慈愛的聲調向李平說道：

「你瞧，我的學生們都是很聰明的。對於孩子們我常用冷眼觀察，一定要是聰明而能有造就的孩子，我纔願意收做學生。我敢相信你決不是一個呆蟲，以後你跟我學習，自然會看出

來的。至於開頭，我們也立刻可以證明的，要是伶俐的孩子，他一看就明白，呂超師父是怎樣的。一個好人，跟他在一起便有機會走遍各地，學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如果他既不聰明，又不願意跟這玩把戲師父好好學習，并且還要流淚叫哭。這種蠢笨的孩子，我呂超就不願意要他做學生，就是帶了他去，也是學不成的。」

「喂，你一定是我相信的學生吧！你是個聰明的孩子，絕沒有那種哭哭啼啼看了討厭的神氣，那是使我很高興的。你攜了我的手，我帶你到好玩的地方去，一邊遊覽，一邊旅行，真是再快樂也沒有了。」

實在的，跟這老人做學生是快樂的，看那些狗兒們是多麼滑稽而有趣，同牠們一塊兒遊行獻技，那一定是很愉快的。但是李平一想起這樣就非得永遠離開母親，不可不禁無限的傷悲，突然間眼睛裏充滿了悲痛的眼淚。那老人也看見了，輕輕地用指頭彈彈我的面頰說：

「你還思戀着母親吧？這真是你的長處，母親是應該永遠不忘記的……不過你日後總會見到她的，現在且不必把這件事時懸在心裏，引起不快的心情。」

李平聽了老人的說話後，正陷入沉思中，忽然聽得阿猛兇猛的叫聲，不覺嚇了一跳。

原來萬利先生趁着大家不注意的當兒，輕輕地拿起主人家滿滿的一杯酒來喝了，給看守着牠們的阿猛看見了，便叫了起來報告牠的主人。牠真是一個忠誠的學生啊！

老人看見這樣子，便厲色說道：

「喂，萬利，像你這樣貪嘴的傢伙，我不能縱容你。你是一個小偷，走到那邊壁角裏去，鼻子朝着牆壁，不許動一動黑兒，你去看守着牠，牠要不聽我的話，你就賞牠幾個耳光吧！阿猛先生，你真是一隻好狗，伸出你的腳來，讓我握一握手。」

現在，老人轉過臉來向着李平說：「讓我們出發吧……唔，小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噢，李平。那麼，李平拿起我這個背囊，跟我們前進吧！阿猛，在向前走！」

老人牽了李平的手，李平無可奈何的只好跟着他走了。

漂泊的開始

呂超老人帶領了全班演員向別個村子出發，他們越過一簇簇的田畝，穿過一排排的樹木，沿路的景色也無心去觀看，只是拚命的趕着路。老人牽着李平的手，沒有放鬆過一下。

李平沒有趕過這樣的長路，一下子就覺得疲乏了。

他問老人道：「老師父讓我息一息好嗎？」

「也好，你就息一息吧！」他說過後，就向阿猛丟個眼色去，阿猛接受了主人的命令，就離開了行列，轉到李平的身旁，恰像看守羊羣的牧童一般，把李平看守起來了。

原來老人對李平還不能完全信託，見他默不作聲的樣兒，只當他還在思戀着母親，不願跟他去，很怕他乘隙走了回去。所以特意叫阿猛看守着他，萬一他動一動想逃走，阿猛就會跳到他身前馬上把他擒住的。

老人的思慮確是周到，可是他完全把李平看錯了。因為他即使能從老人處逃回，也不能見到母親，若給他先前的師父——布商——抓到，又轉賣到另一個人的手裏，那纔糟了……他還會碰到像這個老人一樣溫厚的人嗎？

他走到了一個長着青草的土墩上，坐了下來，只見阿猛也跟過來坐在他的身旁。他用了含淚的眼望着天際飄忽的雲煙，透過了雲煙，在那很遠很遠的地方有着他的可愛的家屋，在平時這個時候是母親燒飯的時候了，他還記得他挨坐在母親的旁邊，看着母親把一個個的草團塞進竈肚去，接着熊熊的火燄，照得他滿臉通紅，冰冷的手腳也漸漸的暖熱起來了。

在後庭的角隅裏，他還種過各色的花草，不過不到幾天就給一隻母鷄啄壞了。

屋後還有母親手植的柿樹，結出來的柿子足有拳樣大，吃起來滋味真好。在那彎曲的樹幹上，他還當它做馬，騎着遊戲。這一切的景物，他似乎朦朧地都看到了。但是現在，母親已不在那屋子裏了，那所屋子一定變得很荒涼，而且有些東西將永不再見了！

「我的母親，你也會想到你的兒子已流落到這個地方做了玩把戲師父的徒弟嗎？」

老人等了一回就對着他喚道：

「喂，好了嗎？孩子。」

李平不作聲，老人便向阿猛說：

「喂，走吧，阿猛！」

阿猛立起來望望他，他也只好立起來走了。阿猛就在後面跟着他。

前面是伸展着無限長的道路，這樣走去走去，恐怕非走到筋疲力盡不止吧！

在寂寞的行程中，他們很少說話。但是老人終於先開口說話，有一次他走回來，握住了李平的手，親親密密的對他說道：

「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的傷心，我很表同情，你要哭，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場吧！只要你能夠明白，我帶了你出來，並不是使你不幸的。我不是那種吃人的人販子，專想在小孩子身上圖利，你不用怕我。你就當我是你的父親一樣地愛着他吧！我也當你是我的兒子一般地看待你。這下子，你可以相信我了吧？那麼，你應該快樂一點。你要懂得人生在世，是一場戰鬥，在這戰鬥中，我們是要經歷無數苦難的！」

老人這幾句話，使李平非常感動，這是嘗盡了人世一切苦難的經驗之談。然而在李平，和母親硬硬的生離這一件事，却比什麼苦難還要加強百倍地黏住在心裏，這個念頭，怎麼也不

能夠擺脫。

他一面跟着老人走，一面反覆地念着老人剛纔的話，是表示老人是人販子中稀有的善人，他的說話也句句是對的，他因為老年寂寞，要弄個小孩子來陪伴他，也無非想在小孩子快樂的心情中得到些溫暖的甜意。然而我李平現在這個光景，却只有使他悲傷，李平想起了這一層，覺得對着這老人非常抱愧。

走了不知多少里的路，他們到了一個廣大而寂寞的曠野，沒有人家，也沒有樹木，只看見一片開着淡紅色小花的紫雲英，被風吹着，像波浪似的起伏。

在李平的想像中，以為旅行這件事是絕對有趣的，在旅行的道上，一定有美麗的樹木，奇異的景物，然而現在他看到的，是多麼的不同呀！

走了長遠的路，一點也不曾休息過，這真是李平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他的主人把萬利那小猴子騎在肩上，大脚步的向前走，三隻狗兒也緊跟在他的身邊。而且他似乎常常對狗兒們說着安慰的話，這些話只有狗兒們是聽得懂的。

他們好像都不知道疲乏，而李平却覺得手脚都酸軟了。身體的疲勞又加上心神的苦痛，簡直不能跟他們一塊兒走了。但又不好意思說再讓他休息一會，那就只好拖着兩條疲乏得要命的腿，辛辛苦苦的追趕上他們。

他的主人似乎也覺得了，他說：

「李平，你穿的是木屐所以走不快。等到了南翔，我買雙皮鞋給你吧！」

這一句話給了他不少的勇氣。他是多麼想要一雙皮鞋啊！在村中只有村長的兒子和飯館老闆的兒子纔有皮鞋穿，他們穿了皮鞋，不但走路爽快，而且看相也好，聲音又好聽，不像穿木屐的走路時要發出一陣刺耳的響聲。

「到南翔還很遠嗎？」

「唔，你只要耐心的走，一會兒就到了。到了那裏，我還要買給你一條絲絨褲子，一件衣裳和一頂帽子。這樣，你總該喜歡了吧……到南翔還只有十八里路了。」

李平聽得高興極了，有了皮鞋不算，還有絲絨的衣裳和褲子，還有一頂帽子，啊！那樣穿戴起來，多麼神氣呀，他想要是母親見到他這樣子，不知要怎樣的爲他歡喜哩！

可是一想到這一切東西不能立刻就到手，還須耐着性子跑十八里路，那恐怕辦不到吧！而且今天的天色變得很快，初起時一片蔚藍的天空，後來漸漸的暗下來，現在竟落着濛濛細雨，看去還不能就停。

他的主人因爲穿着羊皮外衣，所以還擋得起微風細雨，萬利可以鑽在主人的衣裳裏面，當然沒有問題。祇有他和三隻狗兒，沒有地方可以躲雨，不久就被雨淋得渾身溼透了。狗兒們

只要搖搖身體，就把雨點抖落下來。這種天賦的本領，徒然使李平看着羨慕，而自己的衣服，早已吸飽了雨水，漸漸兒加重起來，同時，身體也像冰一樣的冷起來，然而怎能不冒着寒氣拚命的趕路呢？

他的主人忽然停了脚步問他道：

「你在家裏的時候常常要傷風的嗎？」

「不，我從沒有傷過風。」

「那很好，你的身體還算強健。不過像這樣溼透的衣服裹在身上，不要出了毛病呀！我們還是歇下來吧，就在前面的小村子裏去找個旅店宿一晚再講。」

這樣，他們就向那個小村子走去。

可是到了那裏，他不見有什麼旅店，向農家去求宿，又沒有一家肯給這泥污滿身的老人小孩和三隻狗兒借宿的。

「這裏不是旅館！」

誰都是用了這樣冷酷的話對待，把他們推出門外。

到南翔還有十二里路，照這樣看來，他們非在雨水濘泥中跑到那裏不可了。然而在跑這樣的遠路，一無休息，又是全身被雨打得發冷，這在李平是無論如何耐不住了。

不過他的主人雖在無法之中，却還忍耐着一家一家去叩問。終於在最後一個農人家裏借到了一間堆東西的屋子。那個農人對他們却很親切，不過他提出一個條件，不准他們在這屋子裏點火，因此他主人身上帶的那一盒火柴，也給那農人收了去。

在他們呢，有了個安身之處，且可以躲雨，那就是天大的歡喜了，管他有火沒有火呢？他的主人是一個細心的人，趕路時身邊總帶着食物的。這樣，即使走到無人的荒野裏，也不致因無食物而引起飢餓的恐慌。

他坐下之後，便打開了背囊，取出一大塊的麵包，更把這麵包切成四分。

這分法使李平覺得很是奇怪，但是他即刻就明白他的主人是如何訓練他的徒弟們，使他們不得不謹守他的命令。

原來當他們一家一家去叩門求宿時，黑兒竄進一家麵包店裏，出來的時候，嘴裏啣了一方麵包，主人不由得怒着說道：

「哼，留心今天晚上吧，黑兒！」

李平當初不明瞭主人的用意，現在看見他把麵包切成四分，接着就看到黑兒垂頭喪氣的樣子，他於是記起了主人剛纔的這一句話，就一切都明白了。原來他的主人是說了就要做到的，現在正是對黑兒竊盜的行爲實行他的懲罰的時候了。

他的主人把麵包切好後，一一的分給他和二隻狗兒，——他和主人各取一分，還有二分，主人便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地交給萬利、阿猛和雪雪。

阿猛和雪雪都很驕傲的接受了主人分給牠們的食物，獨有黑兒低着頭，眼睛俯視着地面，樣子很是可憐。

他的主人果然用嚴厲的口氣向他說：

「喂，小偷走開去，到那屋角去睡覺，今晚不准吃東西！」

黑兒悄然的離開了大家，走向主人指示的屋角裏去，把身體縮成一團躺下了。此後，他們雖然看不到牠的動靜，然而像哀訴般的細微的啼聲却響了許久。

李平坐在地上的稻草堆上，嚼着又冷又硬的麵包，心中不由的想起了母親，每晚做給他喝的熱湯，雖然不是怎樣美味的湯，可是現在看去是多麼好呢！那木板擱起的牀舖，雖然是硬的，然而將身子塞進溫暖的被窩裏去的時候，是怎樣的舒適啊！但是，今天晚上呢，沒有牀舖，也沒有溫暖的被褥，——在稻草鋪地的上面和衣就睡的這一晚，還算是十分幸運的哩！

身體疲乏得要命，腳上又給木屐擦出了水泡，淋溼的衣服緊貼在身上，更是冷得發抖。夜色上來了，全個屋子都沉在黑暗裏。只聽得老人問道：

「李平，你冷嗎？」

『有一點冷！』

又聽見師父打開背囊的聲音：

『李平，這是我尙未沾溼的襯衣和背心，你快把溼衣服脫下來，換上這兩件乾的，穿上之後，鑽在乾柴堆裏好好兒睡覺吧！等一下子就會暖和起來的。』

他接了主人給他的衣服，換了之後，就倒臥在柴堆裏，然而一點也睡不着。想起了這樣悲傷的日子，不禁淚落如雨。

『從今以後，我非得過這樣的生活不可嗎？就是雨天也不得歇息，非得跑到筋疲力盡，每晚在這樣的柴堆上睡覺不可嗎？唉！母親，我親愛的母親，再沒有像你一樣疼愛我的人了嗎？』心裏一陣難過，竟哀哀的哭出聲來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感到一股溫暖的氣息，吹在他的面頰上，他伸手摸去，碰到了阿猛雄偉的身軀。原來阿猛已走到他的身旁來了。

阿猛迫近着他，溫柔地舐舐他的手。

他爲這阿猛的親愛的舉動所感動，坐起了半個身子，熱烈地抱擁了牠的頭。等他把牠放開之後，牠又親密的伸了一隻前腳給他。他感激得什麼似的，緊緊的握着牠。

這一息時候，李平把一切疲勞和痛苦都忘記了，所感得的，惟有友情的溫慰。

『啊，我並不孤獨，我有朋友了！』

學
習

第二天早晨，雨已停止了，天氣很好，道路也乾燥。小鳥欣快地在樹叢中唱着歌，狗兒們也很快樂的在他們的四周跳躍着。阿猛不時走到李平的身旁，用後腳立了起來，向着他的臉兒吠幾聲，好像對他說道：

「拿點勇氣出來吧，拿點勇氣出來吧！」

因為這是一頭聰明的狗兒，牠能懂得人們的話，也能使人懂得牠的意思。牠雖然不能講話，然而只要牠的尾巴一搖，大概的意思，你總可以明白過來。總之，李平和阿猛之間，言語已成為無用的東西，從第一天起，他倆已在各自的表情中相互瞭解着了。

在愉快的心情下，他們不久就到了南翔。南翔究竟是比較大的鎮市，氣象很是不同，也有規模很大的商店，櫥窗裏陳列着各色各樣為李平從未見過的東西。街市的熱鬧，也不是他走過的那幾個小村莊可以比得上的。

李平一向住在鄉下，對於這樣的鎮市還是初次見到，所以對於那些文明的設備，在在使他覺得驚奇。

他跟着他的師父跨進一家輝煌的百貨商店。他的師父除替他買了皮鞋之外，還買了一

件絲絨的上衣和毛織的褲子，連呢帽也買了給他。這些東西都是十分貴重的吧？他從前只看見有錢人家的子弟纔穿這些衣着，現在他的師父都買來給他了，師父真是世界上最親切的人呀！

李平只想把這些漂亮衣服趕快穿起來，但是到了旅館裏，只見師父在背囊裏取出一把剪刀把那條漂亮呢褲齊膝蓋剪斷了。他吃驚的望着師父，師父就對他說道：

「不把這條褲子來改個樣兒，你就和普通的小孩子沒有分別啦。現在爲要使你別的小孩子不同，所以不得不把它剪去一截……我們不是爲着漂亮纔穿這些衣服，因爲我們是賣藝的人，應穿點惹人注目的服裝，這樣纔引得起觀客的注意，可以多賺些錢……本來誰願意這樣打扮，但要想找碗飯吃，就非裝得怪模怪樣不可呢！」

他的褲子齊膝下的一段已被剪去了，在褲腳和襪子連接的地方再交叉着繞扎了兩條紅綠的絲帶。帽子上也用緞帶和烏毛來飾着，別人看見了李平這裝束，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而李平自己覺得這一些衣服很適合於他，穿上了更覺得非常漂亮。那一定是新奇的緣故吧，因爲當李平把這全套的服裝穿戴起來時，他的好友阿猛帶着喜悅的神色望了他好久，而且又伸了牠的一隻前腳給他。

唯有小猴子萬利却是另一副神氣，牠站在李平的前面，裝模作樣地學着他穿衣的動作，

等他完全裝束好後，便裝出大人對小孩的樣子，兩手叉着腰望望他，又「嗤」的一聲叫出來，做出嘲弄他的神氣。

「好了，你的服裝也完備了，我們先來試演試演吧。明天是這裏的市日，我要你在觀衆面前顯顯本領了！」

主人似乎也很滿意，和顏悅色的對他說了這幾句話。他看着李平不大明白，所以又接着說道：

「明天我們要在這裏演戲了，你也要上演的，所以我預先要派定你一個角色，你必得聽我的命令，好好的跟我學習。」

明天就要在觀衆面前顯顯本領，李平不禁驚惶地看着他的師父。

「不要害怕吧，我會教給你的，我定要把你教導成一個有名的角色，只要你肯和小猴子同狗兒們好好的學習。」

「那麼明天我應該怎樣做呢？」

「所以，我現在要先來教你。你也知道阿猛不是天生成會用後腳來走路的，雪雪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跳繩的，牠們都是經過了長時間辛辛苦苦的訓練，費勁的學習，纔會有這樣的本領呢，你也要如此，你要用功學習你所担任的一種表演。我們就來練習吧！」

「明天的戲目，叫做『萬利先生的僕人』。戲中的情節是這樣：萬利先生有一個僕人，他直到如今還很滿意他，這就是阿猛君。不過阿猛現在老了，不忍再叫他做事，想僱個新僕人來代替他，就叫阿猛去找，阿猛找來的新僕人却不是一頭狗，而是一年輕的鄉下男孩子，名字叫李平。」

「那麼是和我同姓名的嗎？」

「不是，就是你自己呀！你就扮演那個僕人，你爲了來服侍萬利先生，所以剛從鄉下出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鄉下人啊！」

李平不十分明白，問道：

「猴子也用僕人嗎？」

「那就叫做演戲啊！在戲裏猴子是可以有僕人的——當你走到時，萬利先生一看就曉得來了一個笨東西了……」

「這個玩意我真沒有什麼趣味的，我……」

「你沒有什麼趣味……只要觀衆看得有趣味，這是做給觀衆看的呢！你不要想牠是猴子，只當是真的到一位高貴的先生家裏去做僕人，這位先生是有些外國化的，他的吃喝都帶着一些洋氣。那時他把幾隻盆子，一個杯子，一把刀，一把叉，一塊白布放到食桌上，叫你鋪設起

師父就當真的把這些傢伙搬出來放在一個桌子上，而且對他說道：「你就試着鋪設起來吧！」

這些傢伙在桌子上倒底怎樣排法呢？李平茫然的走近桌旁，瞪視着這些東西，不知道該怎樣放法，只是彎着身子，茫無頭緒，把面孔漲得通紅。他的主人看見他這個樣子，便拍手笑起來道：

「好好極了！你那副尷尬的神氣做得真好。我就是要你這樣張着不懂的面孔啊！」

「但是，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法啊！」

「就要這樣纔妙，你再練習四五天，一定是很嫻熟了。你表演的時候，先想起你這不知所措的地方，再表現出你那副不知怎麼做的尷尬樣子——你現在的顏色和樣子是很好的，你在戲裏是扮演一個什麼都沒有看見過，什麼都不知道的鄉下人；他到猴子的家裏去做僕人，比那猴子還要蠢笨。所以這齣戲的另一個名稱叫做「二位中比較蠢笨的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一位。」比萬利還要蠢笨就是你所演的角色。想要演得好時，只要記牢我教給你的方法，保住你現在的這副笨樣子就是了。你只要用些心情，真個熱心地表演起來，不久當可成爲一個出色的演員了。」

「萬利先生的僕人」只是一齣短劇，在二十分鐘內就可以表演完的。但是他們的練習却化去了三個鐘頭。狗兒們的扮相要他們記住很費時間，一個動作常常練習到四次五次六次……十次之多。

李平看到他師父的那種忍耐性和柔和的態度，真吃驚不小，他在村裏的時候看見教導畜生的人，常以打罵爲唯一的方法。而他的師父就不是這樣，看他在長時間的訓練裏，無論狗兒們是怎樣的錯了再錯，他從沒有發怒，或是罵過牠們。總是很柔和的向牠們說道：

「喂，再來一次，阿猛，這次你可要留心着了！唉，萬利，你怎麼樣了呢？」

當演習完了時，他的師父問他道：

「李平你現在對演戲覺得有趣味了嗎？」

「唔，有趣得很！」

「那樣就好了。本來你是個伶俐的小孩子，還兼有那謹慎的性格，這就是成功的要素。凡是肯用功，能順從，沒有一樣東西學不成功的。譬如拿狗和萬利來說吧，萬利比狗更活潑更聰明，但是却沒有柔順的性格，又缺乏忍耐心，一兩次做不好，就不高興再做下去，你吩咐牠，不理你；說左牠偏右，說右牠偏左，故意的和你搗亂，那是牠的天性如此，所以我也不能對牠發怒。猴子又不像狗那麼有責任心，所以猴子在這點上也不及狗好。李平我講的話你都能明白嗎？」

李平點點頭。

『所以小孩子，你第一要用心，要順從；對自己應做的事要盡力做得好，這就是做一個成
功人的必要條件。』

李平就把村裏人怎樣對待家畜的情形，一一的都對他的師父講了，一面還嘆賞着師父
的寬厚慈愛。

他的師父便含笑說道：

『一切的人都以為對待畜生是用不到慈悲的，這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要知道畜生也
很有靈心，你如用了殘暴的方法去對付牠，牠不是對你倔強，就會對你害怕。對你倔強，那是只
有更惹起你的性子；對你害怕也沒有好處，畜生一見人就害怕——尤其是在教牠們學技時，
那是會閉塞牠們的聰明的。像我把猴子和狗訓練到今天這樣，不是靠殘暴，是靠溫柔。所以要
牠們聽你的話，真心的傾向你，唯有用溫柔的對待，纔能得到成功。我的狗兒就是我自己的鏡
子，所以教人就是教我；我教了狗兒們學技，而狗兒們又教了我怎樣做人，我使牠們得了智慧，
牠們也就養成了我溫柔的品性。』

李平覺得他師父的這一番話確是很有意思。不過當聽着他這樣微妙的解釋時，也忍不
住笑起來了。他的師父還以為他不十分明白，所以又接着說道：

「你是覺得『狗會教人學好』這句話太可笑嗎？那麼，你試想一下看，假使主人要使他
的狗兒有好脾氣的話，那他就非得自己做榜樣給牠們看不可。我若在教練阿猛時發了脾氣，
那麼阿猛也一定會照樣地模倣，所以我不能不自己審慎。我前面說過，狗兒是我自己的鏡子，
這話一點也不會錯的，你要看一個人的品性，只要看看他所養的狗兒，馬上就可以明白。盜賊
的狗就是賊狗，農人的狗就是野狗，忠實而親切的人的狗也就是義狗了，這是一些也不會錯
的。你明白了吧？」

練習完了之後，李平急切地等待着明日的到來。一面又擔心着自己表演得不純熟時會
給觀衆取笑，所以心裏很覺得惴惴不安。偷眼看他的同伴——狗和猴子——似乎若無其事
的還照常嬉戲。大概牠們已慣於在觀衆面前表演。在我是初次上臺，在牠們已不知是幾百次
或幾千次了。

那夜他真煩擾得什麼似的，剛一睡着，就夢見他被觀客們嘲笑的情景，直擾得他一整夜
沒有好好地睡覺。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們一行人離開了旅館，向着那預定的廣場出發。這行列看去是非
常莊嚴而出色：他的主人領頭走在前面，他昂着頭，挺起了胸膛，一枝橫笛吹得宛轉動聽。隨後
跟着阿猛，背上騎着萬利，牠穿着大將軍的制服，紅衫褲上都繡着金線，輝煌閃爍，更顯出大將

後面是黑兒和雪雪，最後的殿軍纔是李平。

他們都謹守着主人的吩咐，竭力保持着行列的整齊，所以在外觀上是頗惹起了人們的注意。

然而最能吸住觀衆的，還是主人吹奏笛子的聲音。這奇妙的聲音，一直透進到房子的底裏，使那些好奇的人們，都急速的打開了窗子，伸出頭來，望一望這出色的行列。小孩子們都從家裏跑了出來，吃驚的鄉下人都跟了上來，直到他們到達廣場的時候，已有不少的觀衆環繞在他們的四周。

他們把繩子圈定了一個中央地方，作爲表演的場所，觀客們都站立在繩圈子外面，這樣，一個臨時的表演場便算成功了。

先是狗兒們的表演，他的主人這時放下了笛子，拿起「梵啞林」彈奏，他的彈奏是伴着狗兒們的表演的，有時是跳舞的調子，有時是優柔的曲譜的演奏。

在圍繩的外面，擠滿着黑黝黝的觀衆，李平不禁爲這熱鬧吃了一驚。

狗兒們的表演完了，只見阿猛口啣着一個圓盆子，用後腳走着路在觀衆面前來回的走着，求他們的賞賜；不肯出錢的，他便把圓盆子放在妥當的地方，跑到那人身邊，吠了兩三聲，

再用前腳輕輕地拍拍他的口袋。

這情景引得觀客都歡笑起來了。

「真有這樣伶俐的狗呢，牠怎樣知道那個人有錢呢？」

「喂，不要吝嗇吧！快拿出錢來啊！」

經了大家的催促，那個人就只好把錢拿出來了。

不久，圓盆子裏的錢盛滿了，阿猛似很得意地啣到牠的主人面前。

接着喜劇「萬利先生的僕人」開演了。主人把劇情向觀衆介紹過後，萬利先生便威武地登場了。主人不免又在觀客面前表揚一番：

「先生是名震海內的陸軍大將，一直享着高官厚祿，生活很是優裕。他從前用了一個僕人——不，是一隻僕狗，這未免有損大將的體面，所以他想換一個僕人，而且他想畜生做人類的奴隸已經好久，現在要倒轉來了。」

萬利將軍來回地躡着方步，像在等待僕人到來的樣子。一會兒又從口袋裏摸出火柴和雪茄來，點着火抽煙，將煙噴到觀客的鼻子上。

僕人久等不來，將軍顯着不耐煩了，轉動了大眼睛，將嘴唇緊咬着，頓着腳。

等到他的腳頓到第三下時，李平應該由阿猛帶着出場了。李平壯一壯膽，要是他忘記了

什麼，阿猛會提醒他的，所以他儘可不用擔心。他注意地看好萬利頓着的脚，到第三下時，果然阿猛將脚伸給他，帶他到將軍的身旁。

將軍用眼瞧着他，失驚地舉起了兩隻臂膀，顯着失望的神氣。好像說：「什麼，這就是我的新僕人嗎？」接着，就走近他面前來，細看了他一番，一邊聳着肩膀，頻頻的搖着頭。

這樣子真是滑稽，引得觀客都大笑起來了，大家都明白這猴子真的當這僕人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呆貨了。而且觀客也真的當他是一個真正的呆子呢！這在李平想來，真是太難爲情了。因爲劇情的結構就是這樣：做僕人的處處地方要裝得笨頭笨腦，而猴子的一舉一動必須顯出他的聰明和伶俐。

將軍察看了他好久，忽然把他拉到桌前。這節的劇情又由主人來說明：

「將軍看看這僕人蠢頭蠢腦，也想不出主意來了，不過他想，給點東西他吃吃或者會變聰明一點吧？所以把他拉到食桌前，叫他用餐。但是這又要演出什麼笑話來呢，請諸位看吧！」

那麼他——李平——就坐到那張椅子上。他看到桌上一切刀叉都放得齊齊整整的，另外有一塊白布擱在一個盆子上面。他想這塊白布是作什麼用的呢？他拿起來看看，但是不明白。阿猛點點他，叫他用這塊白布。他想了一刻，就把布拿到鼻子上來揩了揩鼻涕。

將軍看見他這個舉動，便捧腹大笑，阿猛爲他的愚蠢，也吃驚得滾倒在地上了。

這一節又博得了觀衆的大聲喝采。

將軍看着這僕人真是沒有辦法，就一把將他拖下來，自己坐到那位子上，大模大樣的吃起飯來了。

他很嫻熟的使用起那些餐具，並且還大口大口的喝着那啤酒，多麼的神氣！在一切舉動中最引得觀衆喝采的，是在他吃好飯後，要了一根牙籤，巧妙地剔着他的牙齒。

這一齣戲就在全場的大喝采聲中，大告成功地完結了。

他們回到旅館以後，大家都很高興，李平在初次的表演中就獲得了大大的成功，他的主人着實的獎勵了他一番。

他們在這旅館裏住了五天，表演過三四次，他們所有的本領，大家也都曉得了，所以他們在這地方不能再逗留下去了。因爲同樣的一齣戲反覆地表演過了三四次，人家就不要再看了。他們不得不換一個地方再演。因此他們的戲班就非得從這村到那村，從這城到那城不斷地漂流着。

「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當他們走出了旅館，李平問他的主人。

他主人望着他問道：

「你爲什麼要問這個呢？」

「我要曉得呀！」

「那麼你識得這方面的地理嗎？」

「不，不曉得。」

「那麼譬如我對你說，我們現在要到太倉去，從那兒再轉到崑山……無錫，這樣告訴你時，你懂得了什麼？」

「但是你，能夠認識這些地方嗎？」

「我也是第一回去呢。」

「那麼你從前沒有到過的地方怎麼就曉得去呢？」

主人更熱切地望着他，彷彿要在他身上搜尋出什麼來似的，他望着他問道：

「你讀過書嗎？」

「在短期學校裏讀過二個月，但是我一些也沒有學到什麼。」

「讀書是頂有趣味的，書上記着許多你不曉得的事情，但你只要讀過之後，一切就都明白了。我們做把戲的要到各地去旅行，最需要一本地理書，這書本中寫着各處的地名和當地的風俗、習慣、歷史、故事，和一切其他的事情，只要翻開那書來一讀，就可以明白那地方的一切，如同我親自去過的一般。」

「師父（李平已經慣於這樣稱呼他了）這樣說來，讀書是很難的吧？」

「頭腦呆笨的人讀起書來是難的；不專心向學的人讀起書來更難。你的頭腦似乎還不
至於怎樣呆笨，但可不知道你能專心向學不能？」

「如果我有書讀，我一定要專心向學的。」

「那樣很好，我們有機會就來試試吧……好在此後的日子還長哩！」

主人說了，又默默的趕着跑路。李平恨不得師父立刻就教他，讓他翻開書來立刻可以懂得一切。

第二天，他們繼續着趕路的時候，忽見師父俯身下去，拾起一塊陷在污泥中的木片來，他
向李平說：

「看呀，這就是你的書啦！」

李平呆住了，他以為師父在說笑話。在這塊長不到一尺多，闊僅半尺光景的木片上，無論
怎麼樣找，也看不見有字和圖畫，怎麼樣來讀這塊白木片呢？

「師父和我開玩笑吧！」

「那兒，拿着不懂事的人來開玩笑是最不應該的；我要是對你開玩笑的話，我真要慚愧
死了……李平，我們到那個樹蔭底下去息一息，你看我把這塊木片來教你讀書。」

他們一同走到了那樹蔭底下，把背囊解下來，放在地上後，就在新綠的草地上坐下了。把萬利也放出來，讓牠從這樹攀到那樹自由地去嬉戲。狗兒們是因爲走得很疲乏了，全都靜靜的睡在他們腳邊。

他看他的師父從口袋裏摸出一把小刀來，將那塊木片的兩面都削得很光，然後劈成若干小塊，在每一木塊的兩面都用刀子雕成一個字形。

「那叫做注音字母。你只要記住了這字母的樣子和讀法，等到你會將我所說的話用注音字母拼出來，就是讀書的初步了。」

從這天以後，李平的口袋裏便裝滿了所有的小木塊，他就開始學着識注音字母了。至於講到讀書，那還不能夠哩，事情不會進行得這麼快的。

他的師父又叫了阿猛同他一塊兒學，因爲師父覺得阿猛會看鐘點，當然也不難教牠識字的。於是阿猛就做了他的同學。

阿猛不會說話，因此也不會把牠所識的字母讀出來的，但是把木塊排在地上，等他的師父讀出一個字母來的時候，牠就會把那個字母用腳踢了出來。

起初是李平比阿猛進步得快，不過阿猛的記憶力很是堅強，牠一次記住了的字，就永不會把它忘記的。所以阿猛認字絕少有錯誤的時候。

每當李平把字識錯時，他的師父就要說：

「要是阿猛就不會錯了。」

阿猛似乎也聽懂了他師父所說的話，很得意地搖動着牠的尾巴。

「比畜生還要愚蠢，在做戲時是好的，但是實際上果真如此，那就很丟臉了。」

他知道師父是故意用這話來激勵他，因此他也就盡力用功起來了。到了後來，阿猛還會拼牠的名字時，他已經會讀書了。

有一次，他的師父對他說：

「李平，你現在已經會讀書了，那我很高興呀，以後只要用功就是了。我再教教你讀音樂的樂譜，你有興趣嗎？」

「讀會了樂譜的時候，我就會像你那樣唱歌嗎？」

「你是要像我那樣唱歌嗎？」

「啊，不是，我知道要唱成像你那樣是做不到的，但像我這樣的人可能學會唱歌嗎？」

「你聽我唱歌時覺得很快樂嗎？」

「再沒有比聽你唱歌更快樂的事了！師父的歌聲能使我落淚，也能使我歡笑。」

「哦，竟能這樣嗎？」

「是的，當師父唱到溫柔的或是悽楚的調子時，就像自己回到了母親的身邊，聽着母親溫慰的言語。」

他說到這兒，看見師父的眼睛裏滿含着眼淚，就不說下去了，以爲自己說錯了話，害得師父傷心起來了。

他師父用感動的聲音對他說道：

「李平，你的話使我想起了年青時代——我榮華時候的事情。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你已懂得了憐憫之情，我一定要教會你。你既有心於歌唱，你也會使人流淚，使人讚賞的，這日子不久就要來到的……」

說到這兒，突然停住了。似乎他不想再說下去，可是什麼理由叫他不再說下去呢？那是李平也無法猜測了。只是到了一個很長久的日子以後，他在一個極端恐怖而悲傷的境地裏時，纔明白過那理由來。但這是後來的話。

從下一天起，他的師父就把樂譜來教他了，那也像教識字一般在削光的木片上刻了五線譜和1. 2. 3. 4. 5. 6. 7. 各音符。他覺得學音樂要比學識字難得多，然而在他加倍用功以後，總算通過了第一個難關，勉強可以將樂譜的音符認得出來。

他們一面教學，一面還是繼續旅行，在每到一個地方，就得立刻表演，賺錢來維持生活。所

以他要偷空來讀書和學音樂是很不容易的，常常利用休息的時候，在樹根旁面，或在一盞石塊上面坐了下來，把草地當作了書案，將那木塊排列起來。這種露天教育，或者比了安坐在教室裏面的小朋友還要得到切實的學問吧！

「我自信我是學得了點東西了，同時我也學會走長路了。在母親身邊的時候，我也算得是個健康的小孩子，但是比了現在，又大大地不同了。自從跟了我這玩把戲師父，每天風吹雨打，不避寒暑，不嫌辛苦地奔跑，腿子和手臂都堅強起來了，同時我的肺部也發達了，精神也振奮了，無論遇到怎樣艱難困苦的環境，我也能忍受下來了。如果我不斷地識字讀書，豈不比在學校裏求學更勝一步嗎？」他每當走過村裏小學校的門口時，不免起了這樣比較的想法。

悲涼的遭遇

他們自從離開了南翔以後，不斷的向前進行，遇着比較像樣的村莊，他們就停下來，李平幫着師父把狗兒和猴子化妝起來，全班的藝員預備好了，他的師父就吹響了笛子，整肅着行列向前走去，如果觀客跟隨得多，就歇下來表演幾齣，立刻就離開了那裏再到別地方去，等到了相當大的市鎮時，那就住下了旅館，從容地逗留三五天，預備來幾次大規模的表演。

在這時間中，每天早上，李平總帶着阿猛到街上去散散步。

有一次，他散步回來，他的師父對他說：

「在這樣的大城市裏，像你這般年紀的小孩子，都要送進學校讀書的，然而你却跟着我四處漂泊。不過這也並不比在學校裏讀書壞些。到了這樣的大地方，你正好用你的眼睛好好地觀察一番，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或是碰到疑難的問題，你儘不妨來問我好了。我雖然不是什麼事都懂得，但是使你的好奇心滿足這一點上，總可以得到。我現在雖然是一個可憐的玩把戲的老頭兒，但在我年青的時候，也曾進修過相當的學業。李平，這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你肯用功，你或許也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你只要聽我的話去做。」

「師父從前曾經上過學嗎？」

「哦，這話留待將來再說吧，只要你明白你的可憐的師父從前也是一個頗有身份的人，這就夠了。同樣地你現在雖然幹着卑賤的行業，但只要把心志抱定，總有一天會成爲有用的人物。要說是什麼事都靠運氣，這話就不對了！要知道三分運氣，要七分努力。李平，記住我的話吧！等你長大起來，有了地位以後，你纔會想起我這貧窮的把戲師父是個真正的好人呢！我把你從你母親的懷裏奪出來，也並非是使你不幸的吧！」

「師父的這番話，將永留在我的記憶中。對於師父這樣諄諄的教誨，我不敢不謹守着嗎？」李平口中說着，又反覆地在心中念着這幾句話。

經過了幾個月的漂流，走過的大大大小小的地方也不止七八處了，表演也有數十次之多。在一天的傍晚，他們到了沿長江一個很有名的都市，他們下了旅館後，就到街上去察看情形，在這大街坊上，適於表演的地方當然是很多的。街上燈火輝煌，愈顯出這城市的繁華氣象。尤其是那靠近植物園的圓形廣場，那裏青草如茵，綠蔭如蓋，又是數條大街會合的中心點，他們就選定了這地方，預備表演。

第二天開始表演，果然吸引了不少觀客，他們很高興。不料演到中途，竟有個警察走來干涉，要他們立刻離開這裏。

李平心裏很怕，覺得像自己這樣身份低賤的人，還是不要去管他有理無理，服從了他的命令吧！然而他的師父却不是這樣想，他很富於權利觀念，他以為他們在街上表演，是領有照會的，並沒有違反規則。所以他對這警察的無理干涉，不能屈服。他毫不畏懼的走到那警察面前，先向他鞠了一個躬，然後把語氣放鄭重了說道：

「先生，能否讓我在走開之前請教你一兩句？請問我這貧賤的把戲老人在公開的地方表演，賺幾個錢糊口，不知在什麼地方觸犯了警章？懇求先生將警章拿出來給我見識一下。」

那警察頓時面色轉變了；口裏還說着：只要他們服從他的命令就是。

「我不是不服從你的命令，只求你把警章給我看一看，那我立刻可以走開的。」

警察口中絮叨着，可是他也只好默默地走開了。他的師父把帽子拿在手中，做出彎腰送他的姿態來，引得看客都笑了起來。

他們也就在這哄笑中收了場。第二日以爲警察大概不會再來了，還在那老地方表演，那知一開場時，昨天的那警察又來了，他跳過了圍繩，對着李平的師父大聲喊道：「喂，你的狗爲什麼不帶口罩？」

「呀，這真奇怪，要我的狗帶口罩嗎？」

「難道你不知道這條警律嗎？」

他們那時正開演着他們的新作「下痢藥」這齣戲，觀客因爲昨天只看到一半，就來了阻礙，心裏對那警察都有些恨恨的，今天看見他又來了，大家就都噪起來喊道：

「嚇！不要搗亂吧！」

「等演完了再說！」

他的師父揮手制止了觀衆，他又鄭重地對警察脫帽行禮道：

「代表警察權的名譽大老爺，真的要叫這呂氏班的喜劇主角帶起口罩來嗎？」

「是的，立刻把口罩帶起來！」

他的師父不理會他，把臉轉向觀衆，恰如講給觀衆聽的一般，用演戲的口調說：

「什麼？叫這阿猛、黑兒、雪雪帶口罩，真是笑話，你看，阿猛是世上的名醫，他是來爲這不幸的萬利大將診病的，要是醫生的口鼻嵌上了口罩，牠還能夠命令調製那「神效無比」的藥劑嗎？要是你命令牠把聽診筒掛在耳上，倒還辦得到，至於把口罩把口鼻嵌住，這真是大大的笑話呢……」

觀客們狂笑了起來，於是他更加高興地說道：「你看這位漂亮的雪雪小姐，要是在她那玲瓏的口鼻上嵌起口罩來時，那她還能夠用媚言來勸這位頑固的病人服藥嗎？這倒要請在場的先生們批評一下呢！」

觀客們都以熱烈的鼓掌來表示贊同。尤其是那頑皮的萬利，牠站在代表警察權的大老爺的背後，一舉一動，都在模仿着他，所以觀客們更加覺得有趣味。

警察受了這場嘲弄，正沒趣地想轉身走了，他回過身來，恰巧見那小猴子正在裝模做樣學他的醜態，於是更加氣憤，瞪圓着眼睛，對他們怒視了好久。大家又笑起來了。他怒不可抑，握起拳頭恐嚇着說：「明天你若再不帶起口罩來，我要帶你們到所裏去了。」

「那麼，明天再會吧。」他的師父若無其事地說。

警察大踏步走開了，他的師父又行了禮目送着他走去，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時，纔算平安無事地把這齣戲演完。

回到旅館後，李平第一催着他買口罩，他說：『把東西早一天買來，讓阿猛等帶帶慣，不要在表演的時候，把口罩咬破，弄得糟糕……』

『你真是個鄉下孩子，你想我真會老實聽他的話把口罩帶起來嗎？』

『可是……你不看見警察是那樣的生氣嗎……』

『所以我說你是鄉下孩子，這樣的怕警察。我們只要不犯法，警察是沒有什麼可怕的；要是他這樣事都非法來干涉我們，我們將一步路都不能夠走了，還要想靠表演來賺錢嗎？你只管放心，我決不會使狗兒們吃虧。你看我明天把這事編成笑劇，叫那警察也參加表演。索興讓觀客和我們，大家暢快的笑一下子。你明天先帶萬利到那廣場上，彈起豎琴，招聚一些觀客。那時候警察一定會來的，我隨後帶了狗兒們進來，就這樣來開始我們的笑劇。』

李平本來不願意這麼幹，不過他知道他的師父的脾氣，他的師父說了，就一定要幹，不願意也不行。

第二天，李平便一個人帶了萬利先到那廣場上，張起了繩子，開始奏他的豎琴。觀客果然一個個都來了。他相信他的豎琴，很能夠吸引觀客的，不過他知道今天的觀客並非來聽他的彈奏的，他們大都是昨天的那一班人，他們都痛恨那警察，所以好像大家約定了，今天特地來看他的師父怎樣的對付那警察——怎樣愚弄着他，因為他們聽到他的師父對那警察說

「明天再會吧」一句話，知道今天一定會有很好的戲劇看的。

然而他們看到了只李平一個人帶着猴子登場，大家就有點不放心的樣子，就有人問他，你的師父爲什麼不來？他便告訴他們，他的師父隨後就要來了。說完後，奏着豎琴又高唱起他得意的歌兒來。

果然那警察一聽見歌聲就跑來了。萬利一看見他，便一會兒磨拳擦掌，一會兒又腰挺胸，模仿着他昨天的樣兒，引得觀衆們一齊喧笑起來。

萬利更是得意，指手劃腳的做得更加起勁。觀衆們的鼓掌喧笑聲也跟着熱鬧起來。

李平很是擔心，他怕那猴子一定要惹禍了。他看警察的樣子像是怒不可遏地，他喝開了觀衆，直走到李平的前面，眼恨恨的看着他。李平覺得不妙。但萬利還在繼續模仿着那警察的舉動，牠見警察瞪視李平，牠也跟在他背後，向李平翻着白眼，引起了觀衆更大的笑聲。

李平再也靜止不住了，便叱罵着萬利，叫牠別那樣做，希望萬利聽了他的話，就停止胡鬧。那知萬利完全瘋狂了一般，一點也不接受他的命令。他想跑過去捉住牠，可是不等他跑到牠的身邊，牠已敏捷的逃開了。

這時，那警察氣得完全失了理性，以爲李平正在嚇使那猴子愚弄他，一跳就跳進了圍繩，踏着大步到李平的身旁。李平退避不及，就吃了他一個耳光。李平覺得眼前一昏，幾乎要倒下

地去，這時恰巧跑來了一個人把他抱住。他站定了一看，原來就是他的師父。他見他的師父正隔在他和警察的中間，握住了警察高舉的拳頭。

「你真卑鄙！打一個小孩子，不像一個警察的行爲！」警察毫不理會他師父的話，只是掙扎着想把拳頭從他師父的手中抽出來繼續行兇。他的師父只緊握着不放。這時候，他見他的師父高擡着白髮的頭，帶着義憤與威嚴的表情，正視着那警察。李平以爲他的師父這副堂堂的儀表，一定會使那警察退縮的。那知不然，他拚命拉出手來，抓住他師父的胸襟，猛烈地一推，他的師父差一點被推倒，幸而立刻又站定了，舉起他的右手，向警察的臂上猛擊一下，恨恨的說道：

「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你想怎麼樣啊？」

「你是毆打警官的犯人，我立刻要逮捕你，帶你到所裏去！」

「你打這小孩子難道就不犯法嗎？」

「別說廢話了，快跟我走！」

李平的師父知道在這裏同他爭吵也是無益，所以他對李平說：

「你把狗和猴子帶回旅館去，等候我的消息好了。」

他的師父不想再多說一句話，就坦然的跟着那警察走了。

李平看着他的師父走遠了，纔快快地帶着狗和猴子，回向那旅館的路上。這時候，他發覺狗兒們都帶着口罩，不過這不是真正的鐵絲口罩，是用漂亮的絲帶結成的口網，紮縛在每隻狗的鼻子上。是連色彩都配好了的戲臺上的口網。他的師父確是預備了來尋那警察的開心的。不料喜劇變成了悲劇，真是再可恨也沒有了！

李平回到了旅館裏，心裏說不出的難過。他和他的師父早已像父子一樣的互相愛着了。他們兩人，真可說是患難相助，甘苦共嘗，直到今天總是在一塊兒，從未有一天分離過。記得在尋不着宿所的夜裏，好容易找到一點稻草時，師父也一定要分一半給他。他真比父親還好呢。他耐心的教他讀書、寫字、唱歌。而且在遼遠的旅途中，眼所見，耳所聞，都拿來做教他的材料。他雖沒有福氣像別的孩子進學校讀書，然而學到的實用學問，確實在他們之上。在下雪的日子，師父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在盛夏的旅行中，他分去他的重負。用餐的時候，他總是自己吃壞的，把好的讓給李平吃。雖然他有時也責罵他，使他難過；但是他這樣也是要他好，他還能有什麼不平？他永不忘記師父待他的種種恩德，他只要一想起這些，此刻和師父的暫時分離，也就夠使他傷心了！他不禁感歎着說：『我們在什麼時候再能夠會面呢？觀客們說他此去定得入獄，這是真的嗎？可怕的牢獄，進去了何時纔得放出來呢？在這些日子裏我將怎樣來生活呢？錢袋帶在他身上，他給警察拉走時，來不及交給我，而我的身邊又只有一些零用錢，這怎能支

持三隻狗以及我和萬利的食用呢？」

種種的憂慮襲擊着他，他徘徊在旅館的後院裏，只是發悶。狗兒們似乎也在操心，呆滯得很。這樣悶悶的過了兩天。到了第二天，他的師父有信來了，信裏說他現在拘留所中，星期六將開審。要李平在那天的下午到裁判所來旁聽，以爲這樣對於他或許有些用處吧。他的師父又叮囑他以後行動要小心，替他好好地撫養狗兒和猴子。這信是他的師父在百忙中偷閒寫的。當李平讀着這信的時候，阿猛鑽在他兩股之間，嗅着信的氣味，一邊搖着尾巴，大概牠也知道是主人的信吧？自從他的師父被拘以來，阿猛第一次現着活氣。

他問了人家，知道裁判所在午後二時開庭審案，所以他在午後一時半就去等候開門。門一開，他第一個走了進去。以後陸續的來了不少旁聽的人，有好多是前次的觀客。

到庭旁聽，他還是第一次，法庭的情形，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不能不感到一種恐怖，因爲他要旁聽的案子是關於他的師父的，師父的安危，他是不能不關心的。

起初審問的都是竊盜犯、騷擾犯一類的犯人，他們雖各自訴說自己的無罪，然而法官判決他們個個有罪。他很爲他的師父擔心，恐怕師父也不免被判決有罪吧！

不久，他的師父出來了，由兩個法警帶領着在中間坐下了。他極力削尖他的聽覺，但是他還不能聽到一句法官的審問和他師父的答辯。他只是睜了滾圓的眼，呆呆的望着。

他見他的師父站起來了，雪白的頭髮披在肩上，他像是含羞地低下了頭。裁判長提高了聲音繼續問道：

「……………」

「那麼你對於行使職權的警察毆打過幾次呢？」

「不，我只打了他一次。當我跑到表演的地點時，那警察正在毆打我的小孩子，所以，我……」

「」

「但那小孩子並非你的親兒子吧？」

「是的，可是我愛他如我的親生子一樣。那小孩子性情溫柔，可是警察却不講道理，毆打着。我爲了保護小孩子，採取正當的防衛手段。」

「但是你總是毆打過警察的。」

「那就是爲了保護小孩子，因爲那警察毆打了他。所以我動了義憤……」

「然而你已年老應該知道這是犯法呀！」

「總之，裁判先生，人類是不能像理想那樣完善的，我現在悔過了。」

李平覺得他的師父答辯得很對。

裁判長這回訊問警察了。警察除說他的師父毆打他外，還加說了他的師父嗾使動物在

公衆之前加以侮辱。

李平見他的師父並不去細聽警察的話，只是時時將眼光射向旁聽席方面，他知道他的師父是在找尋他，便從席上站起來，直走到前排去。

他的師父看見了他時，他的憂鬱的臉色，突然變光亮了，他不覺眼睛裏含着淚珠。

裁判長再問他的師父說：

「你還有什麼要講的話嗎？」

「我自己沒有什麼可說，可是請裁判長同情這小孩子，他離開了我，無法生活，所以求裁判長爲了這孩子寬恕了我。」

李平看那裁判長的樣子，似乎能赦了他師父的罪。不過另一個在旁的官吏，不知對裁判長說了幾句什麼話，裁判長便用嚴肅的口氣宣判道：「玩把戲老人呂超，因犯毆打警察一罪，判處輕監禁二個月，罰金四十元。」

李平淚眼朦朧的，看着他師父，被兩個法警帶着進去了。

「呀，二個月的監禁！我和師父將有二個月的別離！在這期間我將怎麼樣呢？我到那裏去呢？」

他的心中充滿了悲哀，眼中飽含着眼淚，一步一顛地走回旅館。在旅館的門口碰着了旅

館的主人他想走過去看看他的狗兒們却給旅館主人叫住了

「喂，小孩子，你的師父怎麼樣了？」

「關進牢裏去了。」

「判處幾個月？」

「二個月。」

「要罰金嗎？」

「四十元。」

「哦，二個月的監禁，還要四十元罰金！」旅館主人低低的說了幾遍。

「你在這期間怎麼樣生活呢？」他忽然擡起了頭問李平。

「我不知道。」李平傷心地答着。

「你的師父沒有把錢給你嗎？」

「沒有。」

「那麼，你以為我能白給你們吃和住嗎？」

「不，我並不想依靠別人。」

旅館主人望了他好久，說道：

「那很好。你的師父的賬還沒有付清，我不能再讓你們住下去，請你立刻走！」

他不想依靠任何人，這是事實，但想不到立刻就要被逐出去。

「叫我們現在就要走嗎？我們到那兒去呢？」

「那我不管你們。你們只要立刻離開這裏就是。我和我的師父非親非友，我並無養活你的義務。」

他呆立了好久，想想旅館主人的話也是不錯的。可是叫他走到那兒去呢？

在沉思的時候，旅館主人又催促着說：「喂，主意打定了嗎？不要躊躇了，快帶了狗和猴子，走你的路吧！你的師父的背囊暫時寄在我這裏，等他一出監回來算帳清楚，再把背囊領回好了。」

他聽了旅館主人這幾句話，立刻有了個主意。他說道：

「既然師父出獄必會來拿他的背囊的，那麼我們就住在這裏等他吧，那房飯錢等師父出來一起算給你好了……」

「不行，你別胡想吧！你的師父也許能把他的前帳算清，但他付了四十元的罰金，怎能再擔負你們二個月的生活費呢？」

「我們也不要吃什麼好東西，只求能充飢就是了……或者我帶了狗兒們出去玩玩把

戲，也可以賺幾個錢來補償你一部分。」

「我不能相信你的話。有你師父在，還不能把現帳付清，你一個小孩子幹得了什麼？」

「我也不一定要住在這裏，不過師父從獄裏出來找不到我們怎麼辦？」我以為師父在這幾天裏總會有信來告訴他此後的去處。他總想住在這裏等他的信來。

「我以為你到相當的時期，可以到這裏來候你的師父。」

「師父若有信來……？」

「有信來，我總給你收起來好了。」

「可是，我立刻想看看來信呢……！」

「別再胡纏，我沒有工夫來聽你的絮叨。你再不打算走，我可要趕你出去了！現在給你五分鐘去預備，趕緊把東西收拾好給我滾出去！」

他知道再不走是不成了，便跑到狗欄裏把狗和猴子的繩索解了，背起自己的背囊，把豎琴掛在肩上，讓猴子像往常跟主人時的樣子騎在背囊上，帶着三隻狗走出了旅館的院子。旅館主人立在出口處，看着他可憐的樣子，便向他說：

「有信來時，我總給你留起來好了。」

他跑出旅館，纔想起狗兒們都沒有帶口罩，萬一被警察看見了，豈不是又要找麻煩？真是

擔心得很！而這時他口袋中僅存了廿二枚銅元，又不夠買口罩，假使被警察捉去，也像他的師父一般關進牢裏去，那麼這狗和猴子叫誰來收養呢？他本來是一個沒有家族的孤兒，現在却做了這戲班的班頭——做了一個家族的家長了。這責任的重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趕路的當兒，狗兒們常常擡起頭來向他訴苦似的看，他知道牠們腹中飢餓了。

騎在背囊上的萬利也時時扯他的耳朵，使他不能不回過頭來看。牠把手按在肚子上，表示牠肚中飢餓。其實他也和牠們一樣的飢餓，因為這一整天，他們連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呀！他摸摸口袋裏的銅元，但是這廿二枚銅元夠什麼用呢？今天他非得想個辦法弄得一頓飯吃了，纔可以過得這一天呢！

他因為害怕遇見警察，想儘快的離開此地。不拘向東向西橫豎他們又沒有一定的地方要去，而且什麼地方又都沒有可以不用錢而白吃白住的，那麼朝東向西還不是一樣嗎？

好在現在快到夏天了，住是可以不用憂慮的，在樹木底下，人家的屋簷下都可以捱得過去，可是「吃」就沒有這樣容易。真的他將怎樣來籌劃這一家五口的食糧呢？

在二點鐘裏面，他們簡直沒有停過步。狗兒們用更可憐的眼光望着他，猴子接連地扯他的耳朵，摸肚皮給他看。

好容易離開了這熱鬧的都市，他這時纔放了心。同時，看見了一家點心店，他就跑了進去，

買了幾張麵餅，一共化了十個銅元，這樣已經用去了他存款的一半，但是店主還要他多買幾張，說：『這一點點不夠充飢吧？』

就是再添十個銅元的餅也不會夠吃的，然而他又那裏能夠呢，再去了十個銅元，就只剩下二個銅元了。他不能不顧到明天，有了十二個銅元，明天一天就可以不致餓死。到明天再想法子賺一點錢，那麼後天的生活又可以不用擔心了。他這樣一想，就對店主說，十個銅元的餅夠了，你就給我包起來吧！

狗兒們高興得在他的周圍跳着跑着，猴子發出吱吱的聲音，又拉拉他的頭髮表示快活。他們跑到了一個路旁的樹蔭下面，李平就把他的豎琴取下來倚在樹幹上，自己却坐在草地上。三隻狗並列在他的前面，猴子也已經放下來站在他的身旁，牠轉動着一雙靈活的眼睛，對那麵餅望着，等待他把麵餅切開來分散會餐。

他很公平地把麵餅切成五塊，順次的分給牠們。萬利的食量很小，他們都沒有吃飽，但牠吃了大半已經夠了。李平就將牠剩下的麵餅納入背囊中，預備過一會再給狗兒們充飢。

這樣會餐過後，李平站了起來，正一正身子，對着狗兒和猴子做着演說的姿勢，他說道：

『阿猛，黑兒，雪雪，你們是我最可靠的朋友。現在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傷心的消息：師父已經入獄了，要過了二個月纔能放出來。所以我們在二個月內不能看到師父那親愛的面貌。』

「鳴！」阿猛哼了一聲。

「不錯，這是件傷心的事。我們和師父從來沒有分離過，我們的生活一向由師父想法維持，可是此後的兩個月，我們將怎樣來過日子呢？第一，是沒有錢呀！」

阿猛似乎明白了最後的一句話，牠用後腳站了起來，做着在觀客面前討錢的樣子。

「好的，阿猛，你說我們可以去表演賺錢。不過賺不到錢的時候我們又怎麼辦呢？我的衣袋裏只剩十二個銅元，最多祇能維持明天一天了。所以我們非得熱心地去表演不可。我現在是你們的班頭，你們應該聽從我的命令。大家少吃一點，多做一點。明白嗎？你們要好好地聽我的話呀！」

他不知道他的夥伴能不能明白他這番話，不過師父每當有事時，就當牠們是朋友一般地和牠們談過不少次話的，照這樣看來，牠們一定會懂得他的意思。而且師父給警察拉了去，以後就不會回來過，這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牠們似乎也知道這個演說就是對牠們說明這件事的。從牠們靜靜地聽他演說的樣子上可以察看出來。

他們稍微休息了一會之後，又開始出發了。大約走了一個鐘頭，到了一個外觀很窮的村子，李平也不去管它。雖然小村裏賺不到多錢，然而這裏沒有警察是一件可喜的事，他就趕緊給演員們扮演起來。排整了行列，走入那村裏去。可惜的是這次沒有師父的橫笛聲，也沒有師

父的堂皇風采。一個含愁的小孩子在路上走，當然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像沒有大將的軍隊走過一樣，人們只望了他們一眼，又若無其事的走了過去。沒有一個人跟着他們來看的。那時，他真是失望了。

他來到了一個種着槭樹的小廣場中，在樹蔭底下取下了他的豎琴，先奏一曲「旋舞曲」。他的指頭輕快地在弦上滑過。然而同時他的心情却沉重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他叫了黑兒和雪雪，伴着音樂跳舞。這樣地經過了好幾分鐘，但他們四周，仍是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這方形的小廣場似被遺忘了一般地只讓他和狗兒們在那裏自唱自賞着。

不過在廣場的那方，有着幾間房子的路上，有幾個女人搬了些椅子坐在那裏。他繼續彈着琴，黑兒雪雪不停地跳着舞，他想就會有人來的吧？但是，彈了好久，仍是一個也不來。

他幾乎完全絕望了。他過他還鼓起勇氣，用力地彈着琴。這時候，有一個像纔學走路的小孩子一顛一跛地走了來。我一看見，心裏想好了！他的母親也一定要跟來的，那麼，近邊的女人也會跟着來看，他們總可以拿到幾個錢了吧！

他想把這小孩漸漸地引近來，所以把琴彈得慢慢兒的。小孩子搖擺着走近來了，已經決到他的身邊了，這時候坐在門口的母親忽然不見了自己的兒子，看看四圍，看見他正向他們這裏走來，但她並不自己趕來，却把那孩子喚回去。她喚了好一回，那小孩子纔能聽出了自己

的母親在喚他，便順從地把脚步放回去，走向他母親那兒去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一定是這村裏的人不喜歡聽彈豎琴吧？這樣，他就把豎琴放下了，挺一挺身，唱起他那出名的歌兒來。

唱完了第一節，第二節剛開始的時候，一個穿着短衣身子很高的男人，大踏步地趕到他身邊來。他不覺吃了一驚，停止了歌唱，望望那男子。那男子就大聲地問道：

「小孩子，你在這裏幹什麼？」

「老伯伯，我在這裏唱歌呀！」

「你有執照嗎？」

「沒有，老伯伯。」

「沒有執照就不許在這裏唱，知道嗎？快給我滾出去，不然，我便要去報局了！」

「不要遲疑了，這裏不准一切走江湖的叫化子入境的，我就是負責看守的人。」

「他是村裏的看守人，那就是像警察一類的東西。若不聽從他，那是一定要吃虧的，還是把豎琴掛在肩上，馬上離開這裏吧！」他心裏想着時，就趕緊收拾好東西，匆匆的跑出了這廣場。狗兒們都垂頭喪氣的跟着他。

在五分鐘之間，他們就離開了這小村子了。現在是已經跑出了村子，想那看守人也不會

趕來了。李平就再把狗兒們喚攏來，向牠們說道：

「我們因為沒有執照，所以被趕了出來。我已沒有買點心的錢了，今天我們只好不吃晚飯就在街上露宿一夜了。」

狗兒們聽說沒有晚飯吃，便都哼着訴苦。他把袋裏的十二個銅元一起拿了出來給牠們看。

「這十二個銅元要放着到明天纔能用。若是今天把它化完了，明天怎樣你們也要想想明天的事情啊！」

他這樣教訓了牠們，便將這十二個銅元放回袋裏。阿猛和雪雪似乎都明白了，喪氣地低下了頭。只有那不聽話的黑兒還在哼着，他沒有法子，就對阿猛說：

「阿猛，你叫黑兒也聽話吧！」

阿猛就用前腳來打黑兒，黑兒不服氣，兩隻狗似乎在爭論起來，後來惹得阿猛真的發怒了，黑兒纔害怕了不作聲。

其次，他們今晚非得在街上露宿不可，幸而季節是暖和的，在外邊睡覺的事可以不成問題。不過就是要防備狼狗的襲來，這可比警察還要兇暴的東西。爲要找得一個安穩的宿處，李平一邊走，一邊向四圍張望着。但是走了好久，全是寂寞的田路，有的是牧場和原野。至於像站

亭或看守舍那樣的處所，是望穿了眼也找不到一個。看看天空，那薔薇色的夕照也消失了，黑夜即刻就要來到，而宿所還是找不着。那麼只好在附近的灌木林中過夜了。他在那個地方巡迴了好久，後來看到在那灌木中間參落地散佈着大大小小的好許多石塊，恰巧有一塊像界石一樣的大石塊樹立在那兒，可以把它當作屏風來把身子隱蔽着。又在就近拾了些乾稻草來胡亂蓋在身上。這樣，他和萬利至少可以避免夜寒的侵襲和狼狗的襲擊了。狗兒們是全不用怕的，牠們只在他旁邊隨便的睡下。

他因負了班頭的重任，是非得把身體保重不可的；就是萬利他也不能讓牠生病，免得看護牠種種麻煩。

他又叫了阿猛，在界石外面看守着，提防那狼狗。這在阿猛是很可憐的，不過此外也沒有安全的辦法了。阿猛是很能聽話的，牠擔任了這守衛的苦役，也不露出一點不願意的樣子來。

好友阿猛

俗語說：「食飽思睡，」李平餓着肚子睡覺是多麼苦痛呀！而且明天的事情，又夠使他煩心，「明天的命運究竟怎麼樣呢？」這樣反覆的盤算，很不容易睡着；口裏又渴得很。伸手入袋裏數了幾次銅子，然而十二個就只有十二個，無論你數一百遍也不會多出一個來的。「假使

明天得不到一個銅元，那麼從後天起恐怕連表演的氣力也沒有了！結果就只有餓死了！」

「就算有人要看我們的表演，那阻礙也正多哩，什麼警察呀，看守人呀，全都好像是我們的冤仇。」

他睡不成眠，仰望着天空。無數的星星對他霎着眼兒，似乎也在嘲弄他一般，此外是風死葉定，四野寂靜，即遠方阡陌中的車輪聲也聽不到一點。大地也正像他一樣的孤寂呢！啊，無依無靠，像他這個樣子真是人世間最悲慘的事了！這樣想着時，真不禁悲從中來，熱淚盈眶，心痛如絞呀！

「我眷戀的母親呀！我親愛的師父呀！」他把兩手按着面孔，盡情的哭泣起來。突然有溫暖的氣息吹到他的髮上，長大而溫暖的舌舐在他的面上。他知道這是阿猛，牠又像那第一次，當他開始流浪，在鄉下的小屋中勉勵他一樣，今夜聽見他哭，又來安慰他了。他緊緊地抱着阿猛的頭，阿猛幾乎喘不過氣來，發出啾啾之聲，似乎在陪着他哭泣。

偷肉賊

次日醒來，時候已經不早，溫暖的陽光，照在他們的身上，昨夜憂鬱的心情，也被這明朗的日光沖洗乾淨了。小鳥在枝上歌唱，遠方寺院的早禱鐘聲，使這原野的晴空顯得更加美麗了。

他們匆忙地收拾了，就向那晨鐘傳來的方向出發前去。他們立刻就望見那村莊，似乎也聞到了一股飯香。一天只吃了一餐就睡覺的他們，被這飯香引起了更強烈的飢餓。

「就把這十二個銅元用了吧，以後總可以想法子的。」

他下了這個決心，就跑進一家麵食店稱了些烘餅，回到街上，便想先到村上去看看，看定了適當的表演地點，再考察一下村中的風俗人情。到下午纔來開場。這樣謹慎將事總不致於再失敗了吧？他正一意打算着的時候，突然後邊發出了一聲驚人的叫聲，回頭一看，見一位肥胖的老太婆趕着黑兒向他們這裏進來。原來黑兒趁着他想心事的當兒，悄悄的離開了他，潛進人家屋子裏去偷了一塊肉出來。那肉現在還啣在牠的嘴裏呢。

老太婆一邊追，一邊拚命叫喊：

「小偷！偷肉惡狗！別放那狗逃走！還有牠這夥伴們也捉來關起來吧！」

李平聽到最後的一句話時，嚇得急忙拔腳飛逃。那老太婆說捉來關起來，大概就是把他關進獄裏去吧？那還了得！這樣一想，逃得更快了，阿猛和雪雪也緊緊的跟着逃。萬利怕被他搖跌，加緊地抱着他的頭頸。他真是再苦沒有了。若只是後面的追趕，他們或者還可逃脫，但被那老太婆一喊，兩旁的房子中，都有人趕了出來，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急得無法可想時，忽然瞥見一條橫街，他們就一起向那橫街上逃去。又不知逃了多少路，聽聽後面不再追來，這纔停了

下來，回頭看時，發覺他的背囊不在了，萬利已躍登在他的肩上。原來在那拚命逃的時候，掙斷了背囊的繫帶，失落在大路上了。背囊中還有他剛買的烘餅，本來想到相當的地點，把烘餅來分給大家吃的，現在却和那背囊一起丟了。

他們雖然逃脫了，然而大家跑得汗流氣喘，大概總跑了有二十里路吧，村子已遠在後面，不見一個人影，這纔把心放下了。可是經此一跑之後，身體覺得萬分疲乏，肚中飢餓更甚。

他巡視他的夥伴，就少了黑兒。黑兒本來同他們一塊兒逃來的，不知爲什麼又不見了？他大聲喚着，也不見出來。黑兒也許正在吃着剛纔偷來的肉吧？他知道到他這裏來，他一定要重重的責罰的，所以向別的方向逃跑了。其實他也不會那樣忍心的，黑兒的偷肉，也不是牠的品行特別下劣，牠是迫於飢餓，纔去行竊。不過牠也不能因此就寬恕了牠，偷東西吃，照班中的規律，非受罰不可。要是他這次放過了牠，恐怕日後雪雪等也要學着做了。要牠們不再犯，唯有當着牠們之前責罰黑兒。不過現在就是不容易把黑兒找來。他叫喚阿猛：

「阿猛，你去把黑兒找來吧！」

阿猛聽他呼喚，也不像平時那樣熱心執行他的命令，牠對他望了望，然後懶洋洋的走了。看牠的樣子，像不很願意替他去捉拿黑兒。

在阿猛沒有回來之前，牠們不能離開當地，然而黑兒決不肯就順從地跟牠回來。那麼他

們不妨在這裏多等一會兒，算是休息。這裏離開村子已經有好幾里路，當然不會有人追來了。而且也並沒有什麼事要幹，還不如寬寬舒舒的坐一下，把前途的事來計劃計劃。同時這地方恰好是一個風景美麗適於休息的地點。原來他們瘋狂地逃了來，已到了南方優秀之地的南京了。這裏的情形確是大不相同，潔白的牆垣，寬廣的柏油馬路，修剪適度濃綠色的樹木遍種在馬路的兩旁，使人看了，引起一種愉快的感覺。這種的居民，都受到新生活的訓練，所以生活過得很是愉悅。

他在一片綠草地上坐下來，展望前面，約離他們一丈多遠的地方，有一個很好看的湖。他想：在這樣的地方來舒展一下疲乏的身體，是再適宜沒有了。儘可安閒地等着狗兒們的歸來。

但是一個鐘頭過去了，還不見牠們來。他未免擔心起來。恰巧就在這時，阿猛垂頭喪氣地獨自跑了來。他忍不住問道：

「黑兒怎麼樣了？」

阿猛惶恐地走到他面前蹲下了。他這時纔發見牠的耳朵被扯碎了。這是不問而知，定是黑兒和阿猛相打，黑兒咬了阿猛的耳朵。黑兒不肯回來，因此阿猛只得空跑一趟，獨自回來。他也不忍去叱罵阿猛。既然黑兒還沒有回來，只有大家等在這裏，等牠反悔一下自己自

然會回來。他知道黑兒是一定會那樣的。

他既然決意等待黑兒了，便把萬利從肩上抱下來，怕牠也模倣起黑兒來，就用根繩子把牠好好地縛在樹幹上，自己便在樹根旁躺下來。阿猛雪雪睡在他的足旁，不久就睡着了。

等他醒來時，太陽已照到他頭上了，他知道時間已經過了不少。看看阿猛和雪雪都現着憔悴不堪的樣子。萬利做着苦臉給他看。他自己也是飢火如焚。然而黑兒還不回來。

他試着向四方叫喊，又再吹吹口笛，但是總不見牠的影子，大概牠飽吃一頓之後，正在舒服服地睡牠的覺吧？那麼，牠到那時纔能回來呢？

他再三想來，沒有兩全的方法。他總不能爲了黑兒叫大家在這裏死等下去。但要不等牠呢，那麼他們走了之後，黑兒回來找不着他們，就如迷了路的孩子，再不會碰到他們了。而且他也不能把黑兒丟了；黑兒是師父寶貴的狗兒，也是他的忠實的夥伴，他一定要把牠找回來是的，他要把師父所寶貴的三隻狗兒如數交還給他，他纔有臉兒再見師父的面。

他決計挨着飢餓的痛苦再等牠一天，直等到黃昏再說。不過，他一個人也許辦得到。狗和猴子又怎樣呢？要怎麼樣纔能使牠們忘記了飢餓呢？

快樂的船上生活

他忽然想起他師父講過的一個故事了。他說軍隊在遠行之後，覺得疲勞，只要聽聽音樂，就可以把疲勞解除。他何不也來試試看呢？若是他奏起快樂的音樂，叫狗和猴子跳舞起來，也許牠們就會把飢餓忘記的吧！

所以他便將豎琴拿在手中，叫牠們排在他面前，便奏起跳舞曲來。他一面奏，一面看牠們跳舞。他奏得起勁，牠們也跳得起勁，似乎大家真的就把飢餓忘記了。

「好極了！」突然從他的面前來了這樣的一聲喝采，這像是小孩子的聲音。他擡起頭來，向前望去，只見那綠色的湖面上，正停着一隻白色的遊船，船舷處用金字寫着「遊覽船」三個字。那是隻非常美麗的遊覽船。他用了驚奇的眼光，把那隻船細細的看了一番。這船比了普通的遊船要大得多，在離水很低的甲板上，有一間很精緻的玻璃蓋成的小房子。房子的前面還有一條綠色的走廊，那是用蔓草來攀成的。有一個女人站在這走廊上，看去有三十四五歲光景，是個高貴而帶着幾分憂容的莊麗的女人。另有一個和他年紀差不多的男孩子，躺在籐躺椅裏。向他們喝采的大概就是這小孩子了。

他看明白了這一切，於是便把帽子高舉在手中，向他們答禮。那女人也看到了，便提高了

聲音說：

「沒有一個看客，你是在玩給誰看呀？」說着很流利的國語。

「是，我正在教導我的演員們，一面也借此來娛樂一下。」

只見那小孩子把女人叫了過去，不知道對她說了些什麼，女人又回到她原來的地方，向着他說：

「你可以再玩一下嗎？」

他喜出望外，但是鎮靜地問道：

「是跳舞呢，還是玩把戲？」

「做戲！」小孩子不等那女人回答，就叫了起來。

但那女人對他說還是看跳舞好，制止了小孩。

「但是跳舞一看就完的……」

「若是你看，得喜歡，那麼在看完跳舞之後，我們再演幾套出色的技藝，請你看看怎樣？」他情願他們不叫他做戲，因為黑兒不在，他們的演員不夠，再是服裝在師父的背囊中，也無法扮演。

他拿起豎琴，彈起跳舞曲來。阿猛代替了黑兒，用前腳抱住了雪雪的腰部，舞了起來。萬利

沒有對手，舉着一隻腳在獨舞。他們暫時忘記了疲勞，演員們都知道在「高官貴客」面前獻技，一定會有一餐飯吃的，所以都非常賣力。

在熱鬧的中途，突然黑兒從樹叢中跳了出來，走入場中和萬利對舞。他心中感動得很，幾乎流出淚來。

跳舞完畢後，他們又做了種種演技，很博得了小孩子的歡心，時常對他們拍掌喝采。只是他看那小孩子非帝奇怪，他躺在籐椅上，身體一動也不動，好像是患的半身不遂症。

那隻船在湖面上蕩着蕩着，離得他們更近了。他可以把那孩子的面貌清楚地看出來了。他的臉色是蒼白得像病人一樣，但面目却很清秀。全體看去，是溫柔而可愛的。

他們演完了後，那女人笑着對他們說：

「你們辛苦了吧，我們該給你們多少錢呢？」

「隨你們賞賜好了。」

「媽媽，多給他們些錢！」

小孩子這樣說後，又低低的說了些什麼，於是那女人就把話傳了過來說：

「這小孩子說，要你的演員們過來給他看看。」

他答應了，便命阿猛帶了黑兒雪雪到那船上去。

「還有那猴子……」

若是叫萬利也到那船上去，他就有些不放心了。所以緊緊的拉着牠不放。

「那猴子很壞嗎？」

「不是的，太太，不過牠太活動，難說不闖禍呢！」

「那麼你跟牠一塊兒上船來好了。」

那女人吩咐搖船的把船再搖攏些靠着了岸。於是他便把萬利抱起來，拿了豎琴走上船去了。

「啊，猴子來了！猴子來了！」

李平帶着猴子，走近那小孩子的身旁，他好奇地撫摸着猴子，一邊說一些猴子聽不懂的說話。

那女人一心只是對着李平問這樣，問那樣，也不去管小孩子的動作。她問他：

「你這樣小的年紀就會出來賺錢，是你的師父叫你出來的吧？你是有師父的吧？」

「可是，現在只我一個人了。」他悲慘地說。

女人似乎不明白他的話，看着他說：

「現在只是你一個人，這話怎麼講呢？」

「那就是在最近兩個月裏，我要一個人賺錢度日，因為師父爲我的事被捕入獄，要兩個月纔能釋放出來。」

「啊，多麼可憐！那麼，你現在非一個人賺錢養活自己不可了！」

他默默不答。但是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使他尊敬的女人，她的態度多麼和善，說話的聲調裏充滿了情愛。

他便壯一壯膽，把這兩天表演不順利，一個錢都沒有收入的苦處告訴了她，又把師父入獄的前後情形和被旅館主人驅逐出來的這一段事實也都詳細的告訴了她。

當他述說這一番話的時候，那小孩子也把猴子放下了，很注意的聽着他。所以在他把話講完之後，他就接着說道：

「那麼，你們的肚子，一定餓得非常了！」

這句話，就把大家都引動起來了。三隻狗都吠起來，萬利像發狂一般地摸着肚子。

「啊，那麼，趕快，媽媽……」小孩子向他的母親招着手說。

他的母親早已明白小孩子的意思了，她向那小房子裏喊了她的女用人出來，吩咐她把食桌預備好了捧出來放在他們面前。

等到那女用人把一切鋪設完畢，食桌已放在他們面前了，那小孩的母親就對他說道：

「你叫狗兒猴子都一塊兒坐下吃吧！」

「啊，這樣幸福的事情，我真好像是在做夢呢！」

當他在這豐美的食桌之前坐下之後，不免這樣地想。

萬利坐在他的膝上。三隻狗兒也都坐下來了。

食桌上擺滿了的飯菜，還有上白麵粉做的大肉饅頭。李平看狗兒們都是發狂一般地吞着饅頭。他自己也拿起肉饅頭，大吃而特吃。好像這美味的肉饅頭無論多少都是塞得進去的。

小孩子給他們的狼吞虎嚥的樣子呆住了。睜着滾圓的眼睛，一聲不響的看着他們吃。

「呀呀！怪可憐的！」

那女人細聲的嘆了一聲，又給他們倒水來喝。

小孩子看得非常感動，他很關心的問道：

「你們今天大概是大概可以吃飽了。不過，明天又怎麼樣呢？有吃飯的地方嗎？」

「明天再想到那裏去賺些錢。要是能像今天這樣的運氣就好了……」

小孩子像是想起了什麼，走到他母親身邊，和她低聲的談了好久，好似在向地請求着什麼，他母親像不便答應，露着躊躇不決的顏色。小孩子突然轉身向着他問道：

「你願意和我們住在一起嗎？」

他問得這樣突兀，使李平一時無從回答，只瞪着雙眼，呆呆的對他望着。

「我的小孩子說，他想要你和我們住在一塊。不知可以做得到嗎？」

「在……這船上嗎？」

「是的，就在這船上……」

那女人停了一停，又說道：

「這裏也不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家鄉是在北方。因為這孩子有了病，醫生吩咐着要到氣溫適宜的地方調養，調養纔會得好。所以我們就選定了這個地方。因為這裏的氣候總算還溫和，這個玄武湖的風景也很不差，我們就在這玄武湖裏放下了一隻船，讓孩子坐在船上，來往的搖着，看看四周的風景，就讓他這樣遊玩遊玩。可是他一個人也覺得寂寞得很。要是你答應留在船上，和他作伴，他就再高興沒有了。你可以彈彈豎琴，狗兒們可以玩玩把戲，大家都有事做，也不會覺得無聊的。實在像你這樣年紀的小孩子，要去兜引觀客，也不是容易的事，那麼在這船上舒舒服服的玩幾天，等你的師父出來了再說，不是很好的事嗎？……前面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別墅，你晚上就可以到那裏去看看。我們一定盡量幫助你，使你過幾天快樂的日子。」

李平聽完了她的話，心中非常高興。在這樣漂亮的船上過日子，真是求之不得哩！而他們

却反來請求他，這是多麼的幸運啊！

他歡喜得跑上去緊握着小孩子的手，快樂地說道：

「你不討厭我們的粗野，那我是再高興沒有了。」

停了一會，小孩子要他彈琴，他就把豎琴拿在手中熱心地彈了起來，那聲音在空闊的湖面上振蕩着，顯得格外好聽。小孩子的母親說了一聲開船，那隻遊覽船就在平靜的湖面上動蕩起來，一直向着湖中心駛去。水波拍着船舷，發出際際的音響。兩岸的樹木，向後倒退着。夕陽柔和的光線，斜映着一切，他心中感到了不可言喻的快樂。

那小孩子那樣熱心地聽他彈琴，蒼白的臉上，浮出了真心而滿足的微笑。

小孩子的母親叫葛蘭亭太太。她本來有兩個兒子，但自從大兒子不見以後，就剩他母子二人了。葛蘭亭先生原是個貴族，當他的小兒子還未出世時，他就去世了。遺下的巨大的財產，應該由這小孩子去承繼，可是他却天生着病。所以母親很是擔憂。因為這小孩子還有個叔父，若是這小孩子難以長成，那麼她所有的財產只好歸到他叔父的手裏去了。

這小孩子患的並不是一種病，而是幾種病併發的，現在成爲半身不遂症了。葛蘭亭太太聽了醫生的勸告，就在這溫度適宜，風景絕麗的玄武湖旁買下了一所別墅，爲兒子養病。又特別造起這樣的一隻遊船，載着他環遊全湖。

這遊船的設備很是週到，無論天晴下雨都無阻礙。晴天在那外面的走廊裏，有蔽日的蔓藤，可以不慮日晒。雨天就留在玻璃門窗的小房子裏，對於外面的景色，仍可一覽無餘。而且這玄武湖的景色是四時不同的，你只要睜開眼來，就時時有新鮮而悅目的景物映到你的眼簾裏來。

這遊覽船的下水，還是在孟春時節。現在已是初夏，不久將見滿湖荷花，笑靨迎人，那時目之所及，將是另一番景色了。

到了晚上，李平就睡在那玻璃門的小房子裏，他們給他的那間臥室雖是小小的，但一切用具都很精緻。那睡牀的舒服安適是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的，他快活地入睡，夢見自己做了王子，狗兒們也都變做小仙人伴他跳舞玩耍。

次日早上他一起身便走到甲板上——狗兒們是睡在甲板上的——去看狗和猴子。三隻狗兒很高興的迎了上來，獨有萬利却對他微睜着眼睛，半嗔半怒的樣子，也不站起來。一會兒又打着鼾假裝着睡去了。他知道牠不高興的緣故。因為他每夜睡覺，都是抱了牠睡的，唯有昨夜，讓牠獨自在甲板上睡，因此生氣了，做那樣子給他看。但他也沒有法子，他怎能把猴子帶到那漂亮的牀上去睡呢？他把猴子抱了起來撫摩了牠一會，算是向牠道歉。牠纔漸漸的高興起來，拉了牠向岸上走去，他就伴牠在岸上逛了一會。

到他回到船上時，小孩子和他的母親都已經起來。母親用柔聲問他：

「你昨夜睡得舒服嗎？」他回答她睡得很舒服，同時並也向她請了安。

他一個人走到船頭上，凝望着風景。只聽得小孩子的母親一聲號吹，那船就劃破鏡面一樣，的湖水前進了。船頭上繫着響鈴，跟着船的行動，叮鈴叮鈴的響起來，那是招呼別的船隻的。那鈴聲應和着槳聲，恰似奏着一曲進行曲。兩岸高聳的白楊，像綠色的傘蓋。從綠葉的隙縫裏斜漏過來的朝陽，射到這船上，照和地照着他們，感到異樣的舒適。

幼蘭（小孩子的名字）看見李平在甲板上，便叫母親把他的躺椅也移到甲板上來。母親依了他，而且自己也跟了上來。

幼蘭向四下裏望了一會，問道：

「狗和猴子在什麼地方呢？」

李平回答他在那邊玩耍。葛蘭亭太太就說：

「讓牠們去吧！我們現在就來溫習些功課。李平，你也可以在旁邊聽聽。」

她把幼蘭的椅子移到太陽晒不着的地方，自己也拿了一張椅子坐在他面前。她翻開了書本看着，一面叫幼蘭背誦。幼蘭背不上二三句就要頓住，而且錯得很多。每次，母親總是溫柔地給他改正，但又嚴厲地要他無論背多少次直到完全背出為止。

「蘭兒，你太不用心了。你應該用心點啊！」

「媽！我是用心的，但我總是背誦不出！」

「你的頭腦並沒有病，怎麼就記誦不來？你一定要用功啊！我爲你操多少心，你也應該明白的吧？」

「媽，我何嘗不想用功，可是總不行啊！」幼蘭流着淚道。

母親並不因爲他哭泣，就寬恕了他。她向他說：

「隨你怎樣說，今天不把它背出來，不能讓你和李平或狗兒玩逛。」

幼蘭還在飲泣，他母親失望地望着他說：

「那麼我讀給你聽，你跟着背吧！」

母親一句一句慢慢地讀出來。那是「狼和小羊」的故事。她讀一句，幼蘭跟着她背一句。三次之後，她將書交給他，囑他自己去默誦默誦。

幼蘭讀不了多少時候，似乎又想到了別的事上去。他回頭張望，看見李平站在他的後面，似乎不好意思，又把視線移到書上去。可是不到五分鐘，他的眼睛又在旁顧。李平靜靜地走到他身邊，勸他讀書。他只好懶洋洋的又讀起來。不到二分鐘，一隻鳥兒飛過他的面前，他又擡起頭來望着牠飛去的那方面，等他垂下頭來時，又和李平的眼光碰着，他臉紅着說：

「我心裏很想用功，但是總不行。」

李平微笑着說：

「我看那本書，也不難讀呀！」

「你說不難嗎？但我讀起來總覺得很難呢！」

「我覺得不難，我剛纔聽你母親念了幾遍之後，現在大概可以背誦得出了。」

幼蘭驚視着他，似乎不相信他。

「我試背給你聽，你看着你的書吧！」

幼蘭看着書，李平就背誦起來。除了很小的錯誤，全部背出來了。幼蘭大吃一驚道：

「爲什麼你的記心那樣好呢？」

「因爲我專心聽着你的母親讀。」

「我也專心聽着的，但是總記不住。怎樣纔能像你那樣記住呢？」

李平想了一想，對他說：

「大概你只記住了書中的字句。最好把書中的意思和情節，也記下來。譬如這故事是講羊的，就要先想起羊，想那羊是在什麼地方做着什麼事。看守牠們的是些什麼東西？那些東西又在做着什麼事……照這樣一節一節的想下去，覺得情節前後連貫，沒有什麼不自然或不

合理的地方，那就大致不錯了。你試閉着眼睛想想那個故事看，然後再把它背誦出來。」

「讓我試試看。」

他真個閉起眼睛來把故事的全部情節，一層一層的推想下來，然後把字句貫串起來。不到一刻鐘，他已經完全背出了。他歡喜得拍手大叫：「這方法真妙極了！」

恰巧，他的母親回到船頭上來，聽見他們哄笑，以為又在玩耍，所以蹙起了眉頭。幼蘭不等母親開口，先說：

「媽，我已完全背得出了，是李平教給我的方法。」

他的母親吃驚地望着李平，正想向他問些什麼方法，幼蘭却搶着背誦起「狼和小羊」的故事來了。他母親含笑地聽着，看他一字不錯地完全背出了。母親的眼睛裏含着了眼淚。那是歡喜和感激的眼淚。幼蘭得意地說：

「書中的字句可以不必死記住的，但書中寫着的意思是什麼，非用心注意不可。李平教我先把故事的意思和情節看明白，再來背誦字句，那就容易記得住了。我照着他的方法來背誦，竟一試就成功。——我擡起眼來，明白地看見在吹着笛兒的牧童，還好像聽見那笛聲。我把那歌兒唱出來給你聽。」

他唱起了悲壯的進行曲。他母親聽了，感動得流下淚來。她俯身向着幼蘭，淚珠兒滴在她

愛兒的額上。她又走到李平的身旁，熱烈地握着他的手。李平的心也爲之感動了。她用淚眼望着他說道：

「謝謝你，李平，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從此，李平常伴着幼蘭讀書，兩人竟如兄弟一樣親密。幼蘭的母親也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般看待。他和他們共桌吃飯。他們的飯菜常搬到這攀滿了綠色葛藤的迴廊裏來吃。吃的時候，一邊瀏覽風景，一邊連着筷子，真是多麼快樂啊！飯後，幼蘭的母親又爲他們講些歷史上偉人的故事，或是有趣的傳記小說等，以作消遣。月色好的時候，李平常抱了豎琴，走上岸去，站在樹蔭下，一面彈奏，一面唱歌給他們聽。幼蘭最愛在幽靜的夜裏聽着遠方的歌聲。當一曲奏完時，他總喊着再唱一遍。

這充滿了歡樂的生活，對於李平是多麼大的變化啊！自從離開了母親，跟隨呂超師父奔走四方，每天只是拖了疲倦的腿，不停的趕路，吃的也只有淡而無味的乾糧。便是在母親身旁，每餐也祇有以青菜鹽豆過飯，那能像現在，飯後有水菓冰淇淋，還有餅餌糖果，也不用帶着滿身泥濘去找尋宿處。這遊覽船上的生活，真是幸福。

但是這歡樂的裏面却隱藏着悲哀。他每次看見了那顏色蒼白，奄奄地病着的幼蘭，却總是羨慕他的幸福。那不是他的安樂生活，也不是他這漂亮的船，那是灌注在他身上的母愛。幼

蘭一天能接受母親無數次的撫愛。這纔是真正的幸福啊！要是我自己的母親也在身邊，那就多麼好啊！只要再能遇見他夢寐不忘的母親一次，就是他長途跋涉中唯一的希望了。但在現在，他不能不感謝幼蘭母子，他們在他孤苦無告的遭遇裏救了他出來，還給了他過分的享受，這是比家人父子還要親切的待遇。他還要希望比目前以上的生活，那是太不知足了。所以他對於現在的生活真是感到無上的幸福了。然而這種依賴他人的幸福，怎能久長呢？可算是真正的幸福呢？李平又常常這樣的想。

別離的悲哀

遊覽船上幸福的日子過得真快，已快到呂超師父出獄的日子了。李平非得告別了幼蘭們，去迎接他的師父不可。離師父出獄的日子愈近，他愈感到煩惱。他又要去繼續過那漂流的生涯，再沒有那柔軟的睡牀，也沒有冰琪琳和餅餌吃，更沒有餐後的歡聚了。可是回轉來一想，依賴他人過些幸福生活，總不是久長之計，須自己奮鬥而得的幸福，纔是真正的幸福。這兩種思想，時時在李平腦子裏搏鬥。

最痛苦的要算和幼蘭母子分別的一回事了。他們待他這樣親愛，他又是這樣的喜歡他們，恐怕這次分別後，再沒有見面的日子了。那正像從前失去母親一樣，又將永遠失去這兩個

可愛的人了！

說：他不能不把要去迎接師父的事告訴幼蘭和他的母親。當他把這話說出來時，幼蘭大聲

「李平，你不要去，我不放你走！」

他告訴他，他也願意常住在這裏，不過他是有主人的，自己不能夠做主。他的師父出錢把他買了來，他就有跟隨師父的義務，他是非得服從師父的命令不可的。

「媽！你不要讓李平回去呀！」

幼蘭又轉向他的母親央求。那麼，母親對他說：

「我也很想他能和我們一處長久住下去。你和他這般要好，我也喜歡他。不過這事不能專照我們的意思來做。我知道李平是很願意和我們在一塊兒的，不過誠如他所說，他是他師父的人，他的師父要是不答應，我們也沒有辦法的。」

「但我以為只要李平自己願意和我們在一塊兒就夠了。他的師父出錢把他買了來，難道我們不可出錢把他贖回來嗎？喂！李平，你不是說過你願意常住在這裏嗎？那麼，你就常住下來吧！」

他怎麼說好呢？他的師父實在是對他很好的，他受他的感化和教育，纔能成爲今天這樣

的一個人，師父的恩德是不容一天忘記的。至於幼蘭母子對他那樣親密的待遇，他也是應該非常感激的。而且伴着幼蘭讀書，對於自己的學問也一定能增進不少。但要是師父不贊成的話，他就沒有話說。他不能因為幼蘭需要他，就丟了他的大恩人不顧。他正在不知所答，幼蘭的母親就對他說：

「李平，我所以要留住你，是爲想叫你伴着幼蘭讀書，要你們兩個人都得到益處。你和你師父過那賣藝的生活，那是浪漫的自由的生活。你以爲那樣好些，你得好好地考慮一下……」

「伯母，那還用考慮嗎？若能夠長久做幼蘭的學友，我真不知道多麼幸福哩！不過……」

「媽，你看李平不是答應了。我是多高興啊！」幼蘭大喜地說。

「就算李平答應了，還得問問他的師父看，只要他的師父承認了這事就好了。不過聽李平說他還有父母，那也非得同他們商量一下不可。現在，先讓我寫一封信給他的師父，告訴他這件事，並寄旅費給他，請他到這裏來。李平你看這樣辦好嗎？」

他想要是幼蘭的母親能把這事好好地辦起來，也許有一線的希望。不過他終不能夠相信他的師父就能把他放開手的。他只能回答她道：

「伯母，你這樣辦是最好沒有了。我很感謝你。」

給呂超老人的信寄出去三天之後，葛蘭亭太太就收到他的覆信。那信中答應在下星期四午後三點鐘，他到這裏來。

到了那一天，一吃過中飯，李平就帶了狗和猴子，到火車站去迎接他的師父。

狗兒們像是曉得去迎接師父的，很得意地吠着前進。到了火車站，李平牽着三隻狗兒的繩子，抱着萬利站在月台的一角等候。他希望快速見到他的師父，所以只是把頭伸長着，向着火車開來的方向望去。狗兒們已經遠遠裏嗅到主人的氣息，突然向前跑去，李平的身體也給牠們一拉，向前一閃，就把拖着牠們的繩子鬆脫了。狗兒們很快的向那火車奔去，又跟着火車趕回來，像發狂一般。火車一停，牠們看見主人從車上下來，吠得更起勁。萬利也從他的懷中跳出來，輕捷的躍到主人的手腕上。三隻狗兒，絆住了主人的兩腿。

他的師父一看見他，立刻緊握了他的兩手，說道：

「李平，你能平安度到今天嗎？真難爲了你呀！」

他看見師父的樣子，比從前老得多了。腰背也曲了，額上的皺紋增了許多，嘴唇也變成灰色的。他瞳目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李平，你看我變了樣子吧？監獄裏的生活真是苦呀，我險些兒惹了一場大病，幸而現在好了。」

他說後，立刻將話題一變：

「可是你怎麼樣認識了那寫信給我的女人呢？」

他跟着師父走出了車站，便把詳情告訴了他。只是把自己想和幼蘭母子住在一塊過日子的話避開了不說，而且還恐怕他的師父問起這事，故意將話語拉長，叨叨的說個不住，使他的師父無法插進一句話來。幸而不久就到了葛蘭亭太太的別墅裏。他的師父在途中也不提起那信中所說的事，直到跨進別墅的門，纔問他：

「那位叫做葛蘭亭太太的，現在等着我吧？」

「是的，她在等着師父。讓我陪你去會她。」

他把師父帶到葛蘭亭太太的會客室門口，他的師父就叫他帶着狗兒回出去，不要他跟着進來。

他很想跟進去聽聽他們的談話，但是師父的命令，他從來不違背的，只好帶着狗兒在外面等候了。

停了不多一刻，他的師父出來了。

「李平，你去向太太辭行吧！」

他聽了他的師父的話，如在夢裏一般，呆呆地望着他。

「叫你去向葛蘭亭太太辭行。我等你在這裏。我們在半點鐘內就要離開這裏。」他的心完全攪亂了，他像木偶一樣站着不動。他的師父催促他道：

「李平，你怎麼了？你還沒有聽明白我的話嗎？叫你趕快去向太太辭行！」他神色倉皇地移動着脚步。纔走一兩步，又回過頭來看看他師父說：

「那麼，師父要把我……」

「我對太太說，李平是我寶貴的孩子，我不能離開他，所以我不能將我的權利讓給你。我這樣拒絕了她了。你快去向她告辭吧！」

他拖着沉重的腿兒走向葛蘭亭太太的會客室去。她已不在那兒。但聽得隔壁房裏幼蘭正在哭泣，他的母親似乎正在安慰他。他叫了一聲「伯母」，幼蘭的母親就在房間裏應着叫他進去。幼蘭一看見他，停住了哭泣，對他說：

「李平，你真的要走嗎？我求你不要去吧！」

他母親向他說明，李平是非聽主人的命令不可的，他自己就是能答應你的請求，他的師父不答應他，也沒有話說。她更用慈愛的聲音對着李平說：

「李平，我盡力求你的師父，讓我來撫養你，但他無論如何，不肯答應。」

「你的師父真蠻不講理！」幼蘭接着說。

「不，他不是不講理的。」

她的母親答他說。又轉向李平繼續說：

「你師父的話也不錯，真的他沒有你時要很困難的。而且他也是真心疼愛呢！他對我說——我愛李平，李平也孝順我，我要他和我一塊兒過辛勞的日子，也是爲他打算。他若是在你的家庭裏長成起來，他的生活是過得安適的。你又會使他受到很好的教育，使他成爲一個有智識的人。但是我相信他若長久地在你們的身旁，過那溫柔的日子，那就決不會造就他的可貴的人格和獨立的意志的。像李平那樣氣質的孩子，你叫他伴着你的溫柔而患病的孩子過安樂的生活，我看是非常地不適宜的。」

「他又不是李平的父親，爲什麼要他這樣管着李平？」

「他雖不是李平的父親，也是李平的主人啊，他是有權管他的。」

「但是，我不讓他走！」

「你是沒有法子不讓他走的。不過李平也不是永遠爲他的主人所有，所以我們還是去和他的父母商量，或者會有辦法也難說。我們寫封信給他的父母好了。李平，你的父母不是住在大場嗎？」

「現在他們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了。自從「一二八」我們分離之後，一直沒有得到

他們的消息，到現在已快兩年了。」

李平平日很少講起他的父母的事，至於他是沒有父母的棄兒，那些話更是絕口不提了。所以幼蘭母子直到現在，還只當那在大場的他的養母是他的親生的母親。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是怎樣地苦惱着他。所以幼蘭的母親在不知不覺中提到了他的父母，又觸發了他舊日的創痛。舊恨新愁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他苦痛地把頭別轉去。却又正對着幼蘭哭泣的臉。他不禁奔向幼蘭的臥榻前，抱緊了他，臉頰貼着臉頰，哀哀的哭了起來。

「怪可憐的！」幼蘭的母親望着他的後影憐惜地說。

他站起來時，心裏的難過，已消滅了大半，趕快走到門口，頭也不回的只道了一聲：

「幼蘭，我永遠記你在心中。伯母，我決不會忘記你的厚恩！」

「李平！李平！」幼蘭帶淚的呼聲緊追着他。他也不再理會，跑出了室外，立刻把門關上。

他帶着哭腫了的眼，走近了他的師父的身邊。

「喂，走吧！」

他的師父催着他。他們默默的走上途中。

在遊覽船上兩個月的溫柔幸福的生活，已把他的雙腿養成一副優柔善感的樣兒，走不上幾步路，腳踝上就發着酸痛，幾乎追不上他的老邁的師父。他只得抱愧地低下了頭，默默地

趕在他們的後面。

這辛苦的開頭，又使他憶起了那快樂的日子。他盡力地想念起幼蘭和幼蘭的母親，以及「遊覽船」上的一切。他要把它們珍惜地收藏在記憶的箱中。有一天，他趕路辛苦了。或在長夜寂寞的時候，他要來開啓這隻寶貴的箱子，溫理一下他的美麗的故事。

他不相信他生來就只配跟着師父過流浪的日子的。

幼蘭生在富有的家庭中，還有溫柔的母親當心着他；而他呢，不但一端也沒有，就是幸運兒得到了一些滿意的生活，還非把它放棄不可！天下還有比這更悲痛的事嗎？

現在每當他到了鄉間污穢的旅館中過夜，睡著那冷木板的睡牀；或是在鄉民家中黏溼的草葉堆裏和衣蹣宿的時候，他總要憶起那「遊覽船」上的鋼絲牀，幼蘭的友情，和葛蘭亭太太的親切待遇。這一切他再不能享受到了！他是多麼地悲哀啊！

不過他現在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他的師父比從前更加倍地愛他了。本來他的師父的性情也不是柔和的，然而事實上，他却變成柔和的人了。這原是他的師父性情上的一大變化。也正是他的無上的幸福。當他憶起了幼蘭而不覺悲從中來的時候，幸賴師父的撫慰，纔又咽住了辛酸的眼淚。覺得他在這天地中也不是孤單的一人，他的師父實在就是他的父親。他既有這樣一個父親，豈還不夠驕傲嗎？

他不知有多少次想去擁抱師父，表示他心中的感奮。可是這却不行。師父雖然變成柔和，但也不是可以隨便親暱的人。最初他對師父謙恭，是因為怕他，現在是真正的尊敬他了。自從在葛蘭亭太太處住了兩個月，他已學得了對事物的觀察，漸漸覺出他的師父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他的風度和葛蘭亭太太很是相像。他想葛蘭亭太太是「貴婦人」，那麼他的師父就應該是一個「紳士」。不過他的師父在溫柔之中還顯着些威嚴，這就不比葛蘭亭太太容易親近了。

悲劇的發生

他們仍是一路漂泊，一路表演。離開了南京，也有好些日子了，然而從不曾聽到他的師父提起葛蘭亭太太或他們的事情。李平也不向他說起，只是一個人心中時時的想念着他們。可是有一天，他的師父突然向他提起葛蘭亭太太來，他對李平說：

「你像是很戀念着那位太太，這也是有理的。她確是一位好婦人，學問也好，性情也好，你不要忘記了她啊！」

從此以後，他的師父就常常的提到她，而且聽他的語氣，看他的神氣，似乎都有這樣的意見——我爲什麼要把李平從葛蘭亭太太手中奪下來？讓他留在那裏就多麼好啊！

他的師父對於這事，雖然深深地感到後悔，但是他從不明白的說出來，更不會當真的把他送回到葛蘭亭太太處，這看他平日的行事都堅持着自己的立場從不屈服這一點上，可以推想得出的。

他的師父既有這樣的脾氣，所以李平就是想向他請求，也必會遭他的拒絕的。所以還是不說的好，靜看着事情的自然發展，等候着別一個機會——也許他的養母已經回到了大場，葛蘭亭太太的信已經寄到她手中，那麼事情不久就可見出端倪了。

時序進行得很快，當他們離開葛蘭亭太太的別墅，那時還正盛夏天氣，那知一轉眼，夏去秋來，他們經過了幾個小鎮，每到一處，表演四五次，賺一些宿費和膳費。這樣又過了好幾個月，已是隆冬的時候了，吹來的朔風刮面生寒，而且這裏又是多雨雪的地方，每日在寒雨和雪泥中跋涉，真是苦痛不堪。濕氣侵骨，使筋骨發生酸痛，又加身體疲勞，真是到了不能動彈的地步了。辛辛苦苦地找得了一家污穢的旅館，或是一間破房子，就胡亂的鑽進去，苦等着曙明的來到。

而且因為長時的雨雪交加，表演很不順利。他們又趕快離開了那裏。

他的師父想在沒有積雪之前趕到徐州，因為徐州也算得是個大城市，若能在那裏表演到五次以上，也就很好了。

傍晚時，他們宿在一個村裏，他的師父想在明天黎明之前一定出發，因為這時候天空中佈滿了黑暗的層雲，像就要下雪的樣子。要是走得慢一些，就要被大雪阻道，不能出發了。

在草地上吃了晚飯之後，李平立刻跳上牀去，他的師父抱了萬利到竈下去給牠取暖，牠在路上已冷得發抖，因為萬利在他們這一隊裏要算最不能耐寒了。

到了翌晨，天還沒有亮，他們就起身了。陰沉的天空，連一顆星也沒有。頭頂上像給一個大鍋罩住一樣地感到沈悶。開門一看時，北風咆哮地吹了進來，將埋在暖爐殘灰中的餘薪引燃了起來。

他們匆促地理好了行李。他的師父把萬利裹緊在上衣的裏面。又把前幾天買的一領羊皮衣裳叫李平穿了。狗兒們都高興地跟着他們。他和他的師父，爲了當面的寒風，各不開口，默默地只顧趕路。

不久，天已大亮，但天空仍舊黑暗得很。太陽在黑暗的低空中，祇現着灰白色的模糊不清的樣兒，一點沒有白天的景象。四圍的景色朦朦朧朧，像黃昏將到的樣子。木葉吹落淨盡，但寒風還起勁的咆哮着來威脅他們。田野、道路、樹林、山丘都像被遺棄了一樣地不見半個人影。天空漸變成白鬱鬱，像沉着的臉孔不動的凝凍着。不久，鵝毛似的大片的雪，紛紛地落下來了，像白蝴蝶一般在半空中上下翻飛着。這時候，他們還沒有走得多少路呢，照這樣看來，他

們一定不能在大雪之前趕到徐州了。

雪愈下愈密，已不是大片的雪，是雨一樣的粉雪了。天空中只見白茫茫一片，也看不出遠近方向來。不到一刻，他們全體都被包圍在厚密的粉雪中了。

「我們不能趕到徐州了，無論發見什麼房子，就快快的避進去！」

他的師父絕望地叫起來。

李平鬆了一口氣，似乎得救了。

然而在這一片迷茫的雪陣中那裏找得着房子呢？

現在，一切的人家，一切的山陵和樹木都給白雪掩蓋着了。

無孔不入的粉雪，從他們的領口袖管鞋子潛入到他們的身體，當它溶化時，那真難過！尤其是他的師父，因為要將那裹在他胸懷中的猴子時時抱出來換空氣，每次把胸襟的衣服打開，雪就乘勢吹入胸口，使他異常的不舒服。

不過他們還是和風雪奮鬥，向着前面突進，但也時時停了步，側轉身來呼吸空氣。

狗兒們也跑得疲乏了，只跟在他們的背後。大家的身體都因濡濕而凍，給起來，冷得全身打戰，一點也走不動了。可是給他們避難的屋子還不容易找到。

幸而不久，風勢稍減，粉雪又變成雪片，他們得以稍稍看見前面了。但所能見到的只有光

禿的老樹幹，披戴着白雪，一株株的矗立在路旁。也有從老樹梢上發出的嫩枝受着積雪的重壓，彎得像弓一樣。他見師父一面走，一面在不斷的尋找着。走了好一回，他的師父突然舉起手來，指着左邊叫他看，原來在空地那邊有一間全白的小屋。他們就向着這小屋急進。果然，那是用木頭和枯枝搭成的屋子，用茅草蓋頂。這粗陋的茅屋，對於現在的他們，簡直可以比得瓊樓玉宇了。狗兒們最先跳了進去，在乾燥的地上亂跳亂滾，真是高興得了不得。他們也像狗兒們一樣的歡喜，只除了不能像牠們在地上亂滾罷了。

他的師父對他說道：

「我看見那些樹木中有新伐過的斧頭的痕跡，所以知道附近一定有樵夫的屋子。」
他萬分佩服他師父的精幹。

「現在任雪怎麼樣下吧，我們不用怕了。」他的師父搓着手高興地說。

他們先在屋外把帽子和衣服上的雪都拂乾淨了，所以屋子裏是完全乾燥的。屋內的陳設非常簡單。放了幾個石頭木頭當作椅子。屋角有一個用磚瓦圍成的火爐，可以燒火。他們不覺歡喜得很，但想燒火，却是沒有柴。雪已經積得很厚了，又不能到屋外去拾樹枝，這使他們非常為難。轉而想到牆壁屋頂都是枯枝搭成的，只要在不使屋子發生危險的範圍內，抽出一些來燒火，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他們主意打定，就動手幹起來。先在牆壁中抽了幾枝枯柴，放入爐內，將火點着了，枯枝就猛烈地燒起來。狗兒們全圍到火爐旁邊來，萬利先從牠主人的衣服裏伸出頭來，探了一探，便倏的跳到地上，佔着一個最好的位置，把那細小抖動的兩手，舉到火上烤起來。

他的師父依照向例，在早晨出發時總帶着些乾糧在身邊，預備到了一個地方來分給大家吃。不過他現在只拿出一半來，那是很少的幾個饅饅和三兩個麵餅，每人只能得到一點兒。他對李平說：「這裏的路途我不很熟識，到徐州恐怕找不到宿處，而且雪若是再不停，我們要在這裏躲上一二天，食物也得節省些。大家知道嗎？」他說最後一句話時，把眼光移向猴子和狗兒們。狗兒們用樂意的聲音吠了起來，彷彿說牠們有了避難的地方又能夠烤火，已經十分滿足了，大家少吃一點並不要緊。

他的師父時時擡頭望着外面。風已靜止，雪却愈下愈大了，天空顯得白茫茫，但地面受積雪的反映，反比天空白亮得多。

不久，三隻狗兒都在爐邊睡着了。李平看見牠們酣睡的樣子，很是羨慕自己也想好好的來睡一回。今天一清早起了牀，奔走了一天，此刻身體一暖，就很有些睡意。而且呆看着那不停的雪也無意味，還不如到睡鄉去做那「遊覽船」的夢吧。

睡了一覺起來，雪已經停了。一看門口，積雪齊腰，又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因為他的師

父從前叫阿猛認鐘點的那隻大錶，已經賣了抵付監獄中的罰金，餘下的錢又爲他買了這件羊皮衣裳。

錶既沒有，望天空也看不出時候，那麼側耳聽聽聲音，報告他的也只剩一片沉寂。連小鳥的啼聲都沒有，只有偶而聽得從樹梢上滑下來的積雪發出沙沙一響，即刻又歸靜止。

他的師父在屋裏問：

「李平，你想走嗎？」

「我不知道，師父看怎樣好了。」

「我看這雪不會就停，倘在路上碰到了剛纔的危險，就一切都完了，所以還是安安穩穩的在這小屋中住下吧。這裏可以睡覺，又有火烤。」

雪天晚得特別快，四周已經辨不出東西了。雪還在下，從黑暗的天上，棉花一樣的大雪片還不斷的落到映明的地上，好像就要埋沒這屋子似的。他的師父說：

「李平，今晚我和你輪流守夜吧。你先去睡，等一會叫你起來，我再睡。我們第一要把火看好，不要讓它熄了。在這樣大雪的夜裏若是睡着時火熄了，就會凍僵身體的。雪一晴，怕要冷得更厲害呢！」

李平蹣跚在烘乾的羊皮衣中，把石塊做枕頭，背向着火，舒適的睡去了。

給師父喚醒來時，夜似乎很深了，雪已停了。爐火燒得很旺。

「現在我要來睡覺了，你好好的看着火，只要時時把柴添上就好，你看，我都給你預備好了。」

他一看，師父已把樹枝都堆好了，他可以不必離開火到屋頂或牆壁裏去抽柴，師父真爲他想得周到。然而那裏知道就爲了這件事上惹起了追悔不及的禍事來呢！

他的師父見着他很清醒，也就放了心，抱着萬利在火爐邊躺下。一會兒發出鼾聲，他蹣跚地走到門口，向外觀看情形。

雪掩沒了地上的一切，白漫漫一望無涯。寥落的星晨，在蒼白的雪光中閃耀着，時明時滅。寒氣凜冽，吹來的風像刀一樣刮人。在肅靜的夜裏，祇聽得積雪冰凍時發出龜裂的低聲。

他很欣幸這小屋的發見，假使尋不到這小屋，他們要在野田裏過夜，那真不曉得怎麼了。他又輕輕地走到門口，但已把狗兒們驚醒了。黑兒跟他到了門口，看了看外面，想跑出去。

他做手勢阻止牠，牠很不高興地縮回來，一會兒又把鼻子對着門口。

他望着屋外的光景，心中感到淒涼，便折回到爐邊，添上四五根粗柴，坐在石塊上靜看那美麗的火燄，捲升到屋頂，發出必剝的爆聲，他呆看着火燄坐了好久，眼皮漸漸的垂下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等到他給狗吠聲驚醒來時，屋子裏黑沉沉地，原來爐火已經熄了。

狗兒不斷的吠着，那是阿猛的聲音。他的師父也驚醒爬了起來：

「什麼，李平，什麼事啊？」

「我不知道啊，師父。」

「你沒有睡去嗎？那火怎麼熄了呢？」

他無言可答，心中傷促不安。只聽見阿猛不斷的向屋外狂吠，不聞黑兒和雪雪的聲音，他想跑出屋去。給他的師父一把扯住，拖了回來。

「先把火燃着！」

他聽從了師父的吩咐，趕快爬開爐灰，見還有一點兒火燼，急把樹枝添上，伏在地上把火吹着了。他的師父拿起一把燒着的樹枝，向外就跑。

「——喂，跟我來。阿猛，你走前頭！」

他們剛要走出去時，聽得一聲可怕的嚎叫，是一隻猛獸的叫聲。阿猛嚇得急向後退，躲在主人的腳邊，畏縮着不敢向前。

「啊，唷，狼啊！黑兒，雪雪呢？」師父也帶抖地說。

李平惶恐地低下了頭，不敢置答。他想黑兒一定在他睡着的時候偷偷的跑了出去，雪雪隨後也跟了去。

「那麼兩隻狗不會是給狼拖去嗎？」他擔心地想。狼的可怕，他是知道的，但此時竟毫不遲疑的在爐裏拿起了火把，跟在師父的後面，出發救狗兒去了，阿猛便也跟在他的後面。他們走了一段，狗和狼都沒有看見，祇見積雪上印有狗的足印，他們就跟着這足印再走前去。

在一處地方，發現那足印開始亂起來了。雪也被擲散了，似乎是兩隻狗兒亂滾的痕跡。「阿猛，你去找找看！」師父叫阿猛去搜索，同時，他吹起了口哨，呼喚狗兒倆。

然而沒有一點回聲。淒冷的原野，只顯得一片沉寂，那唱着凱歌般高嚎的狼，現在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阿猛雖受了主人的命令，可是不像平時那樣服從，只是緊纏着主人的腳邊，不敢走離開去。他們手中的火把，又不能夠照得遠。師父再吹起口哨，大聲地呼喚兩隻狗的名字。可是這呼聲只換得了一聲反響，反響消失了，一切又復歸靜止了。

李平看着這般景象，真是心痛欲裂。他的師父嘆息着說：

「可憐的狗兒倆，一定是給狼啣去了！李平，你爲什麼把狗兒放出去呢？」

他垂淚說道：

「師父，我去尋吧！」

他想一個人去尋，但給師父抓住肩膀說道：

「你去尋！你到那裏去尋呢？」

「那裏？我也不知道……我去尋尋看。」

「這樣深雪的夜裏，那裏能去找尋？」而且火把等一會燃完了，我們完全在黑暗中摸索，一不小心，狼還會來襲擊我們，那就危險了。」

但是就這樣的把兩隻狗兒丟了嗎？他們是呂超班中不能缺少的二位角色；而且也是他不能一日離開的二位好友。李平感到自己的過失和責任的重大，好像自己給狼啣去了一樣的痛苦。要是他沒有睡去，就決不會讓牠們到屋外去的。

他見師父向小屋回頭走了，他默默地跟着走，但是他每走一步，總要回頭看看，心裏很放不過去。

他們回到屋裏，拋在爐上的樹枝燒得正旺，滿屋子照得通明。可是不見萬利在那裏，新的恐怖又來襲擊着他們了。他們見包裹着牠的毛毯，不在火旁，不過變成了扁平的，已經沒有萬利在裏面了。師父說他起身的時候，牠還好好的在裏面，大概在他們跑出屋子以後纔不見了的。他們試喚喚牠的名字，也不見動靜。他們便又拿起了盛燃着的樹枝到屋外去找尋。可是連牠的足跡也沒有。

再回到屋裏，想牠或會躲在樹枝的角上，搜遍全屋子，檢查着屋頂的每一根枯枝，然而依然是影蹤都沒有。

他們再在同一地方找尋了好幾回，又時時喚着牠的名字，可是仍舊是尋不着。他的師父又頓着足，急得要命。

「無論如何，狼不會進家裏來的，兩隻狗兒是自己跑了出去，纔給狼啣去的。萬利或者見我們不在，害怕了起來，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萬利跑到屋外去，就不給狼啣去，也要凍死了。」

他們想再在屋裏找尋着，又搜尋了一遍，可是一切都是徒勞。

「我們只有等待天亮了再找了。」師父頹喪地坐下來，兩手抱了頭，坐在火前，一聲不響。他也不向他說什麼，只是坐在他身旁，時時伸手向爐裏添柴。

師父坐坐又站起來，走到門前去望望，又側耳細聽。過一會又回到原來的地位坐下，手支着頤，默不作聲。

他想：「師父爲什麼默默的對着我，索性大罵我一頓，我倒好過一些。因爲我的過失，何止把兩隻狗，斷送了，連萬利也丟了。我怎樣對得起師父呢？而且我們以後靠什麼來生活呢？我真想痛哭一頓。」

他們差不多等有三個鐘頭還不見天亮。這漫漫的長夜，似乎永不會天亮的了。

不久星光漸漸稀淡，天空也有些發白，過了一會，天就大亮了。這時寒氣刺骨，比夜中更甚。他想即使把萬利找出來，牠能活到現在嗎？

師父在牆上抽出一根粗大的樹枝，當作棍棒，他也隨手抽了一根。阿猛昨夜雖然膽怯，今早却勇氣百倍，牠站在主人的面前，威武地望着主人，很有候命待發的樣子。師父向阿猛揮了揮手，牠明白了，就向着屋子的周圍去找尋。他們跟在牠後面，也留心向四處觀望。只見阿猛擡頭向天空嗅了一回，歡喜地吠了起來。他們朝天一望時，屋子上有大樹的橫枝，給積雪壓彎，差不多和屋頂相接，從這樹枝再望上去，在很高的樹枝分叉處有一團黑而細小的東西。那怕就是萬利了？大概牠昨夜給狼的叫聲嚇逃到那裏，在這樹枝上避難。

牠像是嚇壞在那裏了，任他們怎樣叫喚，總是不動，他們幾乎當牠是死在那裏了。

他請師父讓他到樹上去看看，他的師父怕有危險，不答應他，但是當他說了他在鄉下是有名會登樹的，他的師父纔放心答應了。

他攀上了那有積雪而不容易登的大樹，到萬利蹲着的地方，牠還是不動的蹲着，可是牠的眼睛却閃閃地對他望着，他纔知道牠沒有死，纔放了心。他伸手想去捉牠時，牠在樹枝上滑了一滑，跳到低處的樹枝上，再跳在主人的肩上，立刻鑽進主人的衣服裏去了。

找到了萬利，却還不知道狗兒的生死，他們就順着雪上的足印去尋。現在是一一切都看明白了，那足印在屋後有七八丈長，突然消失了，以後是狼和狗的散亂的足跡，還有狗兒撲滾的痕跡，白雪上濺滿了般紅的血斑。這悲劇的發生是無疑的了，牠們已經給狼咬壞了咽喉拖去，現在早已飽了狼腹了。

『不用躊躇找尋，現在還是立刻給猴子取暖吧！』師父說。他們趕緊回到屋裏，爐中餘火尚溫，師父抱了萬利給牠烤手脚，李平立刻將那毛毯烤暖，包裹着牠，讓牠睡覺。

李平和他的師父一言不發地坐在爐旁，兩人的心中都傷痛異常。李平想那兩隻狗的生命是完全爲了他而犧牲了！要是他能盡職守夜，就決不會放牠們出去。只要屋子裏有火光，狼也不敢走近。

他希望師父能大罵他一場。然而師父並不向他發一言，只是默默的對着爐火。大概師父是在想，沒有了兩隻狗怎麼還能表演，一切使他絕望了！

今天天氣真好，亮耀的太陽光，和白雪的反映光，幾乎使人不能睜眼。師父放心不下，常常伸手到毛毯中摸那萬利。李平把耳貼在毛毯上，可以聽見萬利震齒的聲音。

他的師父愁苦地站起來說：

『萬利在這裏一定要凍死了。我們非趕緊爲牠尋到一個村落不可，喂，走吧！』

他們再把毛毯烘暖了，緊裹着小猴子，放進師父的胸懷中，緊貼着他的身體。他們將要離開這小屋子時，師父悽慘地看看四周和它告別說：

「好貴的旅店，竟把我身上的一塊肉割去了！」

他的師父走在前面，他和阿猛跟在背後。排着這樣的行列，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纔到一條大路上，剛巧有一輛運貨的馬車走過，他們向車夫問詢，知道再走一點鐘，便可以到達村莊。路上的積雪還蓋過膝頭，路是十分的難走。但是一點鐘後就可以到達村莊了，被這樣的一個念頭鼓勵着，腳裏就不知不覺地有勁起來了。

在路上他時時向師父問萬利的情形，師父告訴他，牠還是在發抖。走了一會，前面的村莊已經望得見，他們就鼓着勇氣加速地走。

到了村中，經過有二三家小旅館，他的師父都一睜也不睜的走過了。在從前，他們總是在這種便宜的小旅館裏借宿的，所以今天這個光景，使他覺得很是奇怪。後來走到村子的中心區，看到一家掛着金字招牌的大旅館，師父堂堂地走了進去，他也驚異地跟着跨進去。

他見師父看見店主，也不向他脫帽行禮，擺出十足的「紳士」態度，大大方方的叫他開一間比較不進風的房間。

那店主看着他們的模樣，似乎有點不放心的樣子，但看見他的師父舉止堂皇，也就不敢

怠慢，立刻叫了一位茶房來，吩咐他把他們帶到房間裏去。

茶房燃旺了火爐，他的師父就催着他快速上牀去睡覺。他吃驚地望着師父，不知道師父爲什麼要叫他睡覺？他現在肚餓，倒是想吃一點東西呢！

「喂，不快點睡下嗎？」

他只有聽從他師父的命令，把上衣脫了，鑽到漂亮的牀上去，他的師父立刻拿起輕軟的鴨絨被，一直蓋到他鼻子。

「好好地溫一溫吧，越暖越好！」

他想他的師父真誤會了，他並沒有病啊，而且他一路跑了來，也不覺得冷，爲什麼要叫他睡覺呢？萬利冷抖了好久，是應該暖一暖的。但他只好不動，等着溫暖身體。這時候，他的師父纔把萬利由衣服中抱出來，將牠抱近大爐邊，像烤掛爐燒一般將牠的身體翻轉烘焙。茶房吃驚地望着，不久，便走了出去。

過了一會，師父問李平道：

「怎樣，被裏暖和了嗎？」

「暖極了，簡直熱得氣都透不過來了。」

「唔，那樣正好。」

說着便把萬利抱了過去，塞在他的被窩裏，叫他緊緊地抱着牠。

素來不很聽話的萬利，今天却變得很能聽話，李平一抱牠，牠便緊緊貼着他。

牠不再寒顫了，但是牠的身體却似火一般的燙人。

牠主人到廚房裏去拿了一杯熱葡萄酒來，要牠喝下去，但牠緊閉着牙齒，無論如何不肯開口。火紅的眼睛悲傷地望着他們，似乎懇求他們不要再苦纏牠。同時，牠却把一隻細小的手時時的伸出被外，李平不懂牠的意思，問他的師父，他的師父告訴他說：

「從前當你還沒有來之前，萬利曾患了肺炎，獸醫從牠的腕上放了血出來，纔治好的。現在牠知道自己又害病，想叫我們也像從前一樣，給牠放血。」

李平愛憐地看看牠，心裏難過得很。

主人也爲牠的病擔着心，他見萬利連那最愛喝的葡萄酒也不肯喝，想牠的病一定不輕了。

「李平，你把這酒喝下去睡覺吧！我去請醫生來。」

李平是很喜歡那甜葡萄酒的，而且肚子又餓，就一口把它喝下了。

不久，李平的師父帶了一位戴着眼鏡的「紳士」走進來，那就是醫生。不過他的師父沒有告訴他病人是猴子，所以他一看見醉酒的李平滿面通紅地坐了起來，以爲病人就是他了。

他把手按在李平的額上說：

「唔，充血了呢！」

他還要來按脈，李平不能不開口了。再不說，那醫生就要到他的腕上來放血吧。

「不是我害病。」

「什麼？你不害病？還講昏話呢！病可不輕呀！」

「不是，不是！」他說了，急忙把被裏的猴子抱出來。

「先生，是這猴子害病呢！」

醫生向後倒退，生氣地對着李平的師父責問道：

「你是同我開玩笑嗎？你拖了我來和猴子看病嗎？」

他回轉身來就想往外跑，但是李平的師父却很鎮靜地挽留着他，帶着和悅的口氣向他說明了這事情，詳述着昨夜大雪中不幸的遭遇，和猴子得病的經過；以後就接着鄭重地說：

「不錯，病人是一隻猴子，但是牠不是一隻平平常常的猴子，牠是呂氏戲班中的一位名角。我當兒子一般教養着牠，所以這猴子差不多就是我的寶貝，我不能隨隨便便讓鄉下的獸醫來醫牠。久仰先生學識高明，醫理精通，所以特地請了來，和我的寶貝診病。先生不要以為牠是一隻沒有靈性的猴子，猴子有許多地方都和人類差不多，所以猴子的疾病和人類的疾病

也沒有多大不同的地方，就在學術的研究方面拿牠來實地的試驗一下，看猴子的疾病那些地方是和人類相似的，豈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嗎？」

醫生被老人這一番話也動了心，所以又回到了病牀前來。

萬利大概也曉得這位戴眼鏡的紳士，就是來替他醫病的醫生了，牠把小手伸出了十幾回，懇求他快些給牠放出血來。

「請你看，小猴子已知道你是醫病先生，伸出手來請你方脈，這是多麼可愛而伶俐的猴子呢？」

那醫生看着萬利，不禁也笑起來了。

「唔，真是一隻伶俐的猴子。」便開始給萬利按脈了。

診察的結果，說那真是肺炎復發。

醫生用小刀切開了萬利的手腕給牠放血，牠閉着眼，耐住痛，也不呻吟，因為牠知道苦痛一過，疾病就會好的。手術完了後，又將芥子末貼在牠的胸上，再給牠吃藥水。

李平受了他師父的吩咐，看護萬利。萬利也歡喜他在牠身邊，對他發出笑臉，表示欣慰。牠的目光漸漸柔和起來，從前牠是活潑頑皮專門和人家作對，一刻也不能安靜，現在好像變成了好學生，非常柔順聽話了。

但是牠的病並不見好，照着肺炎的順序，漸次加重，從那天下午起，牠咳嗽了，而且咳得很兇，因此牠的身體愈加疲勞了。李平袋裏還有一角錢，他就去買了一些糖來，每當牠咳嗽時就給牠一片，牠知道了他們的辦法，就故意的裝出咳嗽來騙取糖果，李平不知道牠的狡計，不上牠的當，他別轉了頭裝做不理牠的樣子。那麼牠咳得愈加起勁，假咳變成真咳了，幾乎就要窒息的樣子。

他們在這大旅館裏住了三天，萬利的病狀只見加重。有一天早上，李平見師父匆忙地跑進來對他說：

「旅店主人來要賬了，我們怎麼辦呢？付了賬以後，我們只剩得一塊錢了，所以我想今晚出去表演一次。你在這裏好好的看住萬利。」

黑兒、雪雪都不在，萬利又在生病，他不知道他的師父怎樣能表演，他想這事一定不可能的。

末次的表演

雖說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們要救活萬利，沒有錢怎能行呢？他們還得在這裏住上幾天，那麼廢食宿費、醫藥費、炭火費等，至少要十元纔可以過去。

李平因為看護着萬利，不能走開，所以只讓師父一個人忙着。因為天下雪，又不能在路上表演，他的師父只得在市場的小屋中看定了一個戲臺。佈置戲臺等事，都由他的師父一個人趕做着。更將最後的一塊錢買了蠟燭，每枝蠟燭切成兩段，這樣每枝蠟燭可以當做兩枝用。

李平在旅館的窗口望着師父，只見師父高聲吹着法螺，又有一個人戴着紅帽，搥着銅鼓，大概是師父雇用的吧？他一面搥着銅鼓，一面述說戲目的開場白。他在大吹大搥着：「名震天下的把戲師。」那把戲師大概就是指阿猛吧？「聲聞全球的神童蓋世無雙的少年音樂家。」這神童大概就是李平吧。

而且說不必買門票就可以進去看的，看過後再收錢，隨觀客賞賜表演中若有和所說的不符，一文錢也不要。

李平想：「這樣是太大膽了，有不識好歹的觀客不是便宜了他嗎？如果誰都不能賞識我們，又怎麼樣呢？而且說阿猛是名震天下的把戲師，還有可說，但是我這「神童」……靠不住吧！」

聽見了響亮的銅鼓聲，阿猛歡喜得叫了。萬利也高興得忘記了病痛，爬到被面上。牠們倆好像都知道這銅鼓聲是報告他們表演的。

萬利用病弱而細小的腿，搖搖擺擺想站起來。也不讓李平制止牠，反拱手請求他把牠的

大將軍的戲裝拿出來給牠。他不肯給牠時，牠又跪了下去，向他哀求。然而當牠看出他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牠了，牠竟大失所望地滴下眼淚來。他看着牠這副情景，心裏真是難受得很。

不久，牠的主人回到旅館裏來，牠又向牠的主人哀求，纏住了主人，不斷地吻着他的雙手。

「唔，你是這樣想登臺嗎？」主人憐惜地望着牠。

「是的，我懇求你，讓我登臺。」牠口裏雖不會說，但是牠的表情確是這樣告訴他們。

「但你是害着大病呢！」

「不，我已經不……了。」

難得流淚的主人，現在眼裏也潮濕了。這情景確實是可悲得很，他們願意允許牠的要求，然而今晚若真的讓牠登臺表演，就簡直是送牠到坟墓裏去。

主人偷偷地吩咐李平叫他將豎琴和必要的器具準備起來。

到了時候，他們預備去了。李平恐怕爐火熄滅，加上了一些粗柴。又含着淚，好容易把萬利勸進了被窩，然後帶着阿猛出去。

在途中，他的師父教了他怎樣化裝。缺少了三個重要的演員，戲當然不是從前那樣的演法了。只有他和阿猛兩個，非努力地表演，賺到二十圓錢不可。

到了場所一看，已一切都準備好了，只得點起蠟燭來。不過這蠟燭也不能隨便消耗，在觀

客還沒有到得多，就點了起來，等表演到中途點完了時，那纔糟呢！

李平化裝完了，和阿猛躲在臺柱後，窺探觀客的多少。

銅鼓聲最後響了起來，那聲音山遠而近的送入了他們的耳裏。同時聽見了嘈雜的人聲，跟着銅鼓聲來到場所。

鼓手走進了場所，在入口處的二枝蠟燭之間站定了，又大吹大擂起來。

李平再把目光移到觀客的座位上，看看人數也還不算少，不過大半都是小孩子，而且是街上的頑童，乘不收門票的機會隨意來開玩笑的，要從這種觀客的手中收到二圓錢也不容易，不要說二十圓錢了。不怕人數少，只要觀客的錢袋飽滿而肯慷慨解囊就好了。

蠟燭點起來了，也只好不管觀客的來多來少，只得開幕表演了。

李平抱着豎琴第一個出場。他彈起豎琴，唱了幾曲流行歌，觀客却並不喝采，他也不在意。只是今晚的場面這樣不景氣，未免使他失望。看來這些觀客是不會慷慨了，那麼想醫治萬利而拚命佈置的這一場戲，不是要白費心血了嗎？

望望觀客，都是冷淡的面孔，一些也不當他是什麼神童。他很失望地下了臺。

接着是阿猛登場。阿猛可要比他幸運得多，一上臺，就博得了觀衆的喝采。表演的時候更是不必說了。

第二場是李平和阿猛的合演，這一回，似乎觀衆也覺得滿意了，他們在拍掌和喝采聲中演完了預定的戲目。

最後他在師父的伴奏中，跳着西班牙舞，繼續表演。阿猛啣了圓盆子在觀客面前轉來轉去。李平一面跳舞，一面留意看那圓盆子裏，能順利地滾到二十圓嗎？但他還是裝着笑臉，舞個不停。他辛苦得不堪，只是阿猛沒有回來，他也不能停住。阿猛從容地在觀客席上環繞着，看見有不給錢的，就拍拍他的衣袋，要他拿出錢來。

等到阿猛回到臺上來時，李平正想停舞，但是師父向他示意要他繼續跳舞。他就一邊舞，一邊走近阿猛，望了望圓盆子裏，僅有六七圓之數。

他的師父也看明白了，立刻停止奏樂，他站到臺前，向着觀客說：「諸位！今夜的戲目雖完，但是蠟燭還有得剩，諸位也像餘興未盡。現在我們再來表演一樣，我來唱一支歌曲，請諸位靜聽。若是能使諸位悅耳時，我再叫阿猛踵前領教，請諸位慷慨解囊，尤其是第一次未曾施捨的諸位，請特別幫一下忙，先向諸位道謝！」

李平雖然跟着他的師父學歌，然而一直到現在，他從沒有聽見他的師父在公開表演中自己出來唱過歌。

他選了兩支西洋名曲，並唱了其中最著名的歌詞的一段，當他唱到「喲，李沙，我的王世

界遺棄你了！」那情調的悲壯激越，真使他非常感動。躲在一角，靜聽着這歌聲，不覺眼淚流出來了。

李平在淚眼矇矓中看到第一排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輕而漂亮的女人。她每聽完一曲，總熱心地拍掌，李平早就注意到了。他留心看她的服裝和容貌，確是一位非常漂亮的貴婦人。她身邊還有一個小孩子，他們面貌相像，大概是母子吧。這小孩子也熱心地給阿猛喝采。

第一節歌唱完後，阿猛拿着圓盆子去募款，走到那女人面前時，她一個銅元也不給。第二節歌完了時，那女人向李平招手。他就走近她去。

「我有事想和你的主人談一談。」

李平吃了一驚，這貴婦人要同我的師父說話，有什麼事？若要給錢，只要擲在圓盆子裏就是了。然而又不便問她，所以他只好跑到他的師父那裏，把這話告訴了師父。

他的師父繃了繃眉頭，不快地說道：

「爲什麼要我看呢？」

這時，阿猛剛巧啣了圓盆子回來，盆裏的錢，比第一次的募款並沒有增加多少。

「她說有話要和你講……她沒有給阿猛錢，或者想當面賞賜你吧！」

他的師父不高興地帶着阿猛走出來，李平跟在他的背後，他的師父走到她面前，冷淡地

點一點頭。那女人却鄭重地說道：

「勞你的駕，真是對不住。但是你的歌聲使我感動得很，所以想特意請了你來向你直接祝賀，並致謝意。」

他的師父沒有答話。女人又接着說：

「我對於音樂有特別的嗜好，我能聽出你是歌唱的名人。」

李平聽得出神。他的師父是歌唱的名人，這使他多麼高興！

但是他的師父聽了她的讚詞，却並不怎樣歡喜。

「我這樣的一個老頭子，那裏當得起名人的稱呼！」

「我也不是要打聽你的出身，不過你……」

「不，我的出身並沒有什麼使你驚奇的。那不過是你聽了我這平凡的歌聲，有一些使你感動罷了……」

「我真感佩得很！」

「承你謬獎。不過我也不是——一直玩把戲的，從前的時候——不，沒有什麼的；不過是在著名音樂家家裏幫幫忙，像鸚鵡學舌般記得了幾句，現在把它隨便唱出來罷了……」

那女人帶着遲疑的顏色望着他的師父暫時不說話。

「那麼先生，」停了一會她用力地說：「以後怕還有看見你的機會吧！今晚真是多謝你了！祝你前途平安！」

她說後，擲了一張十圓鈔票在阿猛的圓盆子裏，向他的師父點了點頭就走了。

「師父，她給了阿猛一張十圓鈔票呢！」

李平這樣嚷了起來時，他的師父纔如夢初醒地啊了一聲說：

「不錯，十圓的鈔票，我幾乎把萬利忘記了，我們快去看牠吧！」

他們將東西收拾好，匆忙地跑回旅館去。

李平跳上了樓梯，最先跑進房去，爐中還有一些兒火，他急忙奔到牀前，只見牠好好地躺

在牀上，穿着大將軍的服裝，牠像是睡得很熟，所以連他走進房去都不覺得。

他輕輕地去握起牠的手。這一來，使他吃驚不小，原來那手已像冰一樣地冷了。

剛巧他的師父跑進來，他倉皇地說道：

「師父，萬利冰冷了！」

他的師父也趕前去一摸。

「呀！已經死了……真是料不到的事情，李平，這都是把你從葛蘭亭太太處奪了來的報

應吧！黑兒雪雪給狼吃了，今天萬利也死了。事情完了，事情就這樣的完了！」

他的師父眼淚滂沱地說。

濟南之行

他們在創痛中把萬利的後事料理好後，向店主算清了帳，又開始出發。他們離開了這個村子，迎着當面的寒風又在雪路上跋涉了。

李平的師父走在前面，李平和阿猛跟在他的背後。阿猛從前是狗兒們的總監，沿途總是監督着牠們，牠養成了這習慣，現在時時停步回顧。然而牠立刻想起黑兒雪雪已死，便悄然跑到他們的前面，回看着主人的臉孔，似乎告訴他說伴侶沒有跟來，牠不能負責。牠也常常緊靠在李平的身旁，或是舐舐他的手，將滿有意思的眼光望望他的臉，好像對他說：「快活點吧，你還有阿猛在你身旁呢！」

他們在路上不知道走了幾個鐘頭，也不會講個半句話。寒風刮面，口唇凍得蒼白。鞋底濕透了，鞋重得不能舉步。他的師父只是默默的在前面走，並不回過頭來看他，幸有阿猛在旁時時的安慰他，他一看看到阿猛那善於表情的眼光，不時流下那感激的眼淚。

他們久久盼望的徐州，好容易趕到了，但是到了目的地，黑兒雪雪萬利都已不在；缺少了這三個重要的演員，表演起來真很難了。

他們一直走到了火車站，他的師父忽然停住了，他向李平說：「我們原來的計劃是想來到這徐州有名的都市，好好地表演幾天的，誰知道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弄到這個地步，現在損失了三個重要的演員，表演是不可能了。我們既不想表演，這樣苦苦地趕路也沒有意思，我的袋裏還剩幾塊錢，想就在這裏乘車到濟南，那裏有我的一個老朋友在，我想去看看他。到了那裏，我們要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告別了。乘火車去是很快的，不消一天我們就可以到達濟南了。」

李平不明白他師父的話，他的師父說：「到了濟南，我們要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告別了。」這句話含着什麼意思呢？

他們在擾攘聲中登上了開往濟南的火車。在車中，他師父又向他說：「李平到了濟南我們就要分手了。」

李平突然覺得眼前一黑，像落入了茫茫的黑夜裏，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了。

他的師父見他臉色轉白，很悲憫地說：「你似乎很傷心吧！」

李平垂淚道：「師父要和我分手嗎？」

「呀！你真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啊！」

他師父的聲調裏充滿了同情，眼中映着淚光。繼續說道：「李平，你是我唯一依靠的人，我

沒有你在我身邊，不知道要多麼憂愁和難過啊！我每次見你流淚，就心痛異常，你是個懂事的
好孩子，你那柔和的心腸實在使我安慰。」

「我把你從葛蘭亭太太手裏領了回來，要你跟着我繼續吃苦，你要知道也不是專爲我自己着想——人是誰都願意過安樂的生活的，可是這安樂生活要不從自己的雙手辛苦締造起來，就不能過得長久。年青時代正是吃苦的時候，不是享受的時候。在年富力壯的時候不
好好地努力做一點事情，到了老年，力薄氣衰，無論幹什麼事都是徒勞無益，雖然是追悔也來不及了。就講我呂超老人，在年青的時候，總算也會努力幹過一番的。但是到了老年，我還要繼續努力，在自己責任以內的事，總想把它做得好好的。」

「當第一次我把你從布商源手裏接受過來，我就對自己說，我不是買了你來想役使你，使你變做奴隸的。我要把你養成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以後我就負責教導你，這一切都
可以相信我。就是那次從葛蘭亭太太處決意把你領回來，也無非想完成我的責任。我已對葛蘭亭太太立誓過來，要將你養成一個有用的人，我決不會食言的。可是一切的事情都不順利，
照現在這個樣子，我們是無法生活下去了，所以我想和你暫時分手。不過這分離並不會長久
的。你想在這樣的寒冬，冰雪塞途，而且貴重的演員都已喪失，只存阿猛，我們還能表演嗎？」
站在李平背後的阿猛聽到了主人最後的一句話，就走到主人的面前來，用後腳站起來，

舉手到耳邊，行了一個軍禮。立刻又把手放在胸前，好像說牠獨個子也能表演的。

主人愛憐地摩摩阿猛說：

「你也是隻好狗兒啊！但是當人們不要看我們的戲時，我們就是熱心表演，也是沒有人來賞識的。」

「真是這樣的。」李平也插嘴道：「阿猛演技時，只有頑童們把菓皮擲在牠身上，引起觀客的哄笑。一天辛辛苦苦的表演下來，徒然供他們的玩笑而已。」

「人們大都是缺乏理性的。在這個世界上，要是不是特別的殘廢者或裝得奇形怪狀的，是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的。像我這樣的老人和你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人們是不睬的。但我寧死也不願去討飯的。所以我想在這個冬天要不致於餓死，唯有先將你寄託在別一個玩把戲的師父那裏去。你只要和其他的小孩子們一起彈彈琴，在街上走走，他是可以給飯你吃的。我給賣藝的小孩子們教教音樂也可過冬。而且預備在這時期中訓練幾隻狗，來代替黑兒雪雪。明春再和你在一塊兒過從前一樣的生活。從此我們永不離開了。我們努力奮鬥下去，終有一天會有光明的日子。這不過一時忍些痛苦罷了。我們就這樣做吧！明春我們幹得順利，我將帶你出國去遊歷，這樣你也可以增長些閱歷，得點人世的經驗，將來做一個獨往獨來的大人物。你現在已能讀寫文章，這在你這樣的年紀也可算得滿足了。而且你已養成了最可寶貴的

忍耐和勇敢的習性。這樣，無論到什麼地方幹什麼事兒，都不會吃虧了。李平，你就暫時耐些苦，等候將來吧！

李平覺得師父的辦法也是不差的。不過事實上，所有的玩把戲師父都是殘酷不堪，他們的手中常常拿着木棍，趕打那些買來的小孩子們。而且酗酒罵人，一股下流腔調，實在叫人看了厭惡。要他去跟到這樣的玩把戲師父做徒弟，是多麼傷心的事呢？

想着自己從慈母的懷裏被奪了出來，現在又要離別了這像父親一樣的師父去過那奴隸的生活。他是一生這樣的薄倖，常要從親愛者的手裏被奪去的嗎？他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苦痛。但是臉上却並不露出一些不高興的樣子，使他的師父看了，心裏難受。

他默默地對着車窗，想看看車外的景色來消除他胸中的積鬱。但是所謂景物，除了北方的粗大的植物和黑暗的岩壁外再沒有別的了。這些遠近一律毫無變化的東西，那裏能展開他心頭的愁悶？

不久，火車到了濟南，他就跟着師父，慢慢地走出了車站。

他們走過了幾條平坦的馬路，富有北方味兒的洋車的鈴聲，常使他們當是驛馬經過，驚奇地回頭去看。

這裏的警察，外表上雖是裝得威嚴，但實在都是很和氣的。他們向他們問詢，他們都好好

的告訴他們，一點沒有歧視外方人的討厭樣子。

最使李平驚奇的，那就是在石砌的街縫中，隨時可以發現活的水流，潺潺的從腳邊流注而出。

這裏的水流特別多，而且清澈可飲，居民在無論那裏的地上掘了個洞穴，就可以汲水飲用。也有專門汲了水賣给人家的，這也算是一種職業。富戶自己並不汲水，只是出錢買水來用。路上常常遇見「打水夫」挑了滿木桶的水沿街喚賣。

李平還聽他的師父講起大明湖和趵突泉的奇麗水景。那麼說來，這濟南也可算得是一個美麗的水鄉了。然而事實並不這樣，當他們走到一條狹窄的街道上，跨着高低不平的爛泥路，他們的鞋子幾乎全埋入漆黑的雪泥中。通過了這條街後進入另一條街，那醜陋和狹窄也和前一條街差不多，路中低窪處都積有污水，糞便和垃圾傾在路中心，發散着刺鼻的惡臭。車子滾過，就把污穢的泥水飛濺起來，玷污了行人的衣服和鞋襪。這樣難看的街路，又真是他從未見過的。

被蹂躪的一羣

李平跟着他師父只顧急步的走着，穿過了大街小巷，最後來到一條深巷裏，那黑暗得看

不見東西，只覺得一陣陣惡臭衝入鼻子裏來。

他的師父看見一個拿着手提燈的人，向他問詢：

「王三和在家嗎？」

那男子說他不知道，叫他們自己去看。

李平跟着他的師父從一家開着的大門裏走了進去，直跑到樓上的最末一間房間的門口，他的師父推開門跑進去。李平一看是一間很大的房間，可是一點裝飾也沒有，房間兩旁排了七八張粗陋的小牀。牆壁已經薰得墨黑，窗又是開在高處的，所以房間裏顯得陰森森地，像到了黑夜不點燈的房間裏，看不清四周的東西。

他的師父問：「三和在家嗎？房裏太黑了，看不見什麼……我是呂超。」

「師父不在，還要兩個鐘頭方能回來。」

在幽暗的屋角裏，發出一聲低微的答語，是薄弱的小孩子的喉音。一個大約十二歲的小孩子蹣跚的走近他們。他的狀貌使人吃驚，頭大無比，和他細小的身體很不相稱。他的面貌上現着苦痛而帶着溫和的表情，他那溫柔的眼色和那嬌柔的口音，很惹人憐愛。

「過了兩個鐘頭，他一定回來嗎？」李平的師父問他。

「他到吃飯的時候一定回來的。因為他總是監督着給我飯吃的。」

「那麼，兩點鐘後我再來，他回來時，你告訴他說呂超等一會就要來的。」

「知道了。」那小孩子回答說。

李平想跟着他的師父出去，他的師父阻止他說：

「你在這裏休息一會吧，兩點鐘後我一定來的，你放心好了。」

李平雖想休息，但是師父放他一個人在這裏，總有些不放心。但又不好違背師父的話，心裏暗自着急。

小孩子聽着他師父的足音遠了，就向李平問道：

「你纔從鄉下出來嗎？」

「不是，你爲什麼要問這句話？」

「唔，我以爲你是從鄉下出來，那麼一定是來給王三和師父做徒弟了。因爲所有他的徒

弟都是託人從鄉下帶出來的……要是你來給王三和做徒弟那你就倒霉了。」

李平聽了他的話，不免擔心起來。他問道：

「那麼，王三和是個殘酷的人嗎？」

小孩子並不回答他，但是那充滿了恐怖的面貌，好像就在告訴他說：「呀，那真是個了不

得的人啦！」

小孩子不想直接回答他的話，那麼就背朝着他，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他好奇地跟了過去，只見那裏燃着一盞洋油燈，上面放着一隻大鍋子，但那是一隻奇怪的鍋子，鍋蓋的兩邊都用鉸鏈釘住，並下了鎖，使無法揭起鍋蓋。却又在鍋蓋當中插了根管子，來散發那蒸氣。

「這鍋子爲什麼要上鎖呢？」

「因爲使我無法喝湯呀！」

李平不禁笑了起來。那小孩子却傷心地說：

「你以爲我是貪吃，所以笑我吧？但是若使你到了我這地步，你也會像我一樣的。我也不是嘴饞，不過實在耐不住飢餓，沒有法子。而且這管子噴出來的香氣，不斷地引誘着我，使我更餓得要命啦！」

「難道你們的師父不給你們吃飯嗎？」

「也不是不給我們吃飯，只是那刑罰太重，我現在正是受着那刑罰呢！」

「呀！刑罰就是挨餓嗎？」

「不錯，但是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明白的，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吧！」

小孩子就將自己給師父從鄉下騙出來的悲慘的經過說了一遍。他抹了抹眼淚繼續說道：

「來到這裏，一看給他做徒弟的小孩子一共有十一個，都是瘦骨伶仃，黃皮皺臉的，我不禁顫慄起來。但是已經到了這裏也只能硬起頭皮由他擺佈了。」

「我初到這裏，當然無法去替他賺錢，但是我的身體是強壯的，於是就被派作了雜工，每天替他燒燒飯，打掃打掃屋子，倒也不覺得辛苦。其餘的孩子，每天都要被派到街上去賣唱，他們有的帶着琵琶，有的帶着豎琴，有的帶着梵啞林。每天必需賺到六角錢，纔能回來吃晚飯。要是賺不到六角錢，那不夠的數目，就用皮鞭來抽，這是鐵一樣的規則，一點也不能寬容的。」

「到了相當時期，我也同他們一樣了，我學的是梵啞林，所以每天就抱了梵啞林到街上去奏唱。可是要賺到六角錢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有一個和我同年齡的小孩子，也是奏梵啞林的，每天能賺到八角錢，師父很喜歡他，對其餘的孩子說：「怎麼你們那樣笨呢？」」

小林——小孩子的名字——聽師父說他笨，心裏很難過，所以他想知道那個小孩子究竟怎樣做工夫，有一天就同他一塊兒出去。小林就把那時的光景告訴李平道：

「我立刻明白過來了。當我們兩人奏唱完後，觀客給錢，都把銅元擲在那小孩子的盆子裏，有一個婦人帶了個小孩，把銅元擲了過來說：「是給那個好看的小孩子的。」所說好看的小孩子，當然不是指我了。從此以後，我就決不和別的夥伴出去了。賺不滿六角錢，還要在街路當中給人家嘲笑，這比了吃皮鞭更使我難受。你斷不會有過這樣丟臉的事吧！」

李平不做聲，小林又接着說：

「師父看見打我無效，便索性不打我，却來餓我的肚皮。從此他就照我掙不到的數額來扣我的飯量，但是我雖怕挨餓，錢還是掙不到，雖然向人們哭訴說今天掙不到六角錢，我回去就沒有晚飯吃，可是誰也不會聽了我的話就把錢給我的。他們給錢全憑他們自己的高興，他們要不高興時，任憑你怎樣訴苦，他們也不來聽你的。所以我這一個月來，掙到的錢真是有限，飯量也儘是尅扣下去，餓得身體像骷髏一樣。走在街上，人們都吃驚的望着我，也有從家裏拿了殘羹剩飯來叫我吃的。這樣我在外面倒可以吃飽，回去又不用挨打，不是很好嗎？但是有一天，我在一家點心店門口嚼着殘羹時，給師父撞見了，他就大爲發怒，說：「你有那樣的本領討飯吃，所以不做工夫了！」從此，他就不放我出去，只派我守在屋裏看家，專做晚飯的菜湯。又恐怕我會偷吃，就想出了這樣的一隻鍋子。在早上，他把湯水放好在鍋裏，然後出去。到了時候，我就升火煮起來。但是我聞到了香味，沒有得吃，真是難過極了。所以就一天天的蒼白起來。你看，我的臉色不是很蒼白嗎？這裏沒有鏡子，所以我也不會看到過自己的臉色，可是我自己知道的。」

李平看他真是可憐，想寬慰他一下，所以就說：

「也不見得怎樣蒼白。」

「你倒說得好聽，可是我寧願你告訴我，我已像死人一樣蒼白了，我倒要歡喜一點……我真的想自己成了一個大病人，要比現在好多呢！」

李平吃驚地望着他。

「你聽了我的話覺得奇怪吧，不過我確是那樣想啊！」他慘苦地笑了一笑。

「因為師父看見我大病不起，就會把我送入慈善醫院，或將我拋開，讓我自己死去。我若是爽爽快快的死了，實要比這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得多。若是進了慈善醫院，那當然更好。無論那一樣都比現在好。」

「所以你不要客氣，儘管老實告訴我，我的面色究竟怎樣？」

小林說後更迫近了李平，渴望他的回答。他的火樣的紅眼，蒼白的面頰，灰色的嘴唇，看起來真像餓鬼。李平不覺怔了一下，吞吞吐吐的把話說出來。

「我也……想……你……可以進醫院去的。」

「是嗎？你也到底把真話說出來了。」

小林又慘苦地一笑，立刻似乎想起了什麼。

「喲，我得趕快預備晚飯了，師父就要回來了。」

小林匆忙地擺起了桌子，碗碟相碰着發出了東的響聲。

這時，門忽然開了，跑進一個小孩子來，一手抱着梵啞林，一手拿着塊木片。接着又陸續進來了十個孩子，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樣樂器。他們各自把樂器掛在自己牀邊的牆上。

李平又聽見一個粗重的足音，接着一個面容狡黠，精神旺盛的男子走了進來。李平知道他就是王三和了。

那男子一跑進房間裏，用那光亮的目光向李平一瞟，冷冷地問道：

「這個孩子是誰？」

小林鄭重地回答他說，是呂超帶來的小孩子。

「什麼？呂超到濟南來了？他有什麼事來找我呢？」

「我不知道。」

「誰問你？我是問那個小孩子。喂！」

「我的師父一會兒就來，他自己會告訴你的。」李平避開了直接的回答。

「唔，看你倒是很精細呢，你不是北方人吧？」

「不是，我是南方人。」

有兩個小孩子走近他們的師父身邊，似乎等着師父快點說完話。

王三和望了望他們問道：

「是來算帳嗎？喂，小林，把帳簿拿來！」

小林拿過一本稀爛的賬簿遞給他的師父。王三和接了過來，把賬簿翻開看了一會，便問：

「你們都賺足了今天的錢吧？」

那兩個小孩子就各自把錢繳上去。王三和把錢數了一數，將手向他們一揮，他們就回頭走了。

王三和又向其餘的孩子看了一週。

「喂，怎麼樣了呀，都來算帳啦！」

小孩子們畏縮地跨前一步。

「仁弟，你先來。」

那個叫做仁弟的小孩子只得走了過去。

「你昨天還欠三個銅元，說定今天要繳還的，瞧，你今天賺了多少錢回來？」

小孩子嚇得面色蒼白，不能作答。鬚聲說道：

「欠三個銅元……」

「又欠三個銅元？虧你好意思說出來！那麼，還了昨天的三個銅元，今天又欠三個嗎？」

「不是……今天也欠三個……」

「什麼？那麼，不是欠六個了嗎！你這畜生！你知道這裏的規則嗎？快脫光了衣服！昨天的三個和今天的三個！讓我痛打一頓，今晚你也休想吃飯！喂，吉生，拿皮鞭來！你是一個好孩子，我就把這皮鞭交給你，你代我揍吧！」

那個叫做吉生的小孩子無可奈何地把掛在牆上的皮鞭取了下來。那一根皮鞭看了也令人顫慄的。那欠了六個銅元的小孩子，把上衣脫落了，赤裸着半身，戰抖地站在師父的面前。

「慢來！那兇惡的師父冷酷地一笑說：

「還有誰繳不出賬的，也一起脫光了站在這裏。省得我一一費事，只叫吉生一排兒揍過去好了。」

那些站在師父面前的小孩子們，對於這殘酷的娛樂，都只有苦笑。師父看了更是生氣，瞪着他們說：

「還笑嗎？笑得最起勁的，一定是欠得最多的傢伙！說出來，誰笑得最響？不回答嗎？」

大家都望着那拿着木板最先回來的小孩子。

「說出來，欠多少……你這畜生！不回答我嗎？」

「我拿這木板來償還——這樣上好的木板。」

說？

「柴也可以當錢用嗎？到飯館子裏去問問，柴可以換得飯菜嗎？你這畜生，欠多少還不快？」

「我……賺了五角二分錢！」

「五角二分，還差八分，虧你有臉回來！還這樣高興！畜生！脫了衣服！」

那小孩子帶着哭聲說：

「師父！可是我拿了這塊柴回來……！」

「柴還你好了，你就拿它來代晚飯吃下去好了！」

其他的小孩子又忍不住笑起來。

「還有嗎？」

師父一個個查問過去，一共有五個小孩子賺不足錢的，都叫脫光了衣服。

「吉生，不用客氣，給我用力地揍！」

師父用了溫和的聲音說：

「我休見他們挨打，讓我背轉坐了，只聽聽打的聲音夠了，你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吧！」

師父說後，把椅子轉過去坐了。

李平站在屋角，看着這殘酷的對待，不禁全身發麻。想着這兇狠的男子，不久就要做他的

師父，他若是每天賺不到足額的錢，不也要同他們一樣的挨打嗎？他覺得小林剛纔那句話「不如死了倒好」是有道理的了。

忽然幾下皮鞭聲傳到了他的耳朵裏，跟着，熱淚就由他的眼眶裏滾了出來。

那兇惡的師父也看見了，他指着李平對大家說：

「你們看，這裏有一個特別的好孩子。他不像你們一樣，他看見了同伴在挨打，絕不會笑出來。要是這小孩子做了你們的夥伴，纔真正是你們的模範呢……喂，吉生，揍呀……這班小鬼，我愈想愈恨……」

「不行，你……把皮鞭給我！」

師父氣勢汹汹的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奔到吉生面前，搶過他手中的皮鞭。

「拍拍拍」皮鞭猛烈地揍下去後，那小孩子像被殺的豬一樣的叫了起來。這叫聲像尖刀一樣直刺進李平的心胸。他不覺戰慄起來。

但是那殘暴的師父似乎還不滿足。

「喂，你那樣鬼叫，是要使我的心裏難過嗎？皮鞭將你背上的肉揍爛時，你的哭聲就要將我的心胸叫裂了。再多叫幾聲，看不把你們的皮揭了！」

說着，又舞動了鞭子。

這時李平的師父剛巧開門進來，看見那殘暴的行爲，便搶過來奪下他手中的刑鞭。

「你太卑鄙了！」李平的師父叫了起來。

「我在這裏教訓這小孩子，請你不用管我。」

「我再不管時，這小孩子要給你打死了。你看，你把這小孩子的衣服剝光了，打得血都迸了出來，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

「喂，呂超，用不到你教訓我。這裏不是你擺臭架子的地方！」

「話要說得客氣一點，我不來同你吵架。要是我去報告警察，你便要吃虧。」

「哼，警察嗎？你想把警察來嚇我嗎？你這老東西！」

「不錯！」李平的師父威嚴地答說。「我也不來和你多講……喂，李平我們走吧！」

師父拉了李平走向門口去。

那殘暴的人在背後喊道：

「喂，呂超，再坐一坐，我們談談。你有什麼事找我？」

「我不想找你了！」

李平的師父答了一句，便頭也不回地緊牽了李平的手走下樓梯。

李平鬆了一口氣，真像遇救了一般地歡喜。

在路上，他真想擁抱他的師父了。

向絕路中奮鬪

他們走到街上，街上滿是行人，他們只好一直往前走，兩個人都不說話。不久走到一條沒有行人的橫街上，李平的師父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將手加在額上。李平知道這是師父沒有辦法的表示。

停了一會，他的師父說道：

「我們決然走了出來，現在真糟糕了。我身上一文也沒有了，肚子又餓，真沒有辦法。李平，你也很餓吧？」

「是的，我也只吃了師父早晨給我的一片麵包。」

「是呢，真是怪可憐的……事情都給我弄糟了。現在只有挨餓睡覺吧。可是牀舖呢？」

「師父，你本來打算我們借住在他家裏嗎？」

「我想這個冬天，讓你在他家裏渡過。我再向他借三四十元錢，也可以過得去了。不過他待小孩子那樣不仁愛，我也不忍把你留下了。不是你也不願意住在他家裏嗎？」

「當然的，我自幸跳出火炕。師父，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哩。」

「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們真的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見師父真的沒有辦法，心裏非常擔憂。

夜色漸濃，寒風刺骨，今晚真難過啊。他的師父坐在石上，好久不出聲。李平也蹲了下去，惶惑地望着他的師父。

等了一會，李平的師父沈重地站了起來，李平也跟着站起來問他的師父道：

「我們究竟到那裏去？」

「到郊外去看看，那裏有同鄉會的會所，我們暫時去避幾天再說。記得從前，我也曾在那裏住過幾天的。李平，你很疲倦了吧？」

「我還好，剛纔在那個人家裏息過一會。師父，你是疲倦了吧？」

「我的兩腿乏力得要命。左近又沒有休息的地方，我們還是趕快到那裏去，喂，大家走吧！」

「大家走吧！」是多神氣的一句話！從前當他們大隊出發之前，他們的主人常把這句話來鼓勵大家。聽見了這句話，好像增加了不少勇氣，大家的膽也壯起來了。可是今晚，又是怎樣的一個情景啊，主人習慣地說了這句話，徒然引起了傷心。

街上是這樣的黑暗。路燈在怒吼的北風中只閃着微弱的光輝，不能照見地上。流水都像

變成了冰，像蓋了玻璃一般的地上，滑溜溜地真不好走。李平緊緊地牽住了他師父的手，兩人方纔保持着不滑跌。阿猛跟在後面，一看見垃圾堆，就把鼻子鑽進去，找尋食物。可是一點也沒有找到，不時現出那頹喪的樣子。

他們走了許多時候，似乎並不會走遠一點。街上行人很少，偶而有一兩個人走過，都用了驚奇的目光望望他們。是看到了他疲倦哀傷的模樣而惋惜着他們吧。

李平和他的師父一聲不響地走着。李平覺得他的師父牽着他的那隻手漸漸地熱起來，熱得燙手了。可是他的身體却發着寒抖。

又走了一會，他的師父似乎忍不住了，他停了步，靠住李平的肩頭喘氣，像起了痙攣一樣。李平害怕起來，但停了一息，他的師父又拔步走了，李平也只好默默地跟着跑。從此他每走幾步，總要靠李平的肩上息一會。每次他總聽見他的師父迫促的呼吸和寒抖。他忍不住，只得鼓着勇氣問道：

「師父，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唔，有點不好過……我是太疲倦了。年紀老了，不耐寒冷，更加以長途跋涉，似乎血液都凍結起來了。我真想坐在火爐邊吃熱的東西……唉，不要多說了……大家快走吧！」

李平從沒聽見他師父說過這樣頹喪的話，他真要哭出來。但是難過也沒用，還是快快前

進的好，倒在這裏就只好餓死。所以他們又冒着寒風，急急地前進。他們似乎已經走出了城。路的兩旁漸漸顯着寬廣。街燈幽暗，路上沒有半個人影。整個郊外，沉浸在黑暗和寒冷的北風中。

走了好久，夜已深了，還沒有到達同鄉會的會所，李平心裏很是着急。突然，他的師父停步問道：

「李平，你看見前面有黑暗的樹叢嗎？」

「樹叢？我看見在那裏。」

「只要看見黑簇簇的東西就是了。」

李平睜大了眼睛看。但是無論怎麼看去，都沒有樹叢的影子。

李平的師父見李平不做聲，嘆了一口氣說：

「要是我有你那樣的眼睛就好了……我老眼昏花，一點也望不見前面。你好好地望望那邊，總會看見樹叢吧？」

李平依着他師父手指的方向看了又看，可是總看不見什麼。又不好對師父實說，只得沉默着。他的師父也不再問，又默默地向前走。走了幾分鐘，師父又停步問道：

「現在看見樹叢了吧？」

李平也停了步，四下裏張望，仍是看不見什麼東西，他也不覺心慌起來，抖索地說：

「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也許你太膽怯了，不敢睜開眼睛看清楚吧？」

「師父，不是我無論怎樣細看，總不見樹林呢！」

「也沒有大路嗎？」

「沒有！」

「真的嗎？那麼恐怕走錯路了！」師父無力地說。

「我們再走五分鐘看看吧。再看不見樹林時，那一定走錯路了，非得回頭不可。」

李平聽說走錯了路，嚇得不能彈動了。他的師父拉着他的手。

「你怎麼樣了？」

「走不動了。」他傷心地答。

「啊，你走不動了，那我怎麼辦呢？我又不能背着你走。我自己也早走不動了，不過臥倒在

這裏，那就只好凍死。所以我們非拚命向前走不可，到同鄉會去呀，走吧！」

李平只好牽着他師父的手，再向前進。他的師父又問：

「看見了圍牆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麼路完全走錯了，回頭走吧！」

沒有法子，他們只得依原路走回去。去的時候，風是從背後吹來的，還可以擋得住，現在回轉走，變成當面風了，咽喉被風塞住，氣也喘不過來。李平覺得自己身上像燒着一般地發熱。他們剛纔走去的時候，已經是一步一顛的，現在回轉走，更迎着這當面風，真是半點力氣也沒有了。

「最要緊是尋出樹叢和圍牆來。那樹叢和圍牆都歸同鄉會會所所有。這會所原是買外洋人的住宅。在這裏要算唯一華貴的房屋了，沒有找不到的道理。到同鄉會會所的路是從十字路口沿着樹叢向右邊走的，只要看着右邊走好了。」

他們向着原來的道路，和北風奮鬥着，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鐘光景。夜寂靜得如死一般，只有呼呼的風聲和他們踏走在冰路上的鞋聲。李平看見師父一步一顛的，差不多完全讓他拖着跑了。可是他雖拚着命支持，似乎也不能再多走幾分鐘了。只得依着他師父的話，細心地向右邊一路看去，希望快快找見樹叢和圍牆。

大約又走了五分鐘，他們果然到了十字路口。看見在一個轉角上，有一叢黑暗的樹木。李平放開了他師父的手，跑上前去一看，果然是一些矮樹。沿着矮樹望過去，也看見了圍牆。他喜

出望外，跑回來告訴他的師父說：

「師父，這裏對了。樹叢和圍牆都看見了。」

「唔，真的嗎？快點拉着我，走吧！我們得救了。從這裏走去不消五分鐘就可以到了。」

真奇怪，這樣一來，他們似乎都有力氣了。李平覺得他的兩腳輕快了許多。

真的是走了五分鐘光景，他們就到了圍牆那裏了。

「李平，我們走了差不多有五分鐘了，應該到了吧？」

他的師父的眼睛好像一點也看不見似的。平常他的眼力也不算壞，在夜裏也可以看見很遠的東西。可是今夜在他面前的東西簡直一些也看不見，可見他的心裏一定是很難受。李平看見他師父這個情景，非常擔心。

「師父，已經到了圍牆了。」

「那麼，入口處呢？看看入口處在那裏？」

李平聽從了他的話，彎身尋那圍牆的入口處。可是尋來尋去，總不見有入口的地方，只是圍牆的牆壁。

他突然害怕了起來，無疑地，他的師父又一定是走錯路了。再不然，就是他記錯了吧？他想同鄉會的會所不在這裏的。

「師父，無論怎樣找也不見有入口的地方。」

「真的嗎……？」

他的師父像在沉思着。停了一會，他自己去摸那牆壁，一直摸到盡頭處。阿猛看見他們總在這樣做，心裏大不高興，猛烈地吠了起來。

李平也不去管牠，只跟着他的師父走到了圍牆的盡頭。

「喲！全部都是圍牆呢！入口處一定是被封了。」

「那麼怎樣好呢？」

「怎樣好，我也不知道。只有在這裏等死！」

「師父！」

李平吃驚地望着他。

「是的，你是萬萬死不得。你有光明的前途，應該自己保重呢！生命比什麼都要寶貴。走吧！你還可以走呀！」

「是的，師父呢？」

「我嗎？沒有什麼，走到走不動時，像老馬一樣倒在路旁就算了。」

李平真想緊抱着師父，痛哭一場，但是他終於忍住了。他發着抖聲說：

「師父，我攆了你走吧！不過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只有再回到城裏。到了城裏，求警察把我們帶進署裏，他們是能照料我們的。我早就想到的，可是我不願意那樣，所以跑到此地來。然而現在我不能讓你就這樣凍死。若是我在途中倒斃，那也沒有法子。走吧，李平，勇敢地前進吧！」

慈愛的老人總想把李平救活。可是李平却一心只顧着他的師父，自己的事倒不放在心上。二人各自懷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向原路走回去。

他們很想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他們走得那麼久了，想總有一點多鐘了吧。天空凝凍着，只有幾顆淡淡的星在寒風中顫慄着。風是吹得更狂了，將沾有白雪的塵埃飛捲起來。散處在路旁的人家，都把門關閉得緊緊的，不見一絲燈光。李平想那些在家裏睡得很暖的人們，要是知道了他們的苦楚，一定會開門讓他們進去的吧。可是一切只是妄想，他們仍得拖着疲倦的身體，一步一顫地向前跑。

李平見他的師父真的不行了，他氣喘得不能動彈。李平畏縮地問道：

「怎樣了？師父不舒服嗎？」

他的師父在氣喘中把手拿到唇邊，苦痛地點點頭。

「試叫叫門看。師父，好嗎？」

他的師父搖搖頭。停了一會，他喘息剛定。

「沒有用呀……李平，我真抱歉。我真的走不動了，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剛巧那裏有一個開着門的圍柵，裏面有很高的稻草堆。他的師父指着那裏：

「走進那門裏休息一下吧！」

「師父，你不是說在寒風裏休息下來很危險嗎？」

他的師父不答話，只用口眼命令他把稻草堆起來。師父倚在門旁，不住的喘着氣，不等李

平把稻草堆好，已經倒下來了。身體索索的抖着。

李平趕緊捧了些稻草來堆在他的師父身上。自己也鋪了些草坐下。他想這些稻草多少

能遮住些風。

「你緊貼着我坐好了。你再將阿猛抱緊，也許可以暖和一些。」

他的師父說後，就把李平緊攬在懷中。這樣，他的身體一半靠在門上，一半却被李平依靠

着。李平不時的向左右拾着稻草分蓋在兩人的身上。

李平知道他師父是十分明白：「在這樣的時候，倒在當風的地方是不對的。但是精疲力

竭，不得不這樣做。這半個月來，他的師父天天在飢寒交迫中過日子。性命完全靠剩餘的精力

來維持。到了今天，恐怕是末日了吧！」

突然，李平覺得他師父彎下了身體，在他的額上接吻。這怕是最後的接吻了吧。以後，他覺得瞌睡上來，意識漸漸的模糊起來。本來在這樣的冷天，身體發抖，是很不容易入睡的。可是凍得過度，全身麻木失了知覺，便自然地入睡了。他知道這樣入睡，一定要凍死的。所以他想拚命地張開眼睛。但是他無論怎樣努力，終歸無效。不過他知道自已還沒有死去罷了。

最初，他還微微地聽到他師父短急的喘息，混着阿猛安靜的鼻息。風呼呼地在頭上吹過，揚起稻草堆中的雜草，像樹葉一樣落在他們身上。除了風的呼嘯，沒有一點別的聲音。四野寂靜得如死一般，他昏昏沉沉地感到寂寞的悲哀，和莫名的恐怖，他眼中含着淚珠，想到他不會就這樣地死去！

忽然他的目前，現出故鄉大場的風景。母親的慈愛的笑容。和那久住的屋子。彷彿他又在蒸那美味的羊乳餅，他正在起勁的煽着爐火。一忽兒他又站在庭前的草地上，看小白鷄在樹根旁剝啄着；巴哈踢着後足，向他表示親暱。——突然他又到了「遊覽船」上。幼蘭照舊病着，他的母親在旁看顧着他。一而又憶記着李平。微風吹來了她溫柔的語聲，好似說：「呀，這樣冷的天氣，李平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他怎樣度日子呢……」

這美麗的情景一霎時又離他遠去。接着眼前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見，陷

入於無知覺的夢境去了。

再生之德

李平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睡在牀上。房間裏還生着火爐，他覺得全身暖烘烘的非常舒適。他環顧室內，只見許多他從未認識的人，都用了驚異的眼光望着他。有一個中年男子，穿了藍布襖的工人裝。其餘還有三四個小孩子都是鄉下裝束，但都很活潑清潔。

當他的神智漸漸清楚起來時，便掙扎着坐起來。於是人們全跑近他的身邊。

「師父……呂超先生呢？」他開口就這樣問。

「他問他的爸爸吧？」那大一點的女孩子，看着其他的小孩子們這樣說。

「爸爸不是，我問我的師父——他是我的師父啦！」

「他不是你的爸爸嗎？」那女孩子疑惑地望着他說。

「我的師父怎樣了呢？還有阿猛——狗呢？」

他們知道了那死去的老人只是他的師父時，似乎放心了許多。於是那個像小孩子們的父親的男人就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了他。

原來那個圍柵就是這個人家的前門。這家的男子是一個種花的工人。早晨三四點鐘時

候，他正駕着花車出門，在散亂的稻草中，發現有人倒在那裏。他大吃一驚。走到他們的身旁，大聲呼喚他們。也不見答應。阿猛守在旁邊，露出牙齒向他狂吠。他沒有法子，只得跑回家裏，叫起人們來，拿着燭火，走出來一看，呂超老人早已斷氣了，身體冰冷。李平雖也失了知覺，不過因有阿猛睡在他的懷中，胸口還有點溫暖，而且一息尚存。他們就趕緊把他抱進屋裏，把火爐燃旺了。這工人又喚起一個小孩子，將他的牀讓給李平睡。他一睡六個鐘頭，纔把元氣恢復過來。此刻醒來，但覺身體疲倦得很。神志却已完全清楚了。

他慶幸他的得救。但是他的師父，也可說是他的爸爸呂超老人，却永不再見了。

講這故事給李平聽的就是這家的主人，他救活了李平，李平當然是感恩不淺的。還有，在他講這故事的時候，他的最小的女孩子——大約有六七歲——總是望着他，她的眼光滿含着同情，也使他非常感動。那小女孩子善於拿動作和表情來代替說話。當李平聽到了師父的死，現着極大的悲痛時，她似乎能瞭解他的痛苦。她走到父親的身旁，做着種種手勢，並向他流淚。她父親用溫語安慰她道：

「玫玉，那小孩子確是可憐，不過我總得照實告訴他，停一會警察也會告訴他的。」
種花工人又繼續告訴李平，他叫起了他的長男，把牀讓給了他，就去報告崗警。不久警察來了，運去了老人的屍體。

「那麼阿猛呢？」李平聽完了這悲慘的故事跟着問道。

「阿猛？那隻狗嗎？現在怎樣了？」他向他的小孩子們問詢。

「那狗跟着死屍一起走了。」

「你看見的嗎？」

「我看見的。牠垂頭喪氣，很悲傷的跟在死屍背後，時時想跳到死屍的身上，給人家打開了，又傷心地吠着跟了去。」

「呀，可憐的阿猛，你從前在萬利的葬式中，裝着哭臉嘆氣，引起小孩子們捧腹大笑。現在又跟在死去的主人後面，你又不知要跟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平覺得阿猛比自己還要可憐，一想起牠來，就不覺眼淚奪眶而出。

種花匠和他的孩子們都出走了，只剩下他一人在房裏。他茫然不知道他應該怎樣，但是他很明白，他在這家裏是外人，當然不能常留在這裏。所以他就移動了無力的身體，走下牀來。他見他的豎琴倚在牀邊，想去拿了掛在肩上。可是剛移動一步，就突然覺得頭暈，身體搖搖晃晃像就要倒下來的樣子。他急忙扶住一把椅子坐了上去。過了一會，覺得好些了，又再站起來看看。他雖然沒有可去的地方，然而他總得離開這裏。

他決定去向他們辭行。他就跑進了他們的房裏。房中燒着火爐，他們一家人正圍着桌子

吃飯。那飯菜的香味，直撲到他的鼻子裏，引起了很強烈的食慾。他想起自己自從昨天早上吃了一片麵包，以後不會有一點東西，下過肚子。他踉踉跄跄走了上去。

「你不是還不舒服嗎？」

種花匠吃驚地站了起來，同情地向他說。他也覺得自己還未恢復，站在一旁，靜靜地點了點頭。又求他們讓他再在這火爐邊休息一會。實在，他現在最需要的，並非爐火，只是想那食物來墊一墊餓肚。他看了他們的吃喝，更使他飢餓萬分。他若是能夠說，他想要一碗飯吃……然而他死去的師父，並沒有教他做乞丐的。他也想，若是他被迫着做乞丐，寧願餓死。

他忍着飢餓的痛苦，一聲不響地站着。那叫做玫玉的不會說話的小姑娘，剛巧面對他坐着，她總是望着他不動。突然，她站了起來，捧了一碗自己不會吃過的飯，送到他的面前來。李平已經沒有說話的氣力，只向他做了個手勢，告訴她，他祇能心領她的好意，請她快別這樣。但是小姑娘的父親立刻說道：

「她特意送了給你吃，你就爽快地吃了吧，不用客氣的，吃得不够再添好了。」

李平實在餓得難熬，所以立刻就接了過來，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等他把筷子放下時，那一直望着他的玫玉，似乎十分滿意地把空碗授給了她的父親，父親又盛了一大碗的飯和菜遞給她，她滿面笑容，再拿給李平，李平為她那溫存的心情所感動，高興地揮動着筷子，一會兒

說：就吃得乾乾淨淨。那班含笑看着他的小孩子們，忽然大聲笑了出來。父親也像是很高興地笑

「真不錯，哈哈！」

李平面孔漲得通紅，自己覺得很難爲情。他只得把昨夜沒有吃到東西的事情，告訴他們。

「哦，可吃過午飯吧？」

「不，午飯也沒有吃，只在早上吃了一片麵包。」

「那麼你的師父呢？」

「他比我吃得更少。」

種花匠聽了李平的話，不覺長嘆了一聲：

「真是再可憐也沒有了。你的師父真死得冤枉啊！」

李平飽吃了一頓之後，已經完全復元了。他就站起來，想向這班親切的人們告辭，先去拜見師父的屍體，然後再向四方求生活之路。

「你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呢？」種花匠問他。

「我想先到城裏去看看……」

「你有同伴在城裏嗎？」

「沒有。」

「那麼，你到城裏想去找誰……是求他們照顧你嗎？」

「我沒有誰要找；我也不想依靠什麼人。」

「那麼，你現在走出去想怎樣呢？」

「我想去拜見師父的屍體後，仍舊彈彈琴，找口飯吃。」

「那不行，那種街頭生活你還沒有過厭嗎？」

「可是沒有辦法。我是無家可歸……」

李平不等他們再發問，向他們致禮之後就向門口走去。

玫玉突然跑了來，執住他的手，指着那豎琴。她臉上露着笑容，似乎想對李平說什麼。

「你是想聽我彈琴嗎？」李平問。

她點點頭。父親就說：

「她要你彈琴，你就彈一曲給她聽吧。」

李平從肩頭取下那琴來。他雖然沒有彈琴作樂的心情，但是爲要安慰這親切而可愛的小姑娘，他就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奏起了他那擅長的「旋舞曲」來。

她最初呆望着，不久，她用脚尖點着拍子，到後來竟站起來，跟着琴聲跳舞起來了。她的哥

哥姊姊和父親都靜靜地坐着，看着那小妹妹的狂舞。她的舞步雖然是不正確的，但是她那可愛的臉上，堆着笑容，正像開了的花一樣地鮮明。父親目不轉睛地看着她，顯得十分高興。

一曲完了，李平就停下來。玫玉也停止了跳舞，幽嫻地走近李平的身邊，含笑望着他，表示她十分滿意。又用指頭彈彈他的豎琴，看她的樣子，像要李平再彈一曲給她聽。

爲了她的高興，李平就是彈上一天也不會覺得厭倦的。可是她的父親恐怕她這樣狂舞，會使她疲勞，所以阻止說：

「夠了，玫玉。」

李平就不彈跳舞曲，而唱起了他得意的歌曲。那調子的優柔悲涼，能使人人感泣。他見玫玉的眼中含着淚，她的心中正起着共鳴。歌調漸漸轉入悲哀，她忍不住了，倒在父親的懷中，嗚咽哭了起來。

「好了，夠了。」父親說着，摩摩她的頭髮。

「她真不錯啊！……她能懂得音樂。哈哈！」父親對着其他的孩子誇獎了她一句。

李平又背起他的豎琴預備出去。父親喚住他：

「你真的要走嗎？」

「我不能不走啊！」

「那麼，你是想繼續你從前的生活嗎？」

「我也不一定要過那街頭生活。不過除此之外，也沒有辦法。其實我也盼望有家庭，有舒適的睡牀，有親切的環境……要是能夠那樣時，是多麼的幸福啊……」

「你真希望那樣嗎？那也不難，你只要能去做工就是。你真想獲得這些幸福，那你不妨住在我的家裏，幫我們做點事。你和我們一起工作，就可以和我們過一樣的生活……你覺得好嗎？」

李平聽了種花匠的話，不覺大喜過望。

「老伯伯，那是再好沒有了。我是很高興做工的。」

「好，你既然高興和我們一起勞動，那麼，一日三餐，決不會缺少的。到了晚上，也有溫暖的牀給你睡。總之使你過着合理的生活。你能好好地做去，我可以把你當自家人看待。我看你不像平常的孩子，將來很有希望。」

李平心裏萬分感激，但說不出半句答謝的話，只呆呆的站着。他想：

「家庭！家庭！現在我也有家庭了。我不但有父親，還有兄弟姊妹，我是太幸福了！自從離開了母親，也碰到過幾個親切的人，像葛蘭亭太太，像幼蘭，像呂超師父，都是他不能一日離開的人。然而偏偏他們都離我遠去了，呂超師父永不再見！阿猛也不知去向。只剩下我孤單一人，要

不是這和善的種花匠救了我，我不是也就完了。這再生的恩德，是永生勿忘的！」

「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快樂，就是能夠在這和氣的家庭中和這些親愛的人們一同過日子，這是比了什麼都幸運的。」

所以他就立刻把豎琴取下來。那花匠很高興地說道：

「好，把這豎琴掛到牆上去吧！到了星期日，你可以取下來，稱心稱意的彈一天，讓我們大家也盡情的樂一天。這比了在街頭賣唱，只爲着別人的笑樂，真是有意義得多了。」

從這天開始，李平就成了這家弟兄中的一人了。

他把豎琴掛到牆上的釘上去後，弟兄中有要求他把昨夜遇險的經過講說一遍。他也不辭辛苦，詳詳細細的都講給他們聽。在這時候，忽聽得向着庭園的門上，有爬抓的聲音，夾雜着悲傷的犬吠聲。李平不覺站了起來叫道：

「呀，阿猛！」

玫玉敏捷地跑向門口去，打開了門。只見阿猛跑進門來，一跳就跳到李平的身上。李平緊抱着牠，牠細聲地發出歡喜的吠聲，舐着李平的兩手。李平覺得牠全身都在顫抖。

「這狗怎麼處置呢？」

李平望着那花匠的臉發問。

「牠也可以同你一起住在這裏。」

阿猛好像也聽懂了這句話，牠跳到地上，用後腳立了起來，前腳放在胸前，向花匠行了個最敬禮，表示牠感激的意思。花匠笑了起來，小孩子們也全都笑起來。

李平想叫阿猛做點把戲給大家看看，可是不知怎麼，牠總不服從他的命令，一會兒跳到他的膝頭，舐舐他的手，一會兒又跳下來，啣住他的袖口向外拖。

「牠想拖你到你的師父那裏去吧？」小孩子的父親說。

「唔，一定是的。」

「那麼等我帶你去吧！」小孩子的父親說。

「昨夜警察運去老人的屍體時，曾留言說，等你醒過來時叫你到署裏去一次，他還有話要問你。我剛纔忘了對你說，現在讓我們就去吧！」

他帶着李平到了警察署。李平以為在那裏就可以見到他已死的師父。那知道這完全是他的夢想，他到了署裏，知道師父的屍體已經斂好，擇定於明天安葬。

警察問他，關於呂超老人和他自己的履歷。他先把自己的來歷述明後，關於他師父的，他只知道他是南方人，以前做過什麼他也不曉得。只有他的師父買了他以後的一切，他能詳細地告訴出來。

警察又問他以後想怎樣過日子，小孩子的父親就接上去說：「這小孩子對我說，他願意跟我一塊兒過日子。要是你們許可的話，我就把他領回去，由我負責養育。」

「這樣很好，沒有什麼事了，你帶他去吧！」

幸福的家庭

到了次日，李平一心想去看看他師父的安葬，可是不知怎麼，早晨一下了牀，就覺得頭暈眼花，只得再回到牀上去。到了下午，覺得熱度很高，混身酸痛得不能動彈。嘴裏夢囈着說：

「我要去送師父的安葬，我要去……」

小孩子的父親給他請了醫生來。經醫生仔細地診斷後，說是因受寒過度，發生了肺炎。勸他們還是趕緊把他送進慈善醫院去好。

可是小孩子的父親回答得很好，他說：

「這小孩子不是倒在慈善醫院的門前，他是倒在我家的門前，所以我應該來負責照料他的。」

因此，李平得到仍舊留在種花匠家裏，由他們來照顧他了。

在這裏，應該補說一說這種花匠的家庭情形。這種花匠名叫蘭根，一家共有五個人，長男

叫柏華，弟弟叫仲英，大女是毓秀，最小的就是玫玉。

玫玉不會說話，是在她四歲那年，患了一場大病之後，舌根變得不靈活了。但醫生說，以後會自然復元的。可是現在不會說話，總是一椿遺憾。這對於她那活潑伶俐的性格，真是一種大不幸。幸而她在四個孩子中，比較最聰明，父親加倍地愛護她，姊姊也當她寶貝一樣。兩個男孩子也都喜歡她。

毓秀年齡最大，因此她所負的責任也最重。玫玉在兩歲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就去世了。毓秀就做了這家的主婦，代理着母親的職務。她比長男祇大了二歲，可是她却將一家之母所有的責任和勞苦都擔負下來。

每天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將一天的事情做得有條有理。她很少有休息的時間，終日勞動着。因此這二八年華的妙齡少女，看去已如三十歲以上的婦人，呈現着苦勞和憂鬱。然而，她對什麼都瞭解了，待人接物，處處流露着她的溫存的性格，所以看見她的人，都覺得她的可愛。現在，她又往來於李平的病榻旁，兼做着看護的職務。她富有看護的經驗，細心週到。竟像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的體貼，使李平感到不能言說。他想要是他早已離開了這種花匠的家庭，在路上發起這病來，真不知要弄成怎麼個樣兒。所以他爲了這病，更切身的感到了這種花匠一家的親切。

大姊毓秀有事要離開他時，那小妹妹玫玉就坐在他的枕邊陪着他。當他熱度高升，發出了夢囈的時候，玫玉終睜着她一對大眼睛擔憂的望着他。李平相信她就是護衛自己的天使，從天上降到他的枕邊來的。而他也不是說的囈語，是正在對着天使說話。

因了毓秀的細心的看護，李平的病漸漸的好起來了。不過還不能十分復元。終於在病牀中過了冬。當春風吹綠了村中的曠野時，他纔離開了病牀。

這時候，種花事務也漸次忙起來了，柏華和仲英兩弟兄，幫着他們的父親在花園裏工作。玫玉不會做事，就常常陪了李平帶着阿猛到河邊去散步。這年的春天，天氣特別好。他們差不多天天去散步。春天的濟南的近郊顯得特別的美麗，將從前和他師父在濟南城市留下的污穢印象，洗得乾乾淨淨了。

在濟南城中跑過的人們，誰也不會想到濟南還有這樣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小溪如畫地流過綠色的門牆。兩岸垂柳在輕風中不絕地擺動。綿亙的青山如屏壁一般矗立在前面。山上還有漂亮的房屋和花園。綠草地上開着各色的花兒。常有小鳥們飛來啄食，歡唱着優美的歌兒。這裏真是人間的樂園。

李平在這樣好的環境中，病不久就痊愈了。想着自己多少能幫助他們做一點事了，心裏很高興。

春天的花是很多的。他們的花園中，除了梅花、蘭花等國花外，還種了不少的紫羅蘭和櫻花。因為在濟南各國的僑民都有。尤其是那些日僑，他們愛櫻花，比我們愛梅花、蘭花還要熱烈。每當櫻花時節，看他們爭買櫻花，真如發了狂一般的。

他們的園子裏種了這許多名花，不但色彩鮮豔，而且到處揚溢着令人醉鼻的香氣。

李平病後不能擔任用力的工作，所以只做一些輕便的工作，像那關閉苗房的玻璃窗和把稻草將花苗蓋起來等工作，都是他能夠做的。不過這工作雖然不費力，但是却很麻煩。試想每天兩次要關閉那百多扇的玻璃窗子，而且把全花園統統蓋起來，這就需要非常的耐心去做這件事的。

玫玉看見病後的李平尚且勤勉的工作着，所以她也顧自己氣力小，每天也幫他們做一些事情。起初不免生疏一點，不久就熟練了。

她做的工作是跟在引水澆花的引水機器旁——這是利用馬的旋轉來引水的——擔任看馬。遇着那馬不聽話時，揮着手裏的皮鞭來督促牠。她的小哥哥仲英將引起來的水桶拿了，倒入水槽內。大哥哥柏華，在花園中幫着父親工作。一家的人都有事做，沒有一個閒逛的。

李平從小在村裏看過農人們的工作。但是他覺得濟南近郊的花匠們的勞動實在使人驚服。他們的勇氣和精力，遠非他們村裏的農夫所能及的。早上三四點鐘的時候就離了牀，直

做到晚上五六點鐘，整整的一日，從不休息，拚命地工作，那是多勤勉啊！到了這裏，他纔知道，那田園只要有人不斷的耕耘和勞動，在一年中間沒有一個時候是無用的。所以這種花的生活，又教給了他種種活用的學問。

李平氣力恢復以後，也幫着掘掘花牀，播種，和下花苗等工作。每天背上流着臭汗，吃力地工作着，一到太陽下山，亦是在園地的小路上走回家時，身體疲倦得像棉花一樣。然而這勞力是有報酬的，等到看見他所播的種子漸漸發芽成長起來，那時心裏的快樂真是不可言喻。把勞動時的辛苦也完全忘掉了。

這和他從前的生活一比較，那苦樂的程度相差得多麼遠啊。從前跟着師父在街上流浪，過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然而所得到的只是飽嘗飢寒的苦楚，並沒有一點自由的樂趣。現在這圍牆之內的小天地中，一天勞作到晚，工作雖是很吃力，但是一日三餐，不用擔憂。這種有規律的生活，實在比那浪漫的自由的生活有意義得多了。而且還有使他感到滿足的，那就是家庭生活融洽歡樂，這要算是人間最高的幸福了。

星期日，他們休息一天。午飯的菜也比平日來得豐富，吃過了飯，大家聚在葡萄棚下盡情的嬉戲。李平取下了掛在牆上的豎琴，彈唱起來。四個兄弟姊妹手臂相挽着跳起舞來。跳得疲倦時李平就唱支歌兒給他們聽。以後又彈起有趣的曲子，叫阿猛玩把戲，這在阿猛也是很

興的。

李平做了這和陸家庭中的一員，差不多過了兩年。這兩年間，有很多次給蘭根帶着到各地去遊歷。他們到青島去賣過花。青島的海景很美。居民中日本人很多，所以到櫻花節時是特別的熱鬧。櫻花在那裏的銷路不消說是很好的。他們這次賺回了不少的錢。他們又到北平的植物園去參觀過，那規模的宏大，實非國內任何植物園可比。

每到紀念日或節日，一家人都到外面去逛一天。李平逛過了濟南的千佛山和大明湖。也到黃河鐵橋上去走過，他立在這偉大的建築物上，俯視着黃河的濁流滾滾，不禁心裏起一種、異樣的感觸。覺得天地之大，人類的聰明，還無奈何這滔滔的黃水呢！

在這兩年間，李平除見識了上述的種種外，還讀了很多的書。原來蘭根從前曾在濟南的植物園裏服務過，不但從實際的生活中學到了許多植物方面的智識，並且得了植物學者的啓示，又讀了許多關於植物方面的書籍。他求知的慾望很高，一有了錢就去買書來讀。甚至省下了點心的錢來買書，也是常有的事。不過自從有了家室以後，天天爲生計所迫，不能再讀書和買書了。可是從前累年買下來的書已很是可觀，都整整齊齊的排在書架上。當秋末冬初園事稍閒的時候，李平就把這些書一一的翻看，其中大部份關於植物的，也有歷史和傳記。兩個男孩子，一點也沒有繼承他們父親的趣味，有時雖然跑進書室來，像李平一樣從書架上抽出

一兩本書來讀，不過至多看上二三頁，就厭倦起來，把書一拋，走出去了。李平則不然。他一定要等到就寢的時間，纔戀戀不捨地不得不將書合攏來。想到他這樣的好讀書，完全是受了呂超師父的啓示，就不覺流下淚來了。

蘭根見李平這樣的愛讀書，有時也替他添購點新書。李平在這書叢中真是獲得了不少的智識。

玫玉還不懂得讀書，但是她見李平那樣的熱心讀書，以爲讀書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便叫李平讀給她聽。李平就將蘭根買來的新書中比較容易懂的讀給她聽。她聽得非常熱心，書中的意義她也能明白。李平覺得非常高興，以後就常同她在一塊兒讀書。

蘭根看着他們這個樣子，顯得非常高興。他對李平說，他這樣的熱心教讀，玫玉終會有一天報答他的。

李平受了蘭根的鼓勵，更積極起來。此後又教她彈豎琴。她竟然也能彈得很好。所可惜的就是她不能唱歌。這一點遺憾，常使她鬱鬱不樂。她眼中含着淚，表示她的歌和譜都記住了，就是不能唱，是多麼的恨事啊！

重返故鄉

光陰過得很快，李平在那種花匠蘭根家裏不覺又是兩年了。他現在已是十六歲的一個大孩子。想當初離開他母親的時候，纔不過十一二歲，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自從跟了呂超師父四方漂泊，飽嘗了種種艱苦，對於人世的一切也明白得多了。而且又因師父的嚴格訓教，得到了許多真實的學問和寶貴的教訓。他現在能抱有這高超的人格和獨立的意志，完全是從這上面得來的。後在花匠蘭根家中的二年又養成了服務的精神。使他知道這孤兒的身體並不是爲世所棄的，社會正需要着他，需要他爲人類服務。因此，他覺得他的身體是屬於社會的，他應當爲社會的利益而工作，爲愛他和他所愛的人而勞動。這就是他生活的最高願望了。他要循着這願望努力地做去。

他的生活既已安定，於是想在這年的年尾去看看他多年不見的母親。時局早已平定，母親當然已經回到故鄉了。然而她回到故鄉後却找不到她的平兒，這個失望，對於她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啊。這幾年來，母親爲想念他而引起的焦慮苦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母親一定比從前衰老得多了吧！

李平想到這裏，覺得他回去見母親這回事是一刻也不容再遲延了。他就把這意思告訴

了蘭根，蘭根也很表同意。不過他以為最好先寫一封信去問問，等到確實知道母親已經回到家裏，然後再動身，那樣較為妥善。但是李平告訴他說寫信去恐怕落在歹人源生手裏，因為他母親的信總是叫他看的。那歹人若是知道了李平的下落，不知又要想出點什麼歹念頭來，這對他一定是不利的，所以還是不寫信的好。

蘭根聽說李平立刻要走，心裏着實有些戀戀不捨。不過李平說，看到了母親，他也就要再回來的。母親若是知道他在這樣好的人家，心裏正不知怎樣的歡喜哩。她也盼望她的兒子有偉大的前途，將來能為社會做一點事情的，並不像有些母親只想把兒子當做寶貝一般捧在自己的手裏，或是把他的兒子當做她私有財產的一部份，讓兒子一無成就地終老在她的身畔。

蘭根聽李平這麼說，也就釋然了。他為李平置備了一副很好的行李，並預備了充足的路費。又叫李平最好能帶他的母親一同來，因為他家裏也正需要她老人家來照顧一下，並且也可免了她老年寂寞。

李平對於蘭根的好意，當然是感激不盡的。凡是她囑咐的話，都一一的承諾了。

到了他動身的一天，毓秀領了她的兄弟小妹趨前送行，大家都有一些寶貴的禮物送給李平，作為紀念。毓秀給了他一個綢製的精緻錢袋。說是路上常常用得着牠，希望他拿起錢袋，

就像看見她一樣。仲英手裏拿了兩個嶄新的銀幣，這是他唯一的寶貝，平日常看見他從袋裏摸出來拿在手裏叮叮噹噹的敲擊着，或是向着太陽光照着，向儕輩誇耀的。他現在竟毫不吝嗇的要給一個李平。他叫李平不要見笑，只當牠是一個寶貝的玩物就是了。柏華給他的是一把寶貴的小刀。但是俗語說把刀子送人，就會把友情割斷，所以他要求李平給他一個銅元作爲交換。

然而這時却獨不見玫玉。李平想玫玉到那裏去了呢，難道她會把他忘掉嗎？正在猶疑的時候，只見玫玉從花園中出來，快步跑到李平的身旁，手裏拿了兩朵玫瑰花的蓓蕾，自己拿了一朵，將另一朵送給李平。李平覺得很奇怪。他想他們花園中樣樣花都有，獨沒有種玫瑰花。這兩朵玫瑰花的蓓蕾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問玫玉，玫玉只是看着他笑。鬚髯她正在對他說：「自己叫玫玉，花園裏怎好沒有玫瑰花呢，你真是傻啊！」

還是毓秀告訴了他，說玫玉瞞了大家，在花園的一角種了幾枝玫瑰花，她也發現得沒有多久。玫玉聽得姊姊說了，拍手大笑起來。像是很得意她自己這個聰明的辦法。李平對這些寶貴的禮物，都一一的收下了。心裏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感激。

他最後把豎琴拿在手中想辭別大家的時候，玫玉過來把他的豎琴奪下了，臉上露出噴怪的神情，好像說：「你把東西都拿走了，想不回來了嗎？」

毓秀經玫玉這個舉動提醒了，也說：

「真的，李平，你就要回來的，還是把豎琴留下吧！」

他無可奈何只好把豎琴放下了。但是阿猛無論如何要跟他走。他也不忍離開牠。他於是把阿猛抱在手裏。阿猛歡喜地舐着他的手。阿猛現在是呂氏班中僅剩的一個隊員了，他想他應該好好的看待牠。讓牠早晚跟在自己身邊，恰像他師父在時一樣。讓他看見了牠，就想起了他的可敬可愛的師父。

他抱了阿猛，走出這可愛的家庭。偶然回過頭來，看見玫玉還佇立在門口，遠遠的望着他，他不覺心裏感動得很。

他把阿猛放下地來，自己計劃了一下。他想到了城裏，先到那玩把戲的王三和家裏去走一遭。看看那個守在下了鎖的鍋子旁邊的小林還在不在。那小孩子那樣的可憐，他應該設法把他救出這個火坑。照他現在的處境，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王三和住的那條街名他還記得，但是不知道從那裏走去。他詢問了站崗的警察，那麼警察向他說明了路由，他又迅速的向前跑了。剛剛走到一個彎角處，要折入橫街的時候，旁邊一個小孩子，一把拉住了他。他看那小孩子眉目清秀，精神很好，手裏抱着一枝梵啞林。他不認識這個小孩子。正要向他詢問，那小孩子先對他說了。

「李平，你不認識我了吧？王三和家裏的事情你總還記得我……」
「噢，你就是小林嗎？……你完全變了樣子，我真的不認識你了。」
小林格格的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清朗而響亮，充滿了樂觀的氣分。從前在王三和家裏的憂鬱的小林不知到那裏去了。

李平疑惑地望着他。

「你不在王三和家裏了嗎？」

「王三和已經入獄了。因為他打死了一個小孩子。」

李平聽說這殘酷的把戲師父入獄，心裏覺得很是痛快。他想那監獄的設備用來對付這等惡人却是很好的。

「那麼，其餘的小孩子呢？」

「我不知道。因為我早離開了他家。他入獄的事，還是我最近從另一個人那裏打聽得來的。」

「那麼，你是進了那慈善醫院的麼？」

小林點點頭。

「慈善醫院真是想不到的好呢！我在那裏住了一個月，病完全好了。我告訴他們不願再

回到王三和家裏，情願自己過獨立的生活。那麼他們就替我買了這隻舊的梵啞林。白天我到街頭去賣藝，晚上仍舊宿在醫院裏。我的賣藝的生涯，總算還順利，所以我一切過得很好……
李平，你的師父呢……」

阿猛聽見問起牠的主人，忽然哀哀的啼了起來。

李平的眼眶也溼了。他便把從王三和家裏出來以後，一直到師父凍斃的這一段經過，詳細地講給小林聽了。接着又把在花匠家裏過的幸福的生活，以及現在要回大場去看母親的事都告訴了他。

「那麼很好，我陪你回大場走一遭好了。王三和不久就要出獄，他出獄之後，一定會想法把我找到的。所以我也非得趕緊離開這裏不可。我本來也想趁這時候回到家鄉去走一遭，可是路程太遠，一個人這樣走得去，還須靠表演來維持每天的膳宿，很有點不放心。所以想等到有了相當的積蓄以後再回去。不過久等在這裏，天天要擔心那王三和也不能安心……」

「你的故鄉在什麼地方？」

「廣東，你看多麼遠。本來，這麼遠的地方，我的母親也不放我來的，可是王三和到鄉下來買小孩子時，說替我家減少食口，只算是跟他做學徒，過二三年他會再送我回來的，王三和是我家的族親，母親當然很放心了。但是分別的時候，母親終於抱着我哭了。因為我家裏只有一

個窮母親，我又是六個兄弟中的大哥，母親要不讓我走也沒有辦法……我的小小妹妹也扯住我的衣角不讓我走。這小小妹妹是我從小抱大的……弟弟們也哭……」

小林用手抹着淚。

「我想起了這個情景，恨不得立刻回家去見他們！」

「你也不用憂心。你的身體既已回復自由，回家當然不成問題，不過遲早點罷了——我希望我能幫你的忙……現在先請到我的故鄉去玩幾天。將來我再陪你到你的故鄉去，這樣好嗎？」

小林的淚臉上頓時露了笑容。

「若能這樣，那我很滿足了。不過你見了大場的母親後，不是就要回到花匠的家裏去麼？怎能陪我回廣東呢？」

「不過我總不會把你拋開的，你以後看我好了。我在得意的時候，是決不會忘記那些在患難中的朋友的……現在我們且來想想，我到家裏送些什麼禮物給母親呢？我在花匠家裏做工時曾積下了一點錢。」

「我以爲你最好能買一頭像從前巴哈那樣的牝羊給她。」

「我也那樣想，不過我總共只有二十元，買一頭牝羊非三十元不可吧！」

「我因賣藝順利，也有一些餘錢。我們兩個人的錢合併起來，大概總可以買得一頭牝羊了吧！」

「那不行，小林。我怎麼可以亂用你的錢……？」

「這沒有關係的，我也有要你幫忙的地方。我們兩個人今後要像兄弟一樣的互相幫助。不論什麼爲難的事情，只要兩個人合起來幹就總有辦法。而且這也是很正當的用途，怎能說是亂用錢呢？」

「小林，你說的話不錯。我們兩人今後要互相幫助。那麼，在你沒有回到你廣東的故鄉以前，就以大場作爲我們共同的故鄉吧！而且我們兩人既如兄弟一般，我的母親也等於你的母親了。母親知道了此次買羊的錢是你幫助我的，她真不知道要怎樣歡喜你哩！」

李平心中高興得很，忽然想起蘭根給他的許多新衣服，應該拿出來分幾件給小林。他便把小林引到一個曠場上，將背囊裏的東西全取了出來攤在地上。他一共有兩套春衣，三件府綢襯衫，一件駱駝絨背心，三雙線襪，半打毛巾。李平就給了小林一套春衣，二件襯衫，二雙襪子和三條毛巾。小林也不推却，笑着接受了。李平又將毓秀等送他的禮物一一拿給小林看了。小林也讚賞不已。

「現在讓我們就在這裏休息一下。停一會，你把梵啞林奏給我聽聽，讓我好看看你的本

領。」

小林也正想賣弄本領，聽李平這麼說，正自高興不已。小林便奏起了梵啞林。李平注意的聽着，輕輕的拍着手。到後來完全給他的演技迷醉了。他的奏法竟然和呂超老人一樣，使人深深的感動。

「你這梵啞林是從那玩把戲師父處學來的嗎？」

「不，他從不曾教過我。我是聽了來的。」

「可是看歌譜總是他教你的吧？」

「他也不教我看歌譜，我也沒有跟誰去學。只是聽了來就這樣學着奏罷了。」

「唔，你看不錯。不過不會看歌譜也有不便處。讓我日後教你吧！」

「你是什麼都懂的嗎？」

「我想我也許比你多懂一點。這也完全是我師父的功勞。我跟他這些年，不但得到了許多真實的學問。並且因他的感化使我有向上之心……小林，我的師父和你的師父多麼不同。你見你師父入獄而快樂。我却因失了師父而悲傷。兩人的好壞，相差有如是之遠。」

小林聽了李平的說話，也慨嘆不已。

兩人的談話漸漸又回到買羊的事上去。李平說：「我的母親見了我們送給她這樣的重

禮，一定是驚喜得不得了。不過我們最好能買到一頭大小適中的牝羊。乳汁要好，食量不可太大。若是食量大了，我的母親是養不起的……我們到了大場，向市集上去買好了。」

他們商量完畢，決定於今天的午後，搭乘津浦車到南京，再乘京滬杭車到龍華，下車步行到大場家裏。這樣，不消三天，便可以到大場家裏了。

他們在火車中有講有說的，並不覺得路程的遠長。於途中李平還教了小林讀書和看樂譜。小林對於讀書不很用功，但對於樂譜的認識却熟悉得很快。他確實是具有音樂天才的。關於音樂方面的疑問，有時連李平也不能解答。但他也不肯承認自己不知道，只得拿「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法，這是音樂方面的規則」的話來塗飾過去。小林對於這樣的解答，也不能就滿意，常張開了口閃着眼睛，對李平長久的望着，這實在使得李平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小林遲疑了好久，纔對李平說道：

「要是你贊成的話，我想買一本音樂書來和你一同讀讀。因為我想你的學問不是從書本中學來的，書本中一定還有你未曾學過的東西。」

「那也好的。不過我想無論怎樣的好書，總不及好的教師。」李平故意加說了後面兩句，來察探小林的神氣。

「你真這樣想嗎？那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真想找到一個這樣的好教師來解答我

種種的疑問。」

小林這幾句話很傷了李平的自尊心。兩人沉默了一會。李平勉強說了一句：

「不過請好教師須得有很多很多的錢……」

「這件事，我們放着到以後再談吧！」

李平對於小林這種求學問的態度，心裏實在佩服得很，不過面子上不好示弱罷了。他想着那買羊事，小林已經幫了他的忙。而現在對小林的這件事，他竟不能幫他一些忙，自己覺得很是過意不去。他要把這件事牢記在心中，等到自己經濟寬裕一些的時候，一定替小林請一個有學問的音樂教師。

對自己許下了這個願心，纔覺得心裏安舒多了。他擡起頭來，看見火車中一個乘客正在咬着粗硬的大餅，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連忙告訴小林說：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從前在母親家裏賣過羊乳餅的嗎？那餅真是好吃，是混和了羊乳白糖麵粉做成的，吃起來又甜又香又鬆……」

「那是很好吃的嗎？」

「當然好吃。趁着熱吃，真是連舌頭都要吞下去啦！」我們到了家裏，我就來做給你吃，讓你嘗嘗我們家鄉的風味。我們真是幸運呀，你想假如我們買不成羊，還能有羊乳餅吃嗎？」

他們盼望早早趕到家裏吃羊乳餅去。他們的心裏越是急，覺得火車行得越慢，好容易望到了龍華，火車停了，他們跳下了車，帶着阿猛，向大場的路上邁步前進。

好消息

他們到了李平第一次從家裏出來跟着呂超老人走過的土墩上，李平跳了上去。從前在這裏掉過眼淚的事，他還不會忘記。今日再到此地，情景已大不同。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轉過這土墩，就是大場了。我的母親的屋子，在這裏已隱約可以望到了。看那邊的光景，似乎比了戰前並沒有改變。戰爭並沒有把我的家毀了吧？」

李平自說自問的越走近家裏，越覺得心跳得厲害。幼時幸福生活的回憶，像一幅美麗的圖畫清晰地展開在他的眼前。而且他已確實的聞到了空氣中飄蕩着一股清香；鳥兒正在愉快地唱着聽熟了了的歌兒。故鄉的一切景物似乎都在向他招手呢！

「小林，我的故鄉很美麗吧！」

小林被李平這句話，引起了對於故鄉的沉醉。

「假如你到我的故鄉廣東去的時候，我也要給你看一些好的景物。」

「等一會遇了我的母親，我就和你一同到廣東去好嗎？」

「李平，真的嗎？」小林快活得跳起來了。

「你不是也和我一同到大場來了嗎？我也要和你一同去探望你的媽媽和妹妹。而且要是你的妹妹嬌小可愛，我還要抱起她來和她玩呢！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呀！」

「啊，你……」

小林含着淚，這樣說了一聲，再接不下去了。

他們不久來到一家專販家畜的鄉下人家——從前他們的巴哈就是賣給他家的——李平熟悉地跑了進去，小林阿猛跟在後面。

那家的主人看見李平回來了，高興得什麼似的，他告訴李平說他的母親回家已經兩年多，因為至今得不着她兒子的信息，一直在憂慮中過着日子。他問李平已經到過家裏沒有。現在到他那裏是爲什麼事？

李平就把來意說明了。懇託他選一頭要符合他條件的好牝羊，價錢比較貴一點也不要緊。

那主人就選了他所有牝羊中最好的一頭給他。價錢是三十四元，還算特別公道。因為他說，戰後家畜的價格特別飛漲，比着從前真是不能說了。李平還記得他們的巴哈是僅以十八元的代價賣掉的。但現在也不必多所計較，只要羊好就是了。還有，他知道了他母親確已回家，

這件事就夠使他歡喜了。

從雜樹之間已能望到老家的屋頂。

「啊，望得見了。我的李樹也看見了。」

「什麼？你的李樹？」

小林牽着牝羊，快步跟了過來。

「就是種在我家大門前的那棵李樹，我幼時嘗做馬騎的。」

「那有什麼好呢？」

小林沒有可以追懷的東西，當然不會像李平那樣興奮。只得淡淡的應了一聲。

「嚇，那李長得有胡桃那麼大，甜得真好吃呢！」

這時，李平又看見了他家的煙囪裏升起了一縷炊煙。

「我的母親正在家裏煮飯了。」

但接着他忽又看見他的母親帶着一塊白布包頭從屋裏出來，走到另一條街上去了。

「我母親又跑出去了，讓我去喚住她！」

李平正要奔去，却被小林阻住了。

「她出去很好，我們來嚇她一嚇。」

小林神祕地笑着。李平不知道他又要搗什麼鬼了。

「你先把牝羊牽進了羊欄裏，然後去躲在一個地方。却讓我來站在羊欄旁邊等候着。你的母親跑近來時，看見了我，當然不免要吃一驚的。她一定要問我『你是那裏來的小孩子？』那麼我就指着牝羊回答她：『我是上師命我送這牝羊來給老伯母的。』她聽了我的話，同時看見羊欄裏果然有一隻牝羊，她這時一定驚詫得不得了。你就在這個時候出其不意的跳了出來。你看我們就這樣的使她開心一下不是很好嗎？」

李平聽完了，不覺拍手叫好。

他們一會兒就來到了門口，李平把柴門推開了，和小林走進去。他便將牝羊牽進羊欄裏去。羊欄還是當年的光景，只多堆了一些柴草，李平把牝羊繫在羊欄前，叫小林守在旁邊，自己便去躲在母親的牀後。

李平時時伸出頭來，性急地瞧着柴門。回顧屋裏的情形，還像舊時一樣，絲毫沒有改變。一切東西都還保持着從前的位置。他從前敲破了的玻璃窗子，還是當年補着的一塊紙，不過紙色已變成灰黃了。他心中觸起了舊情，很想走近每樣東西前面，去撫摸它們一下。只是不知道他母親幾時回來，不敢離開自己的位置。

一會兒，他看見窗外面移動着白色的頭巾，接着柴門推開了。他見他的母親跑進門來，直

向羊欄那邊走去。大概她剛纔正燒着飯，忽然想着了什麼，跑到街上去的。現在回來，就想去拿點柴來繼續燒下去。

李平一見母親，心裏就激動得跳起來，很想跑過去，一把抱住母親。但他拚命的忍住了。他看他的母親將要走到羊欄那邊了，突然看見了羊欄邊的人影，就開口問：

「誰呀？誰在這裏？」

小林便走上一歩，指着牝羊答道：

「伯母，我是送這牝羊來的。上師命我……」

她立刻看見了那牝羊，不覺驚呼起來：

「喲，牝羊！羊欄裏有一隻牝羊！」

她簡直惶惑了。她呆望着小林：

「什麼上師……你是說……」

小林笑了起來。李平不等小林回答，已經跳了出來：

「母親，是我！」

「啊，平兒！我的天！我不是在做夢嗎……」

她用手拭了拭眼睛。李平立刻張開兩手，把她抱住了。

「真的，母親，我回來了。」

「啊，不錯，是平兒啦！平兒，你大得多了，要不是我天天想着你，真會認不出來了……那個小孩子呢？」

「他叫做小林，是我的兄弟。」

他見他母親的眼睛裏發着奇異的光輝，說：

「啊，那麼，你是碰見了你的母親了！」

「母親，你說什麼啊？」

「那麼說來，你還是全不知道。」她喃喃的說着，聲音很低，幾乎是說給她自己聽的。

「平兒，那頭牝羊又是那兒來的呢？剛纔你的兄弟說什麼上師……」她忽然改變話頭，

又回到上面的談話上去。

「啊，那是我因為不願意空手回到家裏來，所以想帶一點有用的禮物給你，小林說最好還是買一頭代替巴哈的牝羊，買羊的錢也是他幫我湊成的。」

「你們真是多麼好的孩子啊！」

李平聽了母親的話，心裏很高興。

這時候，牝羊突然叫個不停。

「想是要擠乳了吧！」小林說。

李平就跑到舊時放羊乳桶的地方，那隻白鐵的羊乳桶還是照舊的掛在那裏牆上。他倒了些清水，把塗滿了灰塵的羊乳桶裏裏外外都洗乾淨了。

李平的母親看李平把羊乳擠了滿滿的一桶，心裏高興得很。

「真是一隻好牝羊，比巴哈的乳還多呢！」

「乳質也好，有橘子的香氣呢！」李平接着說。

「母親，我和小林講好，回家要做羊乳餅給他吃。現在我就去把糖和麵粉買了來。」

「你不必去買，平兒，這兩樣家裏都有。我們人少還是吃煎餅好，煎餅比蒸餅更好吃。那麼，只要買點豬油來好了。」

李平把豬油買來的時候，看見他母親已把麵粉調好，小林正在砍柴。

小林把柴砍好，就跟着李平到外邊井裏去汲水。小林沒有看見過井，也不會把木桶吊下去汲水。他看李平把木桶只輕輕的向井中一擲，木桶在井中翻了個筋斗，就舀了一滿桶的清水，他拉着繩子，就把牠吊上來了。小林看得有趣，也想來試試看。他照樣把木桶擲下去，只見那木桶浮在水面上，並不下去。他再用力地擲，「撲通撲通」的響了七八次，木桶還是空空的，他已滿頭流着汗，氣都喘不過來了。李平笑得彎下了腰，他接過小林手中的繩子，把空木桶提上

來，再輕輕的往井中一擲，就又是一滿桶的水提上來了。小林氣得無話可說。

他們把水挑回到家裏時，李平的母親已把鍋燒熱，豬油也熬好了。他舀了一匙豬油在鍋裏，再把鐵杓子掬起麵粉，放入溶化的豬油裏去，那一團溼粉立刻凝結成一個圓形的餅，在豬油裏爆着，發出吱吱的聲響。

「呀，煎餅在唱歌了，讓我來奏樂吧！」

小林立刻拿起了提琴，悠揚地彈奏起來，合着那煎餅的聲音。引得李平的母親大笑起來。大約過了二三分鐘，餅煎好了，盛入一個盤裏，先拿去給了小林。小林聞着那香味，也不願燙嘴，立刻吞吃了，一面還說着：

「呀，真好吃。」

第二個，李平特意要做給他的母親吃，他的母親接受了他的好心，就讓他來做了。

接着，第四個也做好了，小林想伸手過來接，阿猛就吠了起來，好似說這一個應該是牠的了。李平就擲給了牠。李平的母親看了這奇怪的狗，不覺又笑了起來。李平就告訴她說，從前他的師父分給他們食物，一向很公平的，對於人和狗都一樣的看法。而且阿猛又是育才幹的狗，他的師父尤其看得起牠。阿猛對於非分的東西，絲毫不苟取的。他要求他的母親，對待阿猛，也像對待他們一樣。

「平兒，那帶了你去玩把戲的師父現在在那兒呢？」

「他已經死了。他死的時候，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到今天能夠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是全靠師父的教訓……我也常常想起母親。無論在快樂或傷心的時候，總是這樣想着：「只要在母親的身邊就好了……」」

「平兒，你那樣的想念我，爲什麼一點消息都不給我呢？我真是焦急得什麼似的心，想我的平兒一定不是健在，不然，他一定會告訴我一點消息的。」

「我也何嘗不想寫信給你，只是又怕落在歹人手裏——因爲母親的信總是叫人代看的——所以我寧可等到身體自由之後，親自回家跑一趟的。」

李平見母親不說話，沒入沉思之中。這時，小林站了起來，假託要去看看牛，跑到後面去了。李平知道他的意思是給個機會好讓他的母親和他談話，所以李平也不去勸阻他。

「母親，那個得了幾十元錢把我賣了的源生，還是住在老地方嗎？」

「不，他已搬走了。我回家的時候見過他一次。他告訴我，因爲後來局勢緊急，他也不得不逃，所以把你寄在一個玩把戲的朋友那裏。等我回來之後，他可以去找那個朋友把你領回來的。我聽信了他的話，於是就催他快去把你領回來。可是催了他好幾次，他總是不放在心上，說什麼那個玩把戲的朋友是在一個很遠的地方，要等他出門的時候跑到那個地方，纔能

夠碰到他。我知道一定另有緣故，這些話不過是推托罷了。我也就不再去催他，只是一個人難過在心裏。只怪自己當時太糊塗了——爲什麼我的兒子，我自己不帶領，却去寄在人家，求人招顧呢？真是一時打錯了主意，後悔莫及！此後，就因爲你的生死不明，使我日夜不安。心想我的平兒就是活着，苦也一定吃夠了。每逢花晨月夕，我總向天祝告：「只求我的平兒平安無事，早早回來！」

「大約過了一年，我忽然接到一封從南京寄來的信，當時我心跳得很，立刻拿到對門王伯伯家裏，叫他一個在中學裏讀書的兒子唸給我聽。那信中說到你還是跟着那玩把戲的師父到處流浪。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裏也就安慰了不少。以爲你們流浪夠了，就會回來的吧。那寫信來的說是個姓葛的太太，她說你曾在她的別墅裏住過二個月，她很喜歡你，她的兒子也要你作伴，就是你的師父不答應，一定要把你領走。她沒有法子，只得來同我商量。要是我能答應她的話，她就就有辦法。那麼我就寫了封覆信去，對她說，平兒雖是我扶養起來的，却不是我自己的兒子，對她的請求，我不能夠作主……」

「母親！」

李平聽到他母親最後的兩句話，像吃了當頭一棒，不覺全身戰慄起來。他在葛蘭亭太太身邊二個月，從未說過自己是一個可憐的棄兒。現在竟給他的母親一口就道破了。而且他第

一次聽到他的母親說了這樣無情的說話。素來他的一切都是由她作主的，現在她再也不肯作主了！好像他的母親剛發現了他是一個棄兒似的，板着面孔向他說：

「你不是我的兒子，你的一切我再不能夠作主了！」

母親看見他臉色慘白，眼淚奪眶而出，不禁大慟。一把抱住了他：

「呀，可憐的孩兒！你是這樣的傷心嗎？我不應該突然說出這個話來傷你的心的……不過，你早晚總要曉得的。平兒，你不要恨我吧！我早不對你說，正是等着這個機會來告訴你的。這件事一點也不能減損我們母子的情感。我雖不是你的真母親，可是我把你像真正的兒子一般地愛惜，你也總當我是你自己的母親一樣的孝順我。平兒，就是你現在曉得了我不是你的親生母，也不會歧視我的吧？」

「母親，你只要不當我是一個棄兒，我就再高興沒有了。我永遠是母親的小平兒。我也不要我的真父母。他們把我隨便丟棄在地上，還要我頂上這個難聽的名義！只有你，母親，是救起我，把我養大起來的真正的母親啊！」

「那倒並不是你的父母把你丟了的，不知道是誰偷了出來丟了。你不知道你的父母正在找尋你呢！你且聽我慢慢的說來。」

「……我對葛蘭亭太太說：『這事我不能夠作主，須等他的父母找了來時，讓他們直接

「答覆你吧。」

「葛蘭亭太太看到了我的覆信，大起疑心。所以她立刻又來了一封信說，她的長子生了六個月就失蹤了，一直到現在沒有下落。聽我說了我這平兒是個沒有父母的棄兒時，她就非常的注意。懇求我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報告她聽，最要緊的是關於那襁褓的說明，因為只有這一件東西是最有力的證據——你的襁褓真是再講究也沒有了，等我慢慢的拿給你看——這樣我又寫了封信去。」

「我立刻又收到了她的第二封覆信。她說她這回真是喜出望外。因為她失蹤了十五年的兒子一旦尋獲了。那歡喜真是難以形容的呢！」

李平在心跳中聽完了這緊張的故事。他膽怯地望了母親一眼，他的母親微笑地看着他。

「那麼她的兒子是誰呢？」

「就是我的寶貝你啊！」

他的母親摟了他，眼中滴出了一兩點眼淚，那是歡喜的眼淚，還是惜別的眼淚，李平也不得而知了。他讓他的母親摟抱着。他想他是在做夢吧？這故事真像傳說一樣的奇妙，葛蘭亭太太會是他真正的母親，幼蘭也做了他真正的兄弟，這樣的幸福，真使他吃驚得有點不敢接受呢！

「葛蘭亭太太的發現，真是你天大的幸運呢！你現在應該趕快回到你的父母家裏去，快點去給他們歡喜，纔是孝道啊！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已經又等了一年了。你再不回來，我真不知道怎樣的着急哩。現在葛蘭亭太太已不住在南京，回到天津的老屋裏去了。這裏有她的詳細地址，你按着地址，去好了。」

「母親，我當初聽說我不是你的真正的兒子，我還不相信呢！」

「是誰告訴你的？」

「源生師父。」

「那麼你是早就知道了。你還這樣的情記着我，買了這樣好的牝羊來送給我，可見你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啊！」

「我成了富家子時，我還要買很多的禮物送給母親呢！」

「你再送我什麼好的東西，總不及那牝羊好。這是把你辛苦賺來的錢買的，比你發財後的禮物不知道要使我高興得多少！」

這時，小林回到屋子裏來了。李平就告訴他：

「小林，我的富有的父母在找我呢！」

真奇怪，小林聽到了這可驚的消息，却並不顯得怎樣的高興，似乎不明白李平的快樂。

般地。

李平覺得沒趣，而且還有點生氣：

「喂，小林，你不贊成我回到富有的家庭裏去嗎？」

小林搖搖頭，淡淡的說道：

「你成了富家子，一定懶惰得要命。而且就算有了新家庭，也不應該把舊家庭忘了。小時候把你撫養大的母親，後來的家族如花匠和他的子女等都待你如自己的骨肉一般，你也真心愛過他們的，——那些都是你活命的恩人，是你的再生父母。現在你找到了新家庭，就要把這些人離棄了，這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小林忽然這樣的說。

「小林，你的話不錯。但我決不是那樣薄情的人，就會把有恩於我的那些人忘記的。我想有錢也並不是不好的事情，有了錢貪吃懶做，安享富貴，果然是不對的，但如果能把這富裕的錢來做點有益於人羣的事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流浪於街頭的，得到正當的歸宿，徘徊於學校之門外的，得走入教育之途，幼有所養，老有所歸，疾病和殘廢者都得有正當的療治與休養。這樣，金錢就不是罪惡的東西了。我相信我的父母一定能協助我幹這些有利於社會的事業的。要是你知道了我的富有的父母是誰時，你也會替我歡喜的吧？」

「那麼，你的父母是誰呢？」

李平笑着不說出來。

「你猜猜看。」

小林側着頭想了好久。

「是平兒曾在她那裏住過二個月的葛蘭亭太太，你說奇怪不奇怪？」

李平的母親代他說出來了。

「那纔好呢。我也想李平的氣質那樣好，他的家族一定是不錯的。只要看她救助李平的那回事，就可以知道她決不是一個爲富不仁的人了。李平，你找到了這樣一個有錢的家族，那我要向你祝賀了。並且還要爲一切受苦的人們慶幸呢！」

「我把人家加在我身上的恩惠，一定加倍的奉還。要幫助我的窮苦的母親，幫助蘭根的事業發達起來，要使我愛的玫玉和你，同我一塊兒受到良好的教育。這都要有錢，纔能夠做到的事。」

那晚，李平睡在牀上，心裏很是安靜。這是一張他小時候睡慣的牀，短而狹小，他蹣跚屈着身體，縮在被窩裏，覺得非常的舒適。在這牀上，他酣睡過多少美麗的夜，做過多少甜美的夢。在星光寒冷的晚上，在找不着宿所的濃霜的夜裏，不知道多少次想起了這牀。現在竟然還能夠回到這樣懷念的牀上來睡覺，真也可以算得滿足了。

並且祝福那些懷念的人們都能得到他們滿足的生活。

一個圓滿的結局

李平回到了天津的家裏，和葛蘭亭太太、幼蘭等敘了親屬之情，彼此親愛異常。李平就向葛蘭亭太太述說了他的志願，她很贊成她兒子的志向，願意協助他達到他的偉大的願望。她就撥出了大部份的家產，由李平擬具計劃，興辦各種社會事業，尤注重於教育機關的增設。如設立民衆學校，民衆劇場都是他計劃中的一部份。他想要在民衆劇場中爲呂超老人立一銅像，奉爲民衆劇藝之父，以爲永久的紀念。

銅像開幕之日，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典禮，遍請患難時候的師父作一個盛大的聚會。他的母親——葛蘭亭太太從別墅的迴廊那邊走來了，她含着笑容，與來賓一一握過手。她充滿溫柔和慈愛的面容，比在遊覽船上時，並沒有半點差異，不過那時罩在她臉上的愁容已經沒有了。因爲幼蘭的病已經完全痊愈，失蹤了十五年的長子又一旦尋獲了。從前殘缺不全的家庭，現在成了非常美滿的家庭了。

只是在這盛大的聚會中缺少了一個人，那就是李平的恩師呂超老人。這就算李平有了千千萬萬的寶貝也不能使死者復生。真是遺恨無窮！

幕揭開了，來賓對銅像行了瞻仰禮。只見那昂然直立的像身，金光閃爍，帶着威嚴的臉上微露着美容，俯視列席的來賓。大家對着這個艱苦卓絕的師父不覺肅然起敬。

繼着，李平獻詞：

「恩師，我永遠勿忘的恩師！當我瞻仰着你的遺容，使我憶起了一樁樁的舊事。我就有萬金，也不能使我師復活！今日嘉賓會集，也要請我師降臨。呀，我的恩師，我之得有今日，全賴我師的教訓，我師高貴的人格。假使沒有你，我決沒有今日，也不能成爲俯仰無愧的少年呀，使我眷眷不忘的恩師，今天的席上，獨不見我師光臨，是多麼痛恨的事啊！」

賓客中除了花匠蘭根一客人，還有小林和李平的養母玫玉和小林經李平介紹之後，立刻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倆預備長住在這裏，和李平幼蘭一塊兒受教育。小林和李平除讀書之外，還在民衆戲場中擔任了重要的職務。又在天津濟南兩地設立了幾個植物園，叫蘭根和他兩個兒子負責管理。

最後是李平和幼蘭聽取他們母親的訓話。葛蘭亭太太把叔父瑞亭——他就是想奪取他們的家產而有偷走李平嫌疑的人——也請了來。

葛蘭亭太太開口說道：

「現在我們的家族全體都在這裏。今日乘着紀念呂超師父的盛會，我要繼老人的遺志

來訓教我的兩個兒子。我以為一個人把家產守在家裏，實在是未來的殷憂。我相信葛蘭亭先生要是沒有遺下這偌大的家產，我的大兒就不會失蹤。現在，我的大兒已經尋獲，二兒的病也完全痊癒，我是再快活也沒有了。我若再把這一份產業留在家裏，徒然害了他們，所以決定拿出來捐助辦理公共事業。現在，幼蘭平兒，你們不再是貴族了。你們也像其他的人一樣，以後都要靠手和腦來做工謀生。你們不能再坐在家庭裏過溫柔的生活，必須插足到社會上去，爲人羣謀福利，爲大眾求出路。你們知道嗎？」

二兒聽了母親的教訓，一致回答道：

「我們誠意接受母親的教訓，一定跑到社會上去盡一分國民的責任！」

32
112323

8 2

112323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著者 張勉寅
出版者 少年出版社
發行者 東方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一三四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88,000